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永恒的流星——莫泊桑传



前 言

70年代末，我参与主编的3卷本《外国名作家传》问世后，一些读者来信，对这部小传的结集欢迎之余，表达了对更详尽的外国作家传记的渴求。我则回答说这有待于两方面的工作：翻译外国人撰写的外国作家传记；发展我们国人撰写此类作品的事业。我还不揣冒昧地表示：在这后一个方面我个人愿略尽绵力。我是从事法国文学研究工作的。我的尝试从事大型法国作家传记的写作，便在那时下定了决心。1981年，承《名作欣赏》双月刊的厚意，发表了拙著《大仲马》。接着又发表了这部《莫泊桑传》。《莫泊桑传》的问世，可以说是我交上的第二份答卷。

用外国文学工作者习用的语汇来说，法国属于“文学大国”之列。法兰西文学的苍穹，明星璀璨。每一颗明星都有其值得一书的历史。我首先选择大仲马，固然与当时大仲马小说在我国甚为流行，广大读者对其人其事兴趣陡增这一具体环境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鉴于自己初次撰写大型外国作家传记，宜从难度较小者入手，而大仲马的生平事迹丰富多彩，恰为其传记的撰写提供了较为方便的条件。

我继而打算为莫泊桑作传，则出于不同的考虑。公认为“短篇小说之王”的莫泊桑，在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独特的地位，其作品在我国读者中的影响也十分深远。此外，比之于许多作家，他的生活经历和创作实践的联系也格外密切。没有童少年时代诺曼第农村的生活，就不可能产生《绳子》和《一生》；没有普法战争中的亲历和见闻，就不可能产生《羊脂球》和《米隆老爹》；没有“行政牢房”的10年体验，就不可能产生《遗产》和《项链》；同样，没有成名后与上流社会的接触，也就不可能产生《漂亮朋友》和《温泉》。如果说不了解大仲马在1830年7月革命中的表现对理解其历史小说并无大碍，那么，不了解莫泊桑的生平、思想和气质，就肯定对理解他笔下的资本主义社会风俗画造成这样那样的障碍。由此可见，撰写莫泊桑的传记实在是一件更有意义的工作。

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同雨果、左拉、司汤达等许多文学名家相比，莫泊桑一生绝少戏剧性的社会政治活动，而其私生活又糜烂之极。一部真实的传记，诚如郁达夫所说，应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写来”。但这样去写莫泊桑的生平，怎样掌握分寸，怎样避免产生消极的效果，这些问题显然给传记的写作增加了难度。所以尽管作了初步的选择，我依然不无犹豫。

说来有趣，我撰写的《莫泊桑传》的决断，还是在巴黎一家电影院里做出的。前年年底完成了《大仲马》，去年4月我就前往法国进行学术考察。我初抵巴黎的日子，一部名为《吉·德·莫泊桑传》的新影片正在许多电影院首轮放映，巨大的广告时时映入我的眼帘。在和一些法国作家、学者的交往中，他们也总问我是否去看了这部传记影片。我既已有了为莫泊桑作传的初衷，自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可是，我满怀浓兴去观看的这部影片，却不仅令我失望，而且令我愤怒了。因为，在这部影片中，莫泊桑在福楼拜指导下那传为佳话的勤奋习作的过程，他成名后在同疾病的顽强斗争中写出一部部杰作的情况，那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的宝贵生活经历，几乎被抹煞殆尽；有的只是对作家私生活极尽夸张之能事的赤裸裸的丑恶渲染，以及作家癫痫发作时被强行捆绑、被长时间高压水流冲击的令人惨不忍睹的场面。

总之，天才作家的形象被阉割了、歪曲了，剩下的只是狂人——色情狂和精神病狂。资产阶级文艺以追求刺激性招徕顾客我是知道的，但竟至于肆意糟蹋本应引为民族骄傲的一位天才作家，实出我意料之外。气愤之下，我想，如果我写莫泊桑传，一定要力求以科学的态度、正确的观点去恢复其本来面貌。我将着力勾勒他富有教益的成才之路，帮助读者了解他们久已熟稔的那些名篇佳作产生的来龙去脉，俾使进一步认识这位作家的经验和成就。我将不回避那不可抹煞的私生活，而要以渗透在字里行间的鲜明否定的态度对莫泊桑私生活中的荒唐事择要写来，务使读者痛感资本主义社会龌龊风尚对一个文学天才的毒害。就这样，我不但做出了撰写《莫泊桑传》的最后决断，而且明确了后来在撰写过程中勉力遵循的指导思想。

在为时数月的学术考察期间，《莫泊桑传》的准备工作成为我的活动项目之一。除了尽可能地搜集有关莫泊桑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以外，在历经大半个法国的旅行中，我有意识地安排访问了这位作家曾经长期生活的地方，或了解和核实某些材料，或实地感受那激励过作家的思想感情并再现于他的笔下的风物。

在法国西北部的诺曼第，我参观了旅游指南上标明为“莫泊桑出生地”的米洛美尼尔堡。我知道研究家们对此处是否莫泊桑出生地意见分歧，而且大多数人持否定的态度。但是当我在途中把这一情况告诉同行的当地法国朋友时，他们竟大吃一惊。参观中，一位朋友向导游者追问究竟。导游者回答：“主人（古堡现在的所有者）说是生在这里。”这缺乏信心的回答，使我在传记第一章中鲜明地倒向了否定派。

同样在诺曼第，我还去了莫泊桑上过中学的鲁昂，福楼拜蛰居的克鲁瓦塞，真正的莫泊桑出生地费冈，以及莫泊桑长期生活过的埃特尔塔。这些地方都曾作为莫泊桑小说的背景。身临其境，我深深地感到莫泊桑笔下的景物描写是多么力透纸背。埃特尔塔海滨的景象给我的感受尤深。那两座著名的海上拱门，真像是立于海边的两只大象把长长的鼻子置于海中。同行的法国友人称赞我的联想。我说应该称赞的是莫泊桑，我是在他的长篇小说《一生》中读到这个形象的比喻的。那就是我在这部传记的第三章中引述的莫泊桑对埃特尔塔海滨的那段精彩描绘。

在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带，我到过莫泊桑逃避北方的严寒而经常栖居的戛纳，沿着和莫泊桑当年同一条铁路线，进而到过作家母亲居住的尼斯。我曾仁立在风景如画的地中海岸边久久地眺望大海，遥想着“漂亮朋友”号乘风游弋的雄姿。

至于巴黎，这莫泊桑生活过、工作过、欢乐过、痛苦过的城市，我在那里度过两个多月的时光。漫游巴黎，我经常惊异地发现自己置身于莫泊桑的足迹曾经到过或者他的主人公们的喜剧或悲剧曾经发生过的背景之中。这里是慕柳街福楼拜的旧居，莫泊桑常在这里聆听福楼拜和左拉等前辈的交谈。这里是布洛涅树林，《散步》中的那个老公务员就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里是凯旋门，《骑马》中的主人公就是在这儿出了车祸。这里是蒙梭公园，莫泊桑曾经常在这儿散步，园中还耸立着他的纪念像。……抚今追昔，感触良多！

在巴黎，我曾两度前往凭吊莫泊桑在蒙帕那斯墓地第二十六区的简朴的坟墓。据说莫泊桑生前曾表示过要直接葬于土中的愿望，他的这一愿望受到了尊重。但也有相反的说法。我无法探明究竟。可是每次我沉思在他的坟边，

不知何故，我总是感到他确系和大地紧紧相连。这也许是这位作家深邃的现实主义精神赋予我的联想，就像我在为中文本《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所作的序言中说的：“莫泊桑这位批判现实主义的巨人，正是牢牢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大地上；他的力量首先就来自他同现实生活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曾在给一位同志回信中说：“写好外国作家传记，一要精通外语，二要占有丰富资料，三要有精深研究，四要有很强的中文组织和表达能力，五还要有从事这一工作的热情。除了最后的一项，我自知在其它几个方面都甚为欠缺。”拙著《莫泊桑传》，以及前次的《大仲马》，皆系学步之作，粗漏及不妥之处定然不少，唯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张英伦，于北京

丛书总序

戈宝权

在我的案头上，摆着厚厚的一摞书，是刚从“秋风万里芙蓉国”的湖南捎来的，它们散发着淡淡的墨香。我惊喜不已，湖南文艺出版社竟在出版界不景气的今天，接连出版了那么多世界名人传记，我感到欣慰。丛书主编郭锷权同志在信中告诉我，第一辑十二种书印了两万套，第二辑十二种书初版拟印一万套。据我所知，在全国几百家出版社中，成辑出版如此多世界名人传记，实属少见。

翻阅这套丛书之后，我百感交集。我们的社会今天太需要这样的图书了。如果三十年前某个出版社能如此系统地、不间断地出版这样一套介绍世界名人的大型丛书，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出书，受这套丛书恩泽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就能更多一些，这种潜移默化的效应是无法估量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今天，湖南文艺出版社以魄力和道义为青少年和全社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由衷地感到敬佩。

我多次去过俄罗斯，并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前苏联有一个著名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从1933年开始到苏联解体时为止近60年间，几乎不曾间断地出版《名人传记丛书》。这套丛书是俄国文星高尔基倡导的。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曾设想为遭受战争和愚昧蹂躏的俄罗斯青少年编辑出版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并聘请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威尔斯等人撰稿。1916年12月，他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请求他执笔写一本贝多芬传，回信中，罗曼·罗兰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成年人不久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留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个民族都曾有过的——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您自己非常了解，在今天没人比下一代更需要我们关怀的了。”

高尔基给前苏联千千万万青少年做了一件为后人称道的实事。这套丛书囊括了近千位世界名人的生平和奋斗史。其中有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宇航员等。雨露滋润着世间生灵、半个多世纪来，前苏联的教育机构造就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润物细无声”，许多青少年受益于这套丛书。郭锷权同志告诉我，他去年在访俄期间亲眼看到，在许多学校、工厂、机关的图书馆里仍珍藏着这套丛书，甚至在一些教授、新闻记者、中学教师、工人、农民的家庭小图书库里也把它当作家珍收藏起来。

人生如一湾小溪。历史是一条长河。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是由杰出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著名人物，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所处时空的文明史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英国发明家斯蒂芬森发明的火车，从利物浦驶向世界，推动了英国的产业革命，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缩短了人类历史昔日缓慢的航程。毕达哥拉斯、达尔文、诺贝尔等巨人更是人类杰出的精英。文学大师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歌德、雪莱、拜伦、车尔尼雪夫斯基、雨果等人杰则用智慧、良知去剖析世界，剖析灵魂，讴歌正义和真善美，揭露暴力和专制，他们给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给人类带来了美好、善良和希望，他们企盼着人类社会不断自

我完善，跨入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文明的、公正的门槛。

作为一名作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并以一个读者的名义，我衷心希望湖南文艺出版社持之以恒，继续出好这套对我国社会和现实，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带来知识、榜样、良知、智慧和力量的丛书。我国的读者需要这套丛书，我们应该向教师和家长推荐这套丛书，希望他们的学生和子女认真读一读这些书，从中汲取营养，师法世界英才不畏艰辛，敢于攀登知识高峰，勇于探索正确人生之路，努力奋斗，自强不息，为真理和正义献身；学习名人对祖国、对社会、对民族、对人类的责任感、使命感。不贪图安逸和享受，应该成为青少年的新风尚、新道德准则。全民族文化素质下降，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抬头是社会大厦精神支柱倾覆的不祥之兆。我希望青少年朋友首先要追求人生开拓、奋进的真谛——猎取知识。我相信，伟大的中华民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一定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成为一株文化与知识的参天大树。我确信，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中将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对人类各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像诺贝尔、贝多芬、达尔文、列夫·托尔斯泰一样的举世英才。

我还想和青少年朋友谈一点个人体会：世间的每一位名人英才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各异，他们的思维空间、智慧、创造力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万不可囫圇吞枣一般地学习和承袭。

据悉，人民日报将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举办世界名人知识大奖赛，这将是我国出版界的一件十分有意义和值得称道的事。时下，一些师出无名的“大奖赛”充斥社会，使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扑朔迷离，荒废学业，甚至误入歧途，这难道不使一些莫名其妙的“大奖赛”的始作俑者感到汗颜吗？十年“文革”绝不亚于一场战争，使我们丧失了多少人才，损失了多少时间和机遇，滋生了多少“文盲加流氓”！至今“文革”的后遗症仍斑斑可见，这是我们民族应该永远记住的教训和耻辱。我们的社会舆论应该鼓励什么？我以为要鼓励类似人民日报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的这种旨在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竞赛，社会各界也应该支持这种引导青少年读书、激励青少年成才的活动，我们的“关心青少年”的口号才不会落空。

岁月匆匆，人生易老。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进入垂暮之年的我，正在和病魔顽强搏斗。有生之年能有幸看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一辑接一辑地出版，这套丛书愈来愈受读者和社会的青睐与器重，无疑也将是我感到十分高兴的事了。是为序。

1993年盛夏于北京

莫伯桑传

1. 出生地之谜

莫泊桑，这位法国作家的名字对千千万万中国读者来说是不陌生的。翻开我国的文学翻译史，早在 20 世纪初叶，莫泊桑的作品就已传到中国。而今，几乎他的所有名笔佳作都有了一种乃至多种中文译本。在中国的书店和图书馆里，他的《一生》、《漂亮朋友》等长篇小说被称为“热门书”。而他的中、短篇小说《羊脂球》、《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米隆老爹》、《蛮子大妈》中的主人公形象，更深印在中国读者的脑海。莫泊桑生于并且死于上个世纪的遥远的法兰西，然而他却仿佛曾经生活在并且依然生活在我们中间。

“亨利—勒内—阿尔贝—吉·德·莫泊桑”——在莫泊桑呱呱坠地后不久登记的出生证上，堂而皇之地书写着这堪与阿拉伯帝王姓名的长度媲美的全名。但是，如此复杂的名字，注定只能在显示其出身不凡的正式文件中使用。至于在实际生活中，亲朋好友都只亲昵地称呼他：“吉”；而莫泊桑本人，在他成名后的作品和书信上，总是用他那清秀、洒脱的字体签署着：“吉·德·莫泊桑”。

不管是“亨利—勒内—阿尔贝—吉·德·莫泊桑”也好，“吉·德·莫泊桑”也好，关键在于一个“德”字，它表明莫泊桑出身于贵族之家。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高贵的家族竟没有留下一份家谱。法国的莫泊桑学者和家谱学学者为了追根溯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追踪到的第一批莫泊桑家族的人的足迹，出现于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中叶的法国东部的洛林省。当时这个家族尚与高贵的等级无缘，只徘徊在普通市民阶级中间：一个叫罗贝尔的是铁匠；一个叫雅克的做布商；雅克的儿子克洛德开药店；后来又有个克洛德——也不知道是不是前一个克洛德的儿子——当过一段工程师，以后成为骑兵军官，1669 年曾站在土耳其人一边，参加过攻打希腊港口堪第亚的围城战；还有一个叫克利斯托夫的，出卖过一座葡萄园……。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这些或工、或农、或军、或商的莫泊桑何尝不想进身上层？他们中曾有人成功地同贵族攀亲，但那最多也只能使他的儿子凭着贵族母亲的关系在军队中谋个一官半职，并不能改变莫泊桑家族的平民地位。直到 1752 年，一个名叫让—巴蒂斯特的莫泊桑家族的成员，侥幸地当上了御前秘书参事，才赢得了为“莫泊桑”这个姓氏冠以“德”字的权利。奥地利宫廷这年 5 月颁发给“让—巴蒂斯特·德·莫泊桑”的一纸证书，证实了这一权利。作家莫泊桑生前一直珍藏着这份用拉丁文撰写的证书，并且不无骄傲之感。可惜的是，这些姓莫泊桑的人，包括这位荣升贵族的让—巴蒂斯特在内，究竟属于莫泊桑家族的哪支哪系，与作家莫泊桑的家庭的血缘关系孰远孰近，已经无从确证。

人们能够确知的作家莫泊桑的直系祖先，最早的是 18 世纪中叶巴黎的一位公证人。此人有两个儿子，都是收税人。其中一个叫莫泊桑·德·瓦尔蒙的，看来是长子。——据说莫泊桑家的长子都有称“瓦尔蒙”的习惯。作为长子的作家莫泊桑就曾有过一个笔名，叫“吉·德·瓦尔蒙”。且说那莫泊桑·德·瓦尔蒙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叫于勒的，生于 1795 年，就是作家莫泊桑的祖父“于勒老爹”。不过，大概是经过了 1789 年资产阶级革命对贵族的冲击的缘故吧，莫泊桑家此时已经放弃了那作为贵族标志的“德”字，爷爷只叫“于勒·莫泊桑”了。1820 年前后，于勒在诺曼第的贝尔奈城当直接

税监督员，后来到省会鲁昂当烟草经销管理员。不难看出，至少从那位当公证人的祖先开始，莫泊桑家即便算是贵族，也不过是个家道中落的末流贵族而已。

1820年，于勒爱上一个税务官的女儿，尽管女方的家庭反对，他们还是结了婚。第二年便生下作家莫泊桑的父亲居斯塔夫·莫泊桑。如果说作家莫泊桑的几辈祖先都“出息”不大，那么，居斯塔夫简直就是个败家子。他青少年时代就游手好闲，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今天鲁昂博物馆保存着的画家伊波利特·贝朗瑞为他作的一幅画像，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和为人。画中的居斯塔夫时年22岁。他脸刮得光光的，留着卷毛的鬓角，一条发缝把头发清晰地一分为二，眼角向两边长长地延伸着，鼻子稍短，嘴小而生着富有性感的双唇。他身穿白色丝绸衬衫和苏格兰大格子花呢的长裤，打着黑色双翅领带，身旁放着平沿高礼帽，全然是时髦的花花公子派头。他手拿一枝炭笔，正在画一幅风景画。——须知，除了追逐女人和赌博，绘画是他唯一的爱好。

作家莫泊桑的母亲本名洛尔·勒·普瓦特万，与居斯塔夫同岁。原来，1840年左右，在鲁昂经办烟草专卖事务的于勒·莫泊桑发了一笔财，在离鲁昂不远的诺维尔购置了一处庄园，与勒·普瓦特万家的庄园为邻。1846年7月，居斯塔夫的姐姐路易丝嫁给了洛尔的哥哥阿尔弗莱德·勒·普瓦斯特万。居斯塔夫则迷恋于洛尔的美貌而殷勤追求。从留下的半老之年的照片来看，洛尔那棕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紧贴两鬓垂下。她高高的额头、直直的鼻子、线条分明的嘴唇显得刚强多于温柔；眉毛淡淡的，然而两眼深陷，目光深邃，显露出她的精明。一位巾帼丈夫吸着纸烟吟哦诗歌，这是她给少见多怪的乡里人留下的典型的形象。洛尔的家庭生根在诺曼第地区已有悠久的历史。洛尔的父亲保尔·勒·普瓦特万是鲁昂的一个纺织厂主，拥有两个工厂；母亲是诺曼第省另一个滨海城市费冈的造船厂主的女儿。别看洛尔生在资产者之家，门第观念却相当浓厚，对贵族的身份尤其看重。“居斯塔夫，你要我嫁你也成，可必须先恢复莫泊桑家姓前的那‘德’字。”这是她对急切的追求者提出的先决条件。居斯塔夫于是向鲁昂民事法庭提出请求，虽几经周折，但凭着祖传的那份奥地利宫廷颁发的证书，再加上必不可少的贿赂，终于在1846年7月如愿以偿。1846年11月9日，莫泊桑家与勒·普瓦特万家终于亲上加亲。

居斯塔夫·德·莫泊桑和洛尔·勒·普瓦特万婚后过了将近四年，才生下未来的作家莫泊桑。

出鲁昂城沿公路一直向北，在拉芒什海峡的岸边，有一座名叫第埃普的小城。在第埃普城南约10公里处，是奥弗朗维尔区。1850年8月5日晚6时，奥弗朗维尔区所辖的阿克河上的图尔维尔镇镇公所登记的第30号出生证上这样写着：

亨利—勒内—阿尔贝—吉·德·莫泊桑，男性，于1850年8月5日上午8时出生于其父母在本镇的住所；其父居斯塔夫—弗朗索瓦—阿尔贝·德·莫泊桑，现年28岁，以其收入为生；其母洛尔—玛丽—日奈维也芙，现年28岁，以其收入为生；二人皆居住于本镇所辖米洛美尼尔堡。……

米洛美尼尔堡，是建于18世纪的一座贵族古堡。它原属于与拿破仑的皇

阿尔弗莱德·勒·普瓦斯特万（1816—1848）：诗人、小说家。著有许多诗歌，以及短篇小说《伯利亚尔的散步》。

后约瑟芬的祖先有关系的一个家族，后来为米洛美尼尔家族所得。曾任诺曼第省最高法院大法官和路易 16 国王的掌玺大臣的托马·于·德·米洛美尼尔在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就引退在这里。古堡本身也同它的历史一样显赫。这是一座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三层建筑，屹立在一块高地上，从三楼临窗北眺，可以望见那永不疲倦地蠕动着着的拉芒什海峡的鳞波；堡前是一片约 150 公尺宽、200 公尺长的草场；一条由参天的山毛榉树夹道的林荫路纵贯草场，直通古堡，衬托得它格外肃穆、壮观。

作家莫泊桑系降生于令人起敬的米洛美尼尔古堡，白纸黑字，这似乎是无可置疑的。更何况作家的母亲始终坚持说莫泊桑确系诞生在那里，就在那古堡西北角圆形角楼上面的一个房间里。这真是一件幸事——作家的幸事，也是古堡的幸事。

遗憾的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因为：

尽管出生证上一清二楚地写着莫泊桑出生于图尔维尔镇的米洛美尼尔堡，可是作家去世后在巴黎第 16 区办的死亡证却说他“1850 年 8 月 5 日出生于索特维尔”。一位大作家刚刚死去，亲朋俱在，竟把图尔维尔的米洛美尼尔堡误写为索特维尔，不能不说是一桩怪事。

勒孔特·杜·诺伊夫人与莫泊桑交往甚密，多年保持着纯洁的友谊，是莫泊桑女友中少有的知音。作家的许多有价值的资料都是由她保存下来的。可是她在一则笔记中写道：

吉生于

艾尔维生于伊莫维尔堡

艾尔维是莫泊桑之弟，勒孔特·杜·诺伊夫人与他接触甚少，对其出生地了如指掌，而对自己熟悉的吉的出生地，她下笔时倒犹豫不决了，这不能不也说是怪事一桩。

另一件怪事是：如果说莫泊桑出生在米洛美尼尔堡确系事实，那么除了坚持此说的产妇洛尔本人以外，没有一个见证人。据说有个叫弗特里的妇人曾被召到米洛美尼尔堡去接生，可是莫泊桑夫人不信任她，把她辞退了。又据说后来是一个叫基东的医生接的生，可是谁也说不出这位基东医生来自何方。莫泊桑家老女仆梅拉尼直到 1912 年去世，一直紧密不移地重复着她女主人的说法，可莫泊桑夫人分娩时连她也不在场。

而另一方面，一些与洛尔的娘家毗邻而居的费冈城树下街的居民，包括德高年劭的画家、费冈博物馆馆长勒鲁，却断然声称：就在 1850 年 8 月 5 日前两天里，还看见胎怀沉重的洛尔住在娘家。

凡此种种蹊跷的迹象，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作家莫泊桑究竟出生在哪儿？

死亡证上所说的索特维尔，莫泊桑家人从未在该处居住过，可以排除在外。那么，就剩下米洛美尼尔堡和费冈城在争夺作家出生地的荣誉了。

为解破莫泊桑出生地之谜，莫泊桑的同代人——包括他的一些好友——以及后世人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且由于观点分歧而形成了所谓“费冈派”和“米洛美尼尔派”。不过费冈派很快就占据上风。乔治·诺曼第，这位出生在费冈的莫泊桑研究家，是费冈派的代表人物，他年轻时常听同乡人说，莫泊桑夫人在费冈城树下街的娘家提前分娩，过后不久才悄悄把婴儿带到她租得的米洛美尼尔堡，佯称生于该堡。因为莫泊桑夫人以儿子出生在一座拥挤着小商贩、弥漫着盐水和咸鱼桶气味的肮脏小城为羞耻；而在她看来，儿

子出生在远离尘嚣的米洛美尼尔贵族古堡才算“得其所哉”。莫泊桑夫人的这种虚荣心是无需多加解释的。她对恢复丈夫姓氏中的一个“德”字是那样不肯妥协；虽已家道中落，她依然不惜重金租几处米洛美尼尔堡那样壮观的别墅，以显示贵族的排场，就是有力的佐证。费冈派的观点赢得了多数人的赞同。费冈城的树下街已改名为“吉·德·莫泊桑沿河马路”。

但是，尽管费冈派言之凿凿，毕竟口说无凭，他们的推理只能为俗人接受，而无法使官方认可。于是便出现了这种有趣的现象；大多数人都相信莫泊桑的出生地是费冈，但在法国的大百科全书和各类辞典中，在旅游指南中，却仍然说是米洛美尼尔堡，因为那是“有案可查”的。

吉·德·莫泊桑出生之年的1850年，是19世纪的中点，也是法国历史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转折关头。19世纪前30年，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是法国社会全部政治斗争的重心；第一帝国、第一次王政复辟、拿破仑“百日”复位、第二次王政复辟，政体的频繁更迭，就是这两个阶级反复激烈较量的结果。1830年7月革命后建立的七月王朝基本上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随之跃居于首位。这一斗争的急剧尖锐化引起1848年二月革命，又摧垮了七月王朝。但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远未结束。整个19世纪下半叶，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的招牌下，它日益变本加厉。这1850年，正是1848年二月革命后不久混水摸鱼上台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为宣布法国为第二帝国而运筹帷幄的时候。

吉·德·莫泊桑出生之年，也正值法国19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微妙的时期。该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文坛，大抵是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并驾齐驱。前者以雨果为首，特别在诗歌和戏剧方面有过它的黄金时代；后者以巴尔扎克、司汤达为代表，曾经在长篇和中篇小说方面大放光彩。可是，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到了40年代即已失去势头，唯有创作力旺盛持久的雨果还在独力支撑着它的大纛；而现实主义文学，随着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在1842年和1850年先后去世，也受到青黄不接的威胁。不过，历史证明，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没有就此中断。从50年代中期开始，福楼拜、左拉、莫泊桑这一代又一代巨匠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相繼而起。应该指出的是，其中莫泊桑虽是后来人，却与巴尔扎克在创作方法上有着更亲近的血缘关系。

事有凑巧，巴尔扎克逝世于1850年的8月18日，恰在莫泊桑出世数天以后，就仿佛他把神圣的现实主义文学接力棒交给了这位后继者，这才放心地撒手而去。莫泊桑真可谓应运而生。

2. 家庭悲剧

1850年8月23日，就在米洛美尼尔堡的小教堂里，为初生的莫泊桑举行了简便的洗礼。这小教堂座落在古堡前那片大草场的东南侧，在山毛榉环抱之中，墙壁的一角刻着“1583”的字样，说明它的历史比古堡本身还要悠久。整个教堂大约可容20人，建筑小巧玲珑，那些绘有基督受难图的彩画玻璃窗尤其精致。按教规，只有面临夭折危险的婴儿，才被特许先行这种简便的洗礼仪式。莫泊桑受此“优待”，则不知究系何由。

不管怎么样，当小莫泊桑满周岁时，他的健康状况很好。1851年8月17日，在阿克河上的图尔维尔小城的堂区教堂里为他补行了正式的洗礼。絮里神父主持了这次洗礼，祖父于勒·德·莫泊桑做他的教父，外祖母维克托—玛丽·图兰是他的教母。

小莫泊桑在米洛美尼尔堡度过了4年时光。没有固定职业的父亲像一只不恋巢的鸟儿，经常外出浪荡，时而巴黎，时而鲁昂，时而第埃普，时而费冈。家中事务全由母亲操持。母亲自然珍爱这个儿子，但并不过分娇惯。所以对人世间的一切都觉得新鲜的小莫泊桑，能常跟着老女仆到大自然中游玩。古堡南侧的花圃，是小莫泊桑的乐园。他爱看园丁整治花木，有时可以目不转睛地蹲在那里老半天。他很爱去古堡北侧的仆役雇工们的住处，他在那些“下人”们的孩子里找到了自己最早的伙伴。小莫泊桑长得墩墩实实，机警的大眼睛，圆圆的大脑袋，很招人喜欢。

“吉，你叫什么名字？”人们常爱问他。

“吉德莫泊桑。”小莫泊桑一气连音地回答。他分不清什么是名，什么是姓，更不知道那“德”字的重要含意。

“吉，你的脑袋怎么这样圆啊？”人们也常爱这么逗着他玩儿。

“这个圆脑袋么，是接我到世上来的那个老医生搞的。我刚一来到世上，他就拿两个膝盖夹着我的头，就像做陶器的人做罐儿似的，用手使劲儿团呀，团呀，才把我的头弄得这么圆的。医生当时还对我妈妈说：‘瞧呀，夫人，我把您的儿子的脑袋弄得像苹果一样圆，将来一定好使，特别聪明。’”天真的小莫泊桑一边指着自己的大脑袋，一边认真地回答。

其实，这是母亲为儿子编造的故事，小莫泊桑却信以为真了。后来弟弟艾尔维的脑袋不如他的那么圆，他便据此自作聪明地向人解释道：“那老医生对我弟弟是这么做的，只是隔了6年，他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弟弟的头老从他两膝间滑掉，所以没有团得圆。”

母亲的话是那么深深地印在莫泊桑幼小的心灵里，直到成名以后，他有时还自问：他的头脑能轻松地胜任超过常人的工作，是否是那老医生揉弄之功？

1854年，莫泊桑家迁居勒阿弗尔城附近戈代维尔区的格兰维尔—伊莫维尔堡，据说就是莫泊桑在其长篇小说《一生》中所描写的白杨山庄。这座山庄离海边不远，从勒阿弗尔到费冈的公路就在它附近经过。莫泊桑家的邸宅是一座古老的诺曼第式的两层楼房，通体用白石建筑，刚刚翻新的屋项和漆成银白色的窗扉，同褪了色的墙壁形成对照，正是勉强维持着的“高贵”局面的象征。院子两旁各有一排用海滨鹅卵石砌成的茅顶小屋，在苹果园的外面散落着农舍。高大古堡中的生活固然舒适，然而小莫泊桑却偏偏为充满生机的低矮农舍所吸引。能自己跑动了，母亲稍一转眼，他就溜到这个或者那

个庄户人家去了。

莫泊桑从小接触农村生活，了解诺曼第农民，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布雷奥泰村的奥什科纳老爹死了。这老实的庄稼人是怎么死的呢？一次，他上戈代维尔镇赶集，从地上拾起一根细绳子。谁料想这天有人丢失了一只皮夹子。于是有人风言风语，说是奥什科纳老爹捡的。奥什科纳越解释，人们越不信。后来伊维尔的一个长工把自己捡到的皮夹子送还给失主，人们还硬说是奥什科纳搞的鬼。老人是活活气死的。

图尔维尔镇附近的农妇希科太太的老父亲病势严重，已经奄奄一息，可正赶上油菜要移苗。为了不误农时，希科两口子忙不迭地做好烤苹果，邀来亲朋，准备送葬。谁知挨了一天又一天，烤苹果做了一次又一次，那老人还不咽气，弄得希科夫人好不心痛。

埃佩维尔镇上的客店老板希科有一块地同玛格卢瓦尔老婆婆的地紧挨着。他要买下这块地，玛格卢瓦尔执意不肯。他答应在她生前每月给她 150 法郎，可老婆婆身子硬朗，活了一年又一年。希科老板心生一计，慷慨地请她喝酒，还把成桶的酒送她；她染上酗酒的恶习，不久就跌死在雪地里。希科老板终于如愿以偿。

童少年时代在诺曼第农村耳闻目睹的诸如此类的奇事儿，莫泊桑当时虽然不能完全理解，然而日后却成为他驾轻就熟的题材。莫泊桑所写的以诺曼第农村为背景的数十篇中、短篇小说，不但散发着诺曼第泥土的芳香，而且侧重再现了诺曼第农村的人情世态，是他所绘制的整个法国资本主义社会风俗画卷的一个饶有特色的部分。

莫泊桑家在伊莫维尔堡住了约 5 年时间。伊莫维尔堡的生活在莫泊桑记忆中留下的痕迹比米洛美尼尔堡要深刻得多。1856 年 5 月 16 日，他的弟弟艾尔维·德·莫泊桑出生在这里。也就在这里，母亲开始了对他的文化启蒙。上文已经提到过洛尔的聪明，岂止如此，她的文化修养简直是庸中佼佼。她对希腊文和拉丁文颇有修养；她还通晓意大利文和英文。此外，她在文学上的造诣也很深，不但熟读古今名著，而且有精深的鉴赏力。她经常给小莫泊桑讲述古代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娓娓动听；朗读莎士比亚话剧中的精采片断，洋溢着炽烈的感情。小莫泊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背靠着古堡前的那棵大菩提树，为他背诵的哈姆雷特的独白：

我到处碰见的事物都在谴责我，
鞭策我起来复仇！一个人还算人吗，
如果他至高无上的享受和事业
无非是吃吃睡睡？那就是畜牲了。
上帝造我们，给我们这么多智慧，
使我们能瞻前顾后，决不是要我们
把这种智能，把这种神明的理性
霉烂了不用啊。……

不过，伊莫维尔堡给小莫泊桑留下的不尽是美好的回忆，虽然他当时尚年幼无知，却也懵懂感觉到父母之间发生的风波。一天，他在半掩的门外听到父母在房里吵架。母亲用竭力压低然而满含愤怒的语调谴责父亲：“平日里在外面寻花问柳，败坏家声，现在竟在家里和下女勾搭起来了，你就这样给孩子做榜样的吗？”吵架的第二天，就见一个年轻女仆拎着简单的行囊

从后门离开了山庄。类似这样的情景，发生了不止一次。

使夫妻关系恶化的还有经济原因。居斯塔夫没有固定的职业。多年来，家中的生活全靠他和洛尔各自仅有的几处产业的收入来维持，近乎坐吃山空。这种状况若真能维持倒也罢了，无奈居斯塔夫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把自己的产业荡尽之后，又在打注意变卖洛尔的产业。这就势必使矛盾更加激化。

在日后所写的短篇小说《堂倌，来一大杯！……》中，莫泊桑以第一人称描写了“我”所目睹的由经济问题引起的家庭悲剧的一个场面。

你一定还记得我在那里长大的那座古堡吧，既然你在假期里去过了五、六次，你一定记得那个座落在一个大花园中间的庞大的灰色建筑，那几条向东南西北伸展开去的长长的橡树林荫路！你一定也记得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俩都那么讲究礼节，举止庄重，态度严肃。

我爱母亲；我怕父亲。我对他们两人都很尊敬，再说我也看惯了大家对他们点头哈腰的样子。在当地，人们称他们伯爵先生和伯爵夫人，我们的邻居塔恩马尔、拉瓦莱、布莱维尔家的人，对我父母更表现出高度的敬意。

我那时 13 岁。我快快乐乐，觉得一切都十全十美。在这种年龄就是这样，对生活充满了幸福之感。

然而，9 月末，在我开学前不久的一天，我在大花园的树丛中玩大灰狼的游戏，正在枝叶间奔跑着，远远望见在散步的爸爸和妈妈正穿过一条林荫路。

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那天，刮着大风。被狂风吹弯了腰的成排的大树呻吟着，像是在发出呼号，就如同森林在暴风雨中发出的那深沉而又暗哑的呼号。

被吹落的已经发黄的树叶，像鸟儿一样飞奔着，回旋着，纷纷落下，然后沿着林荫路推移，仿佛急驰的骏马。

夜晚正在来临。树丛中暗得很。大风和树枝的狂飞乱舞使我兴奋异常，我像疯子一样奔跑着，一面模仿着狼的嗥声。

我一看见父母，就隐身在树枝下面，蹑手蹑脚地向他们走过去，好把他们吓一跳，就好像我真是个伺机伤人的灰狼似的。

但是，走到离他们几步远的时候，我站住了，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我的父亲正火冒三丈地吼叫着：

“你母亲是个蠢人；再说这件事也与她无关，只要你同意就行了。我再说一遍，我需要这笔钱，我非要你签字不可。”

妈妈用坚定的语调回答道：

“我决不签字。这是若望的财产。我要把这笔财产留给他，我可不愿意让你和你的那些婊子们、女仆们把它吃掉，就像你吃掉自己那份遗产一样。”

听到这话，爸爸气得发抖，转过身去，揪住妻子的脖子，用另一只手对准她的脸使劲地抽打。

妈妈的帽子掉在地上，头发散乱；她想躲开丈夫的抽打，可是办不到。而爸爸呢，像发了疯似的，继续打呀，打呀。妈妈滚倒在地上，把脸躲在两只胳膊中间。然而他把她翻个仰面朝天，拨开她护着脸的双手，又打起来。

这时，我好像觉得永恒的法则已经改变了，世界就要完蛋了。我所感到的震惊，是人们面临超自然的事物、面临巨大的灾难、面临不可弥补的祸害时才会有的。我幼稚的头脑迷乱了，恐慌之极。我用尽全部力气喊叫起来，也不知为什么，只是感到一种恐惧，一种痛苦，一种可怕的惊慌。父亲听见了我的喊叫声，转过身来，看见了我，于是直起

身，向我定过来。我想他一定是来杀我的，便像一头被追逐的小鹿似的逃开，一直向前跑啊，跑进树林。

我大概走了1个小时，也许是2个小时，我弄不清。黑夜来临了，我跌倒在草地上，便昏乱地躺在那里，经受着恐惧的折磨、忧伤的吞噬。这忧伤足以把一颗幼小的心灵撕个粉碎，永远也无法弥合。我感到冷，也许我饿了。天亮了，我既不敢站起来，也不敢走路；既不敢回家，也不敢再往前逃，生怕遇到父亲。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他了。

要不是守林人发现了我，硬把我带回家，我也许就在那棵树下被痛苦和饥饿折磨死了。

可我发现父母的表情和平常一样。母亲只是对我说道：“你多么让我担惊受怕啊，淘气的孩子。我一夜都没有睡。”我没有回答，但我哭了起来。父亲则一言未发。

一周以后，我就开学了。

唉！朋友，我是完了。我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坏的一面。从那一天起，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好的一面。在我的脑海里发生了什么呢？是什么奇怪的现象扭转了我的思想呢？我不知道。不过我对什么都沒有兴趣，对什么都不羡慕，什么人都不爱了。我再也没有任何企求、抱负和希望。我总是隐隐约约地看见母亲，倒在林荫路上，父亲在痛打她。

……法国文学的研究家们把莫泊桑的这篇小说视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传性的作品，认为其中所描述的故事是曾经发生在他家中的真实事件是有道理的。那个同婊子们、女仆们鬼混而荡尽自己那份遗产的父亲，正是作家生身之父的写照。也正因为是亲身的经历，才决定了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特点：罕见地运用了第一人称，对“我”的心理活动刻划得特别细腻和真切。事实上，父母离异的往事给莫泊桑的刺激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他一直有一种惨遭遗弃的孤寂之感。这也直接反映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据统计，他以弃儿和私生子的悲剧为题材的小说作品，竟达32篇之多！

不难想象，从来游手好闲的居斯塔夫，把自己从前辈得来的那份产业挥霍殆尽，又无法迫使妻子洛尔同意出卖她留给儿子们的产业，这日子是再难混下去了。他必须谋一条生路，于是在巴黎的司托茨银行找了一个出纳的职务。也许是希望丈夫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一改前非吧，1859年10月，各尔带着两个孩子同丈夫一起迁居巴黎。

到了巴黎，莫泊桑家安顿在西城的帕希区市场街。不过小莫泊桑在赛纳河左岸“拉丁区”的拿破仑公学读书——迄今还没有掌握莫泊桑上过小学的材料，可能由于一直居住在乡野的邸宅中，他根本就没有进过小学——拿破仑公学离家较远，他平时就寄宿在吊杆街上一所附属于该校的公寓里。对他在校的具体情况，人们不甚了了。但是幸而保存下来的莫泊桑1859—1860年度在该校的成绩通知单上是这样写的：

健康：良好。

性格：温和。

仪表：整洁。

宗教义务：履行严格。

也许是由于没有受过正规的初级教育，莫泊桑在这所中学里的学习成绩时好时差，波动较大。不过老师对他的印象颇佳，给他的总评语是：“优秀的学生。其毅力和努力都值得大家赞扬和鼓励。他会逐渐习惯于我们的工作，可以预期还会有更大的进步。”

母亲对他的文学启蒙并非徒劳。虽然他的算术成绩平平，但作文却十分

出色。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高兴地报告：“我的作文得了第一。”

但是，放荡的父亲却依然如故。就在同一封信中，小莫泊桑接着写道：“作为奖励，X夫人带我同爸爸一起去看了一场马戏。好像她也奖励了爸爸，不过我不知道是怎么奖励的。”

莫泊桑对父亲的行径是早有觉察的。过去住在诺曼第乡间，父亲就不甘古堡的寂寞，三天两头到第埃普、费冈、埃特尔塔或巴黎鬼混，有时还带着吉同去。他一到第埃普，就把吉撇在咖啡馆里，去找一个叫诺诺施的女人，直到晚上，才领着吉匆匆忙忙赶最后一班车回家。到巴黎，他更放荡不羁。一天，吉等得不耐烦了，径自去旅馆找父亲。推开门，只见一个头发蓬乱的女人，一丝不挂，两个硕大的乳房摇摇晃晃的，气冲冲地向他走来，“砰”地一声把门关上。……如果说当时小莫泊桑尚不懂人事，那么现在他已长到十岁，是个学生了，便斗胆流露出自己的不满。有一天，Z夫人邀请吉和艾尔维去观看一次专为儿童举办的日场演出。艾尔维病了，母亲陪他留在家中，父亲催促吉赶快装束。吉知道父亲正同那Z夫人打得火热，故意慢慢吞吞。父亲便威胁说要把他也留在家中。

“啊！我才不在乎呐！你比我还想去哩！”吉回答。

“得啦，快把鞋带系好吧！”父亲说。

“不，你来给我系！”吉继续顶撞道。

父亲只得亲自给他系好鞋带。

居斯塔夫不知悔改，伤透了洛尔的心。她再也不愿意呆在巴黎，眼看着负心的丈夫胡作非为。1860年夏天，吉结束了一学年的学业，洛尔便带着两个儿子前往第埃普和费冈之间的海滨胜地埃特尔塔，在不久前购置的别墅维尔吉住下。这年年底，洛尔和居斯塔夫终于协议分居。

3. 海滨生活

“吉，你已经长大，应该把家里的事告诉你了。你父亲只顾自己高兴，对妻子儿子全不负责任，我们没法这样生活下去了。我要带你和艾尔维回诺曼第去。”离巴黎的前两天，已经对未来做出抉择的洛尔对儿子说。“我们再也不和爸爸见面了吗？”小莫泊桑问。“不，你们可以给他写信；他也可以到诺曼第去看你们。”

“我们要变穷了吗？”小莫泊桑关切地问。

“不，你父亲会每年给你们一笔抚养费。再说，我还有几处产业。”

“我们去哪儿？”

“你喜欢的地方：埃特尔塔。”

一听说要去埃特尔塔住下，小莫泊桑再也没有丝毫顾虑而欢呼跳跃起来。

诺曼第北部科乡地区的自然条件在整个法国独具特色。这是一片白垩质的高原，可是上面覆盖着一层由肥沃的硬质粘土和软泥缝制的“雨衣”，因而自古以来这里的农业和畜牧业就在法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驰骋在科乡的原野上，茂盛的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一望无垠，群群奶牛点缀其间，景色令人心旷神怡。然而科乡最壮观、最动人心魄的场面，是在它濒临拉芒什海峡的100多公里的地带。那里，狂暴的大海同这白垩的高原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搏斗。高原的边缘超出海平面约有80至100公尺，像一堵巍峨的屏障，抵御着大海对法兰西大陆的入侵。但大海并不示弱。它奈何不了覆盖着高原的“雨衣”，却善于融化这白垩屏障的基础。紧靠大海的绝壁一点点地倒塌在脚下乳白色的海水中，让位于新的绝壁。尤其令人叫绝的是，有时紧靠大海的一块绝壁尚在坚持，而它内层的白垩却先自塌落，于是形成一座巨大的海上拱门。大海同高原的这场搏斗对人类来说是危险的。——就在19世纪，第埃普附近一块绝壁倒塌，把粗心的人们建在绝壁上的几座别墅也带入海底。可是奇妙的美景、丰富的渔产和发达的水上运输，还是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第埃普、费冈、埃特尔塔就是科乡沿海最兴旺的几座城镇。

埃特尔塔，可以说是科乡沿海最美妙的小城了。当时，那里的居民还不逾千人。然而，天造地设的奇景，却使它享有盛名。科乡沿海有3大海上拱门，埃特尔塔就位于其中两座巨门之间1公里多宽的海岸上，右边是阿蒙门，左边是阿瓦尔门。埃特尔塔的海滩上，好像天公特意铺下了一张鹅卵石的地毯；离岸1公里之内的海底，坡度也异常平缓，使这里成为海水浴的天然良好处所。自从1850年前后作家和新闻记者阿尔封斯·卡尔发现这块胜地，并大加宣传；作家雅克·奥芬巴赫率先在这里建起庞大的别墅，这里就成为文人艺术家聚集之地。他们春来冬去，为这座渔民、海员、小商人的城镇增添了文艺界的浪漫气息。埃特尔塔人很为自己这块土地的吸引力而骄傲。

莫泊桑后来对玛蒂尔德公主倾述道：“我是一个村夫和流浪汉，生就是在海滨和树林，而不是在市井生活的。”在1890年发表的游记《漂泊生涯》

阿尔封斯·卡尔（1808—1890）：法国报人和作家，曾任《费加罗》报社长。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在榭树下》等。

玛蒂尔德公主（1820—1904）：拿破仑第三的堂妹。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在巴黎拥有一个影响很大的沙龙。莫泊桑成名后经常出入于她的沙龙。

中，他又真切地回忆道：“我是在北方灰白色寒冷的大海的海滩上，在一个小小的渔埠长大的。这小城永远经受着风雨和浪花的拍打，永远弥漫着在褐色房屋里熏烤着的鱼的腥味。这些房屋顶上都耸立着砖砌的烟囱，冒出的浓烟把鲱鱼的刺鼻腥味带到远远的田野上。我也记得晾晒在各家门前的渔网的气味；人们用来肥田的腌过鱼的盐汤的气味；落潮后留下的海藻的气味；小港城所特有的一切使人们身心都充满强烈恬适感的浓郁气息”。莫泊桑一生都对埃特尔塔怀着如同对故乡一样的深情。埃特尔塔人把本城一条重要的街道取名为奥芬巴赫街和莫泊桑街，不是没有道理的。

母亲在埃特尔塔购置的住所叫“维尔吉”，即科乡方言中“果园”。它包括一座二层楼房和一个花园。楼房宽敞而富有村野风格。建有长长的阳台的一面，开着9扇玻璃窗，楼下有3扇落地窗可通花园。那花园相当大，在挺拔的无花果、菩提树和桦树下，五颜六色的鲜花争芳斗艳。

摆脱了和丈夫的纠纷，洛尔现在可以专心致志地培育自己的儿子了。她发现吉对文学颇能心领神会，便决意向这方面引导他。她对吉的教育方式也是颇具野趣的。她虽然规定吉每天在书房里学习一定的时间，由她给他讲述，指导他阅读古今文学名著；但她主要还是把大自然当作课堂，等吉做完了功课，就陪他到田间和海边漫游，启发他领略大自然的美，并开始教他练习描写大自然的美。吉想去哪里，她从来不加阻拦。一天，她陪儿子到悬崖下游玩。海滩上停着被出海的渔人当作临时仓库的破船；这里那里的坑洼处蹦跳着搁浅的鱼儿，这一切都引起小莫泊桑极大的兴趣，他乐而忘返。不知不觉间，海水涨潮了，潮水来势汹汹。洛尔连忙拉着儿子奔逃，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使出惊人的力量，推着他攀上悬崖。到了平安处，洛尔久久地把儿子搂在怀里，为他能脱险而深深地庆幸。吉则以钦佩的目光注视着勇敢的母亲。

为了充实对儿子们教育的内容，洛尔还特地给他们请了一位教师，那就是埃特尔塔的教区助理司铎欧布尔神父。在莫泊桑日后的好几部作品里所描绘的传教士身上，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位心肠好，然而思想刻板的胖神父的影子，其中包括《一生》中的皮科神父和《巴黎—市民的星期日》第七节中的“叔叔”。欧布尔神父教吉和艾尔维拉丁文的名词性、数、格变化和动词变位，不消说还有教义问答。奇特的是，他的课堂不设在莫泊桑家里，也不设在教堂里，而是设在离莫泊桑家不远的圣母院后面的墓地里。艾尔维名义上跟着一块儿学，其实，遇上稍难的功课，欧布尔神父就一任他在墓地里玩耍了。可是，自从欧布尔神父想出一个新花样，让兄弟俩比赛，艾尔维可成了吉的劲敌。

“来，孩子们，现在该锻炼锻炼你们的观察力和记忆力了。”一天，上完拉丁文语法课，老教士合上书本，对两个学生说。

怎样锻炼呢？因地制宜，让他们记墓地中每一个坟墓的形状以及死者的姓名、年龄、身份等，看谁记得清，记得快。

最初，获胜的常常是艾尔维。须知，当吉坐在又硬又凉的墓石上背诵拉丁文语法时，他早已在墓地里兜了几百圈了。

“第3排第7个墓是谁的？”老教士发出开始竞赛的指令。

“墓碑上写着：马赛尔·勃拉迪，1797年生，1859年卒；墓石上写着：永远怀念，勃拉迪之寡妻率子女。墓石上还嵌着一个黑十字架。”艾尔维几乎不加思索就答了出来。

可是后来，吉却表现出超人的能力。那时，已经又有几个孩子加入了竞

赛。

“第7排第3个，无花果树下那个墓，是谁的？”老教士发问。

“马克·贝尔纳，1783年生，1849年卒，曾任帝国军曹。”一个孩子抢着回答。

“还有呢？”老教士追问。

见那孩子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吉这才不慌不忙地答道：“墓碑上面刻着两支交叉的步枪，大概是原来刻得浅，已经看不大清楚；墓石左侧用小字刻着雕刻人的名字：加斯东·布莱纳。”

欧布尔神父的说教，吉并不感兴趣；但是埋葬在这墓地里的那些已逝者的身世，却像一部编年史，为他未来的作品提供了大量活生生的素材。

母亲不愿束缚吉的天性。他生性好动，常把顽皮的伙伴们召到家里来玩耍。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块窗玻璃被打碎了，对吉的“胡闹”早就受不住的老女仆约瑟芬连忙去向女主人告状，希望她能出来“镇压”一番。可女主人却心平气和他说：“好吧，去告诉勃雷阿，让他来换玻璃！”

不过，吉最迷恋的是大海，最羡慕的是向大海讨生活的渔民。他经常在今日仍叫“渔滩”的那个滩头留连，出海的渔船一靠岸，他就跑过去帮着系缆绳、卸渔筐、晒渔网。而他所希望的唯一报酬，就是能带他到海上去打一次鱼。

有两个穷渔夫，一个叫杰诺·塔贝，另一个，人们不知他姓什么，只叫他吕西安。两人共有一条拖网渔船。有一天，这两人从海上归来，提着每人应得的那份鱼向家里走去，路上遇见莫泊桑。

“喂，杰诺，把你的织网针借给我用一下好吗？”吉问。

“怎么？你也想当渔老大？”杰诺略带讪笑的口吻说。

“想试试。”吉却是很认真的。

“成，渔老大。”杰诺用他那有力的手拍着吉的肩膀，“咱们先去喝一杯。”

三人来到渔市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那是渔民们在一天劳累之后消愁解闷的地方，拥挤，肮脏，充满了粗声粗气的嘈杂声。杰诺刚在墙角的桌旁坐下，就一边敲着桌面一边向老板大声吆喝道：“三杯烧酒！”

穿着油渍发亮的围裙的酒店老板连忙端来三大杯烈性苹果酒。他见这两位常客带来的酒伴是个孩子，不免一愣。

“要当渔老大，就得是酒当水喝的汉子。来，干一杯！”吕西安鼓动吉。

两个壮年的汉子各自把面前的一大杯烧酒一饮而尽，却发现吉的那一杯放在桌上根本未动。

“怎么？渔老大，连一杯酒也不敢喝吗？”两个汉子故意作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吉不等他们说下去，抓起酒杯咕嘟咕嘟地把满杯烧酒灌进肚里。这烧酒果真名副其实，烧得他五脏六腑都火辣辣的。泪水在他眼眶里直打转，可他到底没哭。他要做“渔老大”。

理想终于实现了。一天，他正帮吕西安刷船，亚芒·帕朗从这里走过。此人拥有三条拖网渔船，在吉的心目中简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吕西安，明天‘加油号’出海捕鲈鱼，要去吗？”帕朗问吕西安。

“去。”吕西安回答。可是他注意到吉那满脸失望的神情。他早想带吉随自己的船去打鱼，只是他和杰诺的那条木船又小又旧，实不方便。“可以

带一个人去吗？”他向帕朗问道。

“你说的就是那个一口气吞下一大杯烧酒的娃娃吧？”帕朗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瞟了一下吉，“可以！”

“啊，太好了！”吉兴奋得跳起来搂着吕西安的脖子，亲了一下他满是胡楂子的脸，“‘加油号’万岁！”

启航的时间定在第二天凌晨3点钟。吉激动得一夜未能入睡。母亲也没有合眼，她知道要束缚这匹“脱缰的小马”是无益的，唯有祈祷他平安无事。临出家门，她又让儿子喝了一杯浓浓的巧克力，因为儿子将要在清冷的海上颠簸整整一天哩。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早晨的海上还是晴空万里；上午10点钟却大风骤起；11点钟时，暴风雨肆虐的海面已变得一片晦暗。洛尔的心比那狂翻的海面还要忐忑不安。她后悔不该把儿子放走。嘴硬心软的老女仆呢，不知到海滩上去空等了多少回。

当晚该归的时候，“加油号”没有归来。第二天下午海面转晴，“加油号”还是全无踪影。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加油号”定是遇难了。

“啊！‘加油号’！那不是‘加油号’吗！”第六天，当人们已不再怀抱希望时，“加油号”突然出现在远方的海面上。洛尔跟着从一早就坐在岸边苦等的老女仆来到码头，“加油号”正好靠岸。

“妈妈，妈妈！”吉一眼就从等待的人群中认出母亲来，扑到母亲怀里。他好像根本没想到在这6天里母亲是多么焦虑，兴致勃勃地嚷道：“妈妈，太好了！要是你跟我们一块儿去该多好呀！”

“是的，下次妈妈一定跟你一块儿去。”洛尔幸福得流下了眼泪。她的焦虑，连同她曾有过的后悔之意，顿时全消。

在莫泊桑的许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埃特尔塔海滨生活给他留下的美好记忆。下面是长篇小说《一生》第三章，少女约娜和未婚夫于连·德·拉马尔子爵在约娜之父德沃男爵陪同下，乘拉斯蒂克老爹的船前往埃特尔塔的一段。没有对海上生活的谙熟和热爱，是写不出这种精妙之笔的。

第二天天刚亮，约娜就起床了。

她等候父亲。因为他穿着起来需要更多的时间，然后父女俩踏着朝露，穿过田野，走进鸟声啁啾的丛林。子爵和拉斯蒂克老爹已经都坐在拴船用的绞盘上了。

另外两个船户帮着把船拖进水里去。他们用肩膀抵着船舷，使出全部力气把船推出去。在海滩的砂石上要推动船身是十分费劲的。拉斯蒂克用涂了油的圆木棍塞到船身底下，然后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拉长嗓子，有节奏地喊出“嗨嗨嗨”的声音，使大家跟着他一起用力。

当船已推到斜滩上时，一下就轻松了。小船顺着圆卵石滑下去，发出撕裂布匹似的喧声。船在激起泡沫的小浪花上停稳了，大家就都上了船，坐定在长板凳上。那两个留在岸上的船户便把船一送，推向海面。

从海上吹来阵阵微风，使水面漾起片片涟漪。帆扯上了，略微鼓着；小船在微波上静静地滑行。

他们已远离海滩。一眼望去，地平线上水天相连。靠陆地的一面，陡直高耸的削壁在脚下的水面上投出一大片暗影，只有浴在阳光下的小片草坡在黑影上形成几个缺口。远方，在他们身后，望得见棕色的帆船正在离开费冈白色的码头；往前看时，有一个块圆而带孔的山岩，样子非常奇特，就像一匹大象，把象鼻伸进水波中。这正是埃特尔塔的入口处。

海波的荡漾使约娜感觉有点眩晕，她一手攀船舷，目光眺望着远方，她仿佛觉得在大自然中只有 3 件东西是真正称得上美丽的，那就是光、空间和水。

当然，在莫泊桑的心灵上留下最深刻的烙印的，还是他同埃特尔塔海滨下层人民感情上的联系。

埃特尔塔的渔民和水手都喜欢吉，因为他没有贵家子弟那种“少爷”脾气。他对渔民、水手家庭出身的小伙伴的友谊十分真诚，不鄙视他们，也不许别人怠慢他们。

有一天，母亲的一个女友在路上遇见吉同一渔家小伙伴一起，便要这小伙伴帮她拎着刚买的一大篮子菜。吉却把篮子接了过来。

“我们轮流帮您拎吧，夫人，而且我先拎。”吉不失礼貌，然而坚定地说。

莫泊桑日后的社会观是复杂的，但他的作品里却渗透着对下层人民的同情，童少年时代就建立起的同下层人民的这种感情联系，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4. 幸遇良师

1863年，莫泊桑年满13岁了，母亲终于下定决心把这匹“脱缰的小马”送去接受正规教育。送到哪里去呢？对13岁的孩子来说，80公里外的鲁昂似乎太远了些。于是，母亲为他选定了50公里外的小城伊弗托的一所教会学校。莫泊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不是虔诚的教徒。洛尔本人对宗教也不太信仰。但在当时，送子女到教会学校教养一段时间，乃是眷恋昔日生活方式的贵族人家的一种时髦。像《一生》中所写的那样，德沃男爵就把女儿约娜送进圣心修道院住了5年。这种时髦，醉心贵族荣誉的洛尔是不会不赶的。

“妈妈，我可不想将来当司铎。”当母亲宣布要送他去伊弗托教会学校时，莫泊桑沮丧地申述道。他过惯了在大自然中无拘无束的生活，没有想到还要进学校，更没有想到会进教会学校。

“当不当司铎，将来由你自己决定。不过，在这一带，好人家的孩子可上的学校也只有那里了。那里可以学到真正的学问，特别是在古典知识方面。”母亲的话也不无道理，这时的教会学校，固然以神学功课为主，却也开其他课程。

莫泊桑虽然满心不愿意，可他毕竟只是一匹小马。1863年10月的一天，母亲连哄带劝，到底把他送进了那所教会学校。

20年后，莫泊桑在一篇题为《一次意外》的短篇小说里是这样描写一所修道院的：“阴惨惨的房屋，挤满了神父和将要成为司铎的学生。……里面弥漫着祈祷的气息，就像涨潮的日子里市场上弥漫着鱼腥味一样。”实际上这就是莫泊桑进伊弗托教会学校的第一天所留下的印象。

“新生留下来！”在开学典礼上，校长致词以后，老生退去时，一个长着酒糟鼻子、高大身材的神父命令道。

新生们提着各自的小提箱，从院子里被带到餐厅。一张桌子后面坐着好几个神父，他们就像莫泊桑在埃特尔塔见过的法官。不过，面孔像石雕的一样毫无表情的神父，比法官还可怕。新生被一个个叫去接受他们的提问。莫泊桑还能勉强应付，只是在回答教义时，他有几个问题答不出来。

一个神父一言不发地走在前面，莫泊桑拎着手提箱跟在后面，走出餐厅，穿过道回廊，来到一间教室。教室里怎么这样暗？啊，原来只有一侧墙的高处开着两个小小的窗子，或者不如说是气孔。

“到这里来干什么？难道这就开课？”莫泊桑纳闷。

“坐下！把刚才没答出的教义默写15遍！”领他来的那个神父命令道。

这就是莫泊桑进校后受到的第一次待遇：先是审问，后是惩罚。

在餐厅里，贴着一幅很大的标语：“严格如斯巴达，优雅如雅典”。封锁在高墙和终年紧闭的大门后面的教会学校生活之“严格”，堪与实行奴隶主贵族寡头专政的古代斯巴达“媲美”。莫泊桑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去礼拜堂参加清晨5点钟的弥撒。即使在严冬，冻得浑身发抖，也不敢搓搓手，跺跺脚。因为神父虎视眈眈地在四周监督着，动辄就罚学生吃青苔。莫泊桑是最厌恶宗教活动的。“很小很小的时候，宗教仪式和各种典礼形式就让我头痛。我只觉得这一切滑稽可笑。”莫泊桑后来对他忠实的仆人弗朗索瓦·塔萨回忆道。这所教会学校从早到晚的礼拜活动使他感到的苦闷是可想而知了。做完礼拜，还要默想；默想完了还要向神父汇报自己默想的结果。在莫泊桑看来，这种思想折磨真比肉刑还要残酷。

所谓“优雅如雅典”，却纯系空话。且不说别的，古代雅典人讲究清洁是有口皆碑的。而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却只准学生一年洗三次脚。至于洗澡，就压根儿甭想！在海水里泡大的莫泊桑，真像是离了水的鱼儿一般，难以忍受。

“我很少游戏，我没有伙伴，我经常一连几小时地思念着家，我伏在床上痛哭不已。……”莫泊桑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当年的苦情。

如果仅从成绩通知单来看，莫泊桑的学习成绩还差强人意。入学后的第一个季度的评语是：“行为规矩，学习刻苦，性格善良温驯。开端良好，望继续努力。”以后各年评语也都不错。只是1868年5月的成绩单略有保留地写着：“学习一般来说还令人满意。自然科学部分尚有缺陷。”

刚入学的一个阶段，莫泊桑的确还能安心学习。从他向父亲要辞典的一封信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我想您一定是忘了在新年前给我寄来，要不就是以为我学希腊文和拉丁文时不需要。不过，老师对我说，我是在用法文写希腊文和拉丁文，我必须买一本辞典。……”由此可见，他对学习还是认真的。

后来就不然了。教会学校里长期禁锢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感到越来越无法忍受的痛苦。他经常头痛，有时痛得大声嚎叫。难道这就是日后把他折磨至死的神经系统疾病的先兆？可奇怪的是，只要闻到街上运肥的大车散发出的海藻气息，他的疼痛就会顿时全消。不管怎样，由于头痛，莫泊桑不时可以得到回家休养治疗的自由了。

校方赠给莫泊桑的“规矩”和“温驯”的赞词，很可能只是旨在取悦于学生的家长。至少从第二学年起，莫泊桑就是反抗宗教清规戒律统治的小小叛逆了。为养成学生“以苦为乐”的习惯，学校只给他们喝一种掺有大量水的苦味的饮料，美其名曰“丰泉”。为了进行报复，莫泊桑班里的一个学生偷来食物贮藏室的钥匙，等校长和学监们都睡着了，莫泊桑和几个学生就把橱柜和酒窖洗劫一空，到房顶上饱餐痛饮，直到黎明！第二天事发，莫泊桑勇敢地承担责任。遗憾的是，校长从不开除一个出身于贵族之家的学生。直到1868年，莫泊桑最终触恼了这所教会学校的统治者。事情是这样的：莫泊桑有一个表姐，和莫泊桑的关系十分亲昵，甚至有些暧昧。这年5月，这位表姐出嫁了。回想同表姐在一起的愉快的往事，再看眼前自己的苦修生活，莫泊桑感慨万分，并给表姐写了一首书简诗：

在这远离人世的地方，
看不到田野和森林，
心头是无尽的忧伤，
哪会有温柔的歌声。
你曾对我说：“要歌唱
鲜花和钻石交相辉映
在金发姑娘头上的美景，
歌唱人们幸福的爱情。”
可是，被深深围困在这荒僻的修道院里，
我们只知道世上有黑色长袍和白色法衣。

……

莫泊桑毫无顾忌地把这首诗夹在他那本常置案头的《圣经》里。学监很快就发现了。是偶然的过失，还是蓄意的挑衅？莫泊桑不屑辩白，任他们去

理解。这蔑视宗教的行为，使校长大为光火：“小坏蛋，一定是魔鬼附身了！”

学校的看门人把被开除的莫泊桑送回了埃特尔塔。母亲虚张声势地对儿子大加呵斥。可她内心里实在并不以为儿子有多大过错。在她看来，这件事与其怪儿子荒唐，莫如怪神父们虚伪。莫泊桑看出母亲在强忍笑意，扑到母亲怀里，高兴地喊着：“妈妈，您真好！”

不过还得继续上学。这一次，母亲再也不敢把儿子托付给神父们去管束，决定给他选一所新派的世俗学校。于是，1868年10月，莫泊桑被送进鲁昂著名的高乃依中学。这所学校的前身虽是一座耶稣会教士办的学堂，然而在科学技术在法国长足进步的时代，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已大大改观，相当地开明。莫泊桑好不容易跳出了教会学校的苦海，格外能体会这学校的优越，很快就对这里的一切发生了兴趣。

尤其使莫泊桑高兴的是，他结识了几个好伙伴：罗贝尔·潘松，绰号“高帽子”；莱昂·封丹，绰号“小蓝头”；还有亨利·布莱纳。他们不仅玩在一起，而且都爱好文学，希望将来当一名作家。在他们当中，莫泊桑的作品最多。我们在上文已经拜读过那首致使他被神学院逐出校门的书简诗。其实，他从13岁入神学院那年就开始写诗了。他热衷于写诗，显然是母亲熏陶的结果。他从埃特尔塔来到鲁昂，手提箱里带着厚厚的一摞诗歌手稿，闲来就读给伙伴们听。什么都能激起他的诗情：海浪、悬岩、田野、月夜……。在内地长大的伙伴们听来，这一切既新鲜又有诗意，于是，就送给莫泊桑“诗人”的雅号。

伙伴们的啧啧称赞，使莫泊桑颇感自豪。但他并不自满，他每写一首新作，总要寄给母亲评判：“在这首诗里我试用了一种新格律，很没有把握。不妥之处，请您一一指出，依然是越具体越好。此外，总还觉得欠缺诗意。”母亲自然勉力来满足儿子的要求。

儿子从咿呀学语时就逐渐产生的对母亲的信任和崇拜，永远也不会减退。可是，当莫泊桑度过了文学的启蒙期，开始攀登诗歌殿堂的时候，除了母亲以外，渴望有一位名师指点，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久，机缘来了。一天，学监戈达尔带着学生们去野外散步归来。这戈达尔学历不深，但是刻苦自修，学识甚广，很受学生们的敬重。这天，戈达尔像往常一样认真地督率着队伍，不时提醒着：“注意挺胸！”当队伍走到学校附近的蒙赛纳街时，戈达尔突然喊了一声“立定”，然后向迎面走来的一个男人毕恭毕敬地连连鞠了几躬。那是位佩戴着荣誉团勋章的身材高大的先生，约摸45岁，留着长而下垂的胡子，走起路来肚子前挺，脑袋后仰，架着一副夹鼻眼镜。“这人是谁？戈达尔对他如此肃然起敬？”莫泊桑莫名其妙。待那人走过后，戈达尔才告诉大家：“这位就是诗人路易·布耶先生，了不起的天才！”

“这就是路易·布耶！”莫泊桑不禁惊喜得叫出声来。他听母亲说过，舅舅阿尔弗莱德·勒·普瓦特万青少年时代有两个好友，一个是当今法国文坛巨匠居斯塔夫·福楼拜，一个就是诗人和戏剧家路易·布耶。这布耶现为鲁昂图书馆馆长，发表过描写衰败时期的罗马的《梅列尼斯》、试图把诗歌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的《化石》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花彩与环饰》等诗作。他的剧作《蒙塔希夫人》和《昂布瓦兹密谋》都产生过不小的反响。这次意外的路遇启示了莫泊桑，他决定第二天便去拜访布耶。为此，他当天便去买了一本《花彩与环饰》。这部富有音乐感、象征性和幻想色彩的诗集，竟一

一下子把他深深地吸引。

第二天放学后，莫泊桑匆匆向鲁昂近郊的比欧雷街走去。他在一座朴素的住宅前停下来，怯生生地拉了两下门铃。等了半晌，才听到拖鞋慢吞吞地磨擦地板的声音。出来的正是布耶本人。

“哦，你就是吉·德·莫泊桑先生？我是布耶。在接到你的信以前，我已经接到你母亲的信。请进吧。”布耶一边说，一边把他带进书房。

书房面积本来就不大，除了书桌和壁炉的部位，四壁都立着书架，就更显得狭小了。中间只能放下两张沙发，供人相对而坐，促膝交谈……

“布耶先生，我刚刚读过您的诗集《花彩与环饰》。我正在学诗。这次就是特地拜您为师来的。”莫泊桑认真费力地说。这段开场白，他一路上默默演练了不知多少次。

“噢！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找上门来，不是借书或者办借书证，而是为了学诗。”布耶习惯地做了个鬼脸，不过话音里还是可以听出不甚得志的苦味。以后莫泊桑将了解到，总有笑脸的布耶，内心实在是充满了痛苦。不过他性格坚毅，连痛苦在他身上看来也像是欢乐。

不消说，布耶收下了这个学生。

“1869年1月28日圣查里曼节，是莫泊桑的写诗才能接受老师检验的日子。

朗读开始了：

的确，朋友，没啥说而偏要写诗，我不知道，可有比这更糟的事。快一个月了，我每天都在等待灵感到来，可我至今还在等待。……

对于一心做个诗人的莫泊桑来说，这的确是再糟糕不过的事。开端不妙。不过他并不灰心。

一个星期日，他照例又到布耶的住处来聆听教诲。走进布耶的书房，比平时加倍浓厚的烟雾使他感觉异样。正在纳闷之际，冷不防从靠里的长沙发背后冒出一个人来，冲莫泊桑厉声喝道：“小坏蛋，竟敢写诗污辱教会！把他赶出神圣的教会学校！”说罢，便呵呵大笑起来。

布耶也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来。

“这是谁？显然很了解我的底细。”莫泊桑惊魂稍定，仔细打量那人。只见他身体肥大犹如布耶，同样留着长长的上髭，只是头顶比布耶光秃得厉害些，下巴上少一络胡须，不戴夹鼻眼镜。

“居斯塔夫·福楼拜先生！”尽管自从阿尔弗莱德·勒·普瓦特万于1848年去世后，福楼拜和勒·普瓦特万家来往的机会大大减少，莫泊桑只见过他几面，可莫泊桑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他来。

福楼拜对莫泊桑了如指掌，并不奇怪。因为早在3年前洛尔就与福楼拜恢复了通信联系。每次给老友写信，她总免不了对这匹“脱缰的小马”的最新奇遇作专门的介绍。

福楼拜细细打量着这位小客人。洛尔在来信中说：“吉会使你想起阿尔弗莱德。”是的，这小家伙长得的确像他舅舅，特别当他略略低下头来的时候，福楼拜简直要惊呼起来，仿佛亡友阿尔弗莱德就在他面前，像20年前一样。他深深地陷入了对往事回忆之中。

莫泊桑家和福楼拜家原是通家之好。莫泊桑的外祖母和福楼拜的母亲做姑娘时在一起上学，结婚后她们两家都住在鲁昂，后来她们的子女也就成了亲密的朋友。阿尔弗莱德虽比福楼拜大5岁，而且班级较高，却是福楼拜一

生最知心的朋友。他们都酷爱文学。在鲁昂的《蜂鸟》小报上，阿尔弗莱德发表诗歌，福楼拜发表剧本。那时，以鲁昂市立医院——居斯塔夫·福楼拜的父亲在该院任院长，家也就住在那里——为活动中心，几个年轻人形成一个小小的文学团体，成员有阿尔弗莱德·勒·普瓦特万、居斯塔夫·福楼拜、路易·布耶、洛尔·勒·普瓦特万，她的妹妹也经常来凑趣。阿尔弗莱德是这个小组公认的领袖。比之于福楼拜，他更潜心于对哲理的探讨，因此也是在精神上对福楼拜影响最大的一个人。1863年，福楼拜在致洛尔的信中写道：“没有一天，我敢说几乎没有一天，我不想他。现在我认识了通常所谓这个时代最聪明的人物。我用他来衡量他们，两两一比，我觉得他们好不庸碌。”福楼拜的小说《圣东安的诱惑》的第一页上就写着这样的献词：“纪念吾友阿尔弗莱德·勒·普瓦特万，1848年4月3日亡于瓦塞勒。”而《包法利夫人》出版时，福楼拜在赠给亡友之母的一册上写着：“他要活着的话，这本书原该献给他。因为在我心上，他的位子空着，而热烈的友谊决不熄灭。”阿尔弗莱德的天逝给福楼拜极大的打击。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亲手用尸布把亡友裹起来、和他最后吻别的情景。……

“可以把你的新诗读给我们听听吗？”布耶接着说。

布耶的这句话打断了福楼拜的沉思。

莫泊桑掏出一页诗稿，朗读起来。

当我13岁的时候，有一天，
我偶尔睡在仓库的角落里，
一阵奇异的声响把我吵醒，
只见仆人若望躺在草堆上，
把我家女佣紧紧搂在怀里。

……

于是我便同我的一位女友，
14岁的约娜，向他们学习。……

福楼拜和布耶一边听莫泊桑朗读着他的得意之作，一边彼此交换着各种眼色，做着各种鬼脸，像一对恶劣的顽童。

“你这首诗，句子疙里疙瘩，像一块牛蹄筋；不过我读过更坏的诗。这一首就着这杯香槟酒，勉强还能吞下。”莫泊桑刚刚读完，布耶立刻就有滋有味地品评起来。说罢端起桌上的一杯香槟酒，昂起脖子，一口吞下。

福楼拜却沉吟半晌，才发表意见：“你以后不难了解，我们这对单身汉并非禁欲主义者。干脆说，我甚至欣赏你的诗中所表现的那种自然的生活情趣。不过，我觉得你的诗还缺乏意境，而没有意境是不可能成为好诗的。”稍稍停顿一下，福楼拜又加重语气说：“在我看来，重要的在于提炼。要知道，一百行好诗，就足够造成一个不朽的诗人了。”

福楼拜的这番话，使莫泊桑想起母亲给他讲的一个故事：福楼拜写作极其严肃。他写那部名著《包法利夫人》时，反复琢磨，甚至每写一小段就一边弹着钢琴一边朗读，看文字的音响和谐悦耳与否。莫泊桑由此而联想：自己昨天连夜阅读的布耶的诗集《花彩与环饰》，形式那么玲珑剔透，一定也呕尽了心血！

偶尔布耶也带着莫泊桑去福楼拜那里。从鲁昂乘船沿赛纳河下行数公里，离河北岸不远，在康特勒山脚下，铁栅栏围绕的一个花园里，有一所白房子，那就是福楼拜多年来蛰居的克鲁瓦塞。福楼拜的被视为世界文学瑰宝

的《包法利夫人》等杰作，就是在这里写出的。每当布耶和莫泊桑到来，这所与世隔绝的精巧住宅就顿时热闹起来。福楼拜总忘不了向莫泊桑展示自己新近收藏的雕花烟斗。而福楼拜的高龄老母，也免不了亲自动手，给老友的外孙煮一杯浓艳的咖啡。

“两个人，通过他们纯朴而又明智的教诲，给了我永远奋进的力量：路易·布耶和居斯塔夫·福楼拜。我首先结识布耶，甚为亲密。两年后，我又搏得了福楼拜的友谊。”在小说《皮埃尔和若望》的著名序言中，回顾自己在文学上成长的历程，莫泊桑这样深情地写道。

1869年7月18日，布耶在47岁上猝然死去。这打击的份量对莫泊桑和福楼拜来说是同样沉重的。

莫泊桑失去了在诗歌道路上为自己引路的良师益友。

福楼拜当年“桃园三结义”式的知心朋友先后早逝了两人，他好不伤悲。再也没有人向他启示写作的线索，再也没有人做他的第一读者，再也没有人对发表一针见血的评论了。“我一点也不觉得需要写文章，因为从前我写，只为一个人看，如今他去世了。”福楼拜在布耶死后不久致乔治·桑的信中像孤鸿一样地哀鸣。

所幸的是，莫泊桑和福楼拜在彼此的身上找到了慰藉；福楼拜对莫泊桑的慈父一般的友谊与日俱增。在捍卫亡友布耶身后的荣誉、为建立布耶纪念碑而奔走呼号的日子里，福楼拜就毅然独自挑起了培育莫泊桑的担子。正如莫泊桑在上述那篇序言中接下来所说的：“此后，我就不时去看望福楼拜，他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好感。我斗胆把一些习作拿给他，他都高兴地读了。”

事实证明，福楼拜不仅是一位天才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导师。正是这位小说大师，因势利导，循循善诱，把莫泊桑引向小说创作的道路，成长为举世公认的“短篇小说之王”。

5. 在战争漩涡中

路易·布耶去世刚刚一周，莫泊桑依然沉浸在深深的哀思之中，便不得不乘上长途驿车，去 100 余公里外的康城参加中学毕业会考。1869 年 7 月 27 日，他在该城科学院顺利地通过了会考，获得文学业士学衔，随即返回鲁昂。因为会考既已通过，下一步就要进大学，为了他将来能有可靠的职业，父亲和母亲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要他去巴黎学习法律。他在鲁昂与文学大师福楼拜常相聚首的日子不多了。

仿佛决心在入学前的短短时间里速成为一个诗人似的，回鲁昂以后，莫泊桑几乎无时不在写诗，无一日没有诗作。不管这位诗歌习作者如何多产，福楼拜总有足够的耐心替他一一评析。

“你带给我的这些作品，证明你是聪明的。但是，年轻人，不要忘记，用布耶的话说，才华无非是长久的耐心。用功吧！”

“‘平静的大海像女人的心一样易变。’啊，多么蹩脚的老一套的比喻！要有独创性。必须用功！”

“‘夜莺在近处的森林中歌唱，鹤鹑在远远的平原上和鸣。’年轻人，你的诗至少有 50 岁！从用功做起吧！”

莫泊桑的习作中只要有一字之得，福楼拜也给以称赞。但总的来说，福楼拜并不欣赏这位年轻弟子的诗作。可是，在确信莫泊桑缺乏诗才之前，他不会轻率地出示“比路不通”的红牌。所以，他一再热忱地鼓励莫泊桑：用功，用功，再用功。两个月时间转瞬即逝，10 月——大学开学的日子迫近了，莫泊桑这才离开福楼拜久居的鲁昂，匆匆去埃特尔塔向母亲告别。离鲁昂前不久，他把一首小诗献给福楼拜，弟子对他所崇敬的导师的眷恋之情，漾然纸上。

请看那燕子飞去了，
它拍打着双翅远去。
但这忠实的鸟儿，总要飞回老巢，
当冬日的严寒过去。
任兴致所至的人呀，
过着浪迹四海的生涯。
但他永远怀念着故土，
那里遗留着他的童年、祖先的尸骨。
后来，当他感到岁月冻结了他遨游的浓兴，
他会悔恨，倘若明智些，
会重返故乡寻觅恬静幸福的时光。

莫泊桑就这样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克鲁瓦塞。福楼拜一直送他到栅门外的公路边。临别时他们再三相许要尽早再见；或者老师去巴黎——福楼拜在巴黎有一处寓所，他每年都到那里小住几次，以宽释写作的劳顿；或者学生来克鲁瓦塞——为聆听自己敬慕的大师的教诲，莫泊桑决不畏惧长途奔波之苦。

1869 年 10 月，莫泊桑开始了在巴黎法学院的学习生活。他住在蒙赛街 2 号楼下的一个小房间里。父亲的住宅也在这座楼上。

时光荏苒。莫泊桑出生时还在策划之中的第二帝国，这时已到了它统治的末期。由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于 1852 年通过政变建立的法兰西第二

帝国，有过它表面繁荣的时期。其间，法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科技、工交、城市建设等部门都取得长足的进步。但“辉煌”的外表掩盖不了第二帝国统治下劳动人民极端贫困化的事实。而6、70年代之交的第二帝国，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的：“在用欺诈和犯罪手段获得财物并荒淫无度地加以挥霍这一情景对照下，民众之贫困显得特别刺目。”

法科大学生莫泊桑固然要啃书本，结合以往的案例研讨法律条文。但在这极度腐败的社会里，现实生活形形色色的罪恶事件层出不穷，也必然引起他的兴趣。他刚到巴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司机特罗普曼残杀一对农民夫妇和他们的5个孩子的案件。12月30日，法庭宣判特罗普曼死刑，这凶手竟还“风度翩翩”地向旁听者鞠躬致敬。紧接着，1870年1月10日又发生了皇帝的堂弟皮埃尔·波拿巴亲王打死《马赛曲报》记者维克托·努瓦尔的事件。在公众的压力下，皇帝不得不把这位亲王关进了监狱。……

然而，同法国广大人民一样，莫泊桑最关注的还是普鲁士和法国之间日趋紧张的事态。自1866年以来，为夺取欧洲大陆的霸权，普法关系就不断恶化。6、70年代之交，国内人民对第二帝国反动统治的不满情绪空前高涨，拿破仑第三更迫不及待地要和普鲁士开战，以便借对普的军事胜利来巩固他那摇摇欲坠的皇位。法国陆军大臣气壮如牛地宣称：法国军队“连最后一个士兵护腿上的最后一颗纽扣都准备好了”，一旦开战，法国立刻能动员起“60万精兵”。尽管第二帝国事实上对战争根本未作认真的准备，拿破仑第三还是在1870年7月19日鲁莽地对普鲁士宣战了。

普法战争爆发时，莫泊桑将满20岁。就在这充满战争狂热的7月，在拿破仑第三为招募“60万精兵”而掀起的征兵运动的最初日子里，他被征召入伍。他和大批同年龄的所谓“70级士兵”先被集中到巴黎东面的万森要塞。在那里经过简单的考核，他随即被派往驻扎在鲁昂的勒阿弗尔军区第二师，在该师后勤处当一名文书。

莫泊桑所在的部队虽驻守二线。但鲁昂离法国东北部与普鲁士接壤地区并不太远。焦灼不安的鲁昂军民，很快就可以得悉前线的战况。战争是8月2日打响的。最初几战，法军在士气、装备和指挥方面的弱点就暴露无遗，普鲁士军队占尽上风。8月中旬，前线法军的全部主力被分割为两部分：由巴赞将军率领的一部分被围在麦茨；由拿破仑第三和麦克马洪元帅率领的一部分被围在色当。更糟的是，普军完成包围以后并不耽搁，他们向法国内地长驱直入，所向披靡；而法军则节节败退，兵败如山倒。

然而，莫泊桑却还抱着乐观的希望。他在8月27日从鲁昂写信给母亲道：“亲爱的母亲，我今天再给您写几句，因为再过两天，巴黎和法国其它部分的交通就要断绝了。普鲁士人正以急行军的速度逼近巴黎。至于战争的前途，那是毫无疑问的：普鲁士人已经完蛋，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一举拿下巴黎，但是我们已在这里准备好给他们以迎头痛击。”大有誓同敌军决一死战的气概。

面对汹涌而来的敌军，莫泊桑所在的部队也的确投入了“战争行动”。可是，那是多么滑稽的“战争行动”啊！它充分显示出法军的混乱状态。莫泊桑所在的部队受命去构筑一道防线，第二天却又莫名其妙地放弃了刚挖好的战壕。又一次，他们奉命去一座森林狙击敌人，到那里却发现那森林早在5年前已砍伐一空。还有一次，他们接到紧急命令，冒着倾盆大雨行军10公里切断一支敌军，结果这命令竟纯属讹传！不久，莫泊桑所在的部队便被卷

入大溃退的洪流，而莫泊桑也奉命送一封公函去勒阿弗尔市，脱离了自己的部队。在这战争史上罕见的大溃退中，他沿途所见的部队已溃不成军。那狼狈的景象令他永生难忘。他后来写道：“这简直是一支人的巨流。后浪推前浪，所经之处，都泛起人们偷食农作物之后遗留下的泡沫。”“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的国民别动队士兵，因为鞋子把脚磨得太痛了，便脱下鞋子赤脚行走，每走一步留下一个血印。”

不光是饥渴和艰苦，还有致命的威胁——敌人的炮火。溃败的法军拼命地逃奔，越战越凶猛的普军紧追不舍。莫泊桑甚至可以感觉到这些“猛兽”的“鼻息”。敌人配备精良，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不时在法军人群中开花。而法军却只有粗糙的步枪，子弹若不“瞎火”，至多也只能飞出100公尺就跌落尘埃，伤不了敌人的毫毛。莫泊桑气得直打哆嗦。他并不怕死，但是这样毫无还手之力地死去，实在太可悲了。他恨透了那些把自己的士兵置于如此狼狈境地的当权者。

莫泊桑日夜兼程，徒步奔走60公里，总算到了勒阿弗尔。把公函送到了参谋部。他这才拖着疲惫的身子，找到一所被人遗弃的半毁的仓房，稍事休息。他想到母亲一定在为他的生命担忧，必须马上写一封“平安”家书。于是他强打精神提笔向母亲报告：“我和我们溃退的军队一起逃了出来。”“若不是生着两条飞毛腿，我就被俘了。”

战争全局的事态发展也证明，莫泊桑对战争前途的估计，实是一种幻想。9月2日，被围在色当的法军举起了白旗，连拿破仑第三也成了普鲁士人的俘虏。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愤怒的人民于9月4日起义推翻了第二帝国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可是，资产阶级代表攫取大权组成了所谓国防政府。这“国防”政府并不认真进行国防。9月18日，普鲁士人占领了巴黎西南的凡尔赛，并且很快就完成了对整个巴黎的包围。从这天起，巴黎就处于敌人的炮火下。

当拿破仑第三神气十足地向普鲁士宣战时，莫泊桑像许多法国人一样，对此甚为反感。他曾对巴黎街头那些高喊“打到柏林去”的战争狂热者嗤之以鼻。可是，一个多月来，形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现在的问题是：普鲁士军队的铁蹄正蹂躏法兰西的大片领土，数百万法国人正身受水深火热之灾。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对深入国土的侵略者的仇恨的火焰，在年轻的

莫泊桑心中炽烈地燃烧着。当此整个诺曼第迅速沦陷之际，莫泊桑既无可奈何，也不甘做降兵。于是，9月下旬，他又从勒阿弗尔长途跋涉赶到巴黎，驻守在东郊的万霖要塞。普鲁士的大军正向巴黎推进。他要在保卫祖国心脏的战斗中尽一个子民的神圣职责，哪怕喋血沙场。

“你在诺曼第不是领教过普鲁士人的厉害吗？何以又自动跑回这里来？”父亲得知他回到巴黎，很为他担心。

“诺曼第并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战争，那里不需要我。而这里将会有一场恶战。”莫泊桑深信不疑地说。

“普鲁士人进攻巴黎，你这里首当其冲。我还是帮你调到巴黎市内的后勤部门工作吧。”父亲建议。

“没人作战，后勤工作还有何用。”莫泊桑干脆地回答。

“那么，普鲁士人的炮火不停，你可千万不要走出工事。”

父亲叮嘱道。

“如果只考虑个人的生命，我最好去要求一个把守下水道出口的职业！”

莫泊桑觉得父亲的叮嘱实在可笑。

可是这一次对莫泊桑来说又是事与愿违。为了保卫首都，巴黎工人纷纷武装起来，资产阶级的“国防”政府感到这是对本阶级统治的莫大威胁。“在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它“没有片刻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马克思语）。10月27日，巴赞元帅竟率兵17万3千人向普军投降，以便保存实力，镇压武装的工人。莫泊桑关于政府军在巴黎决一死战而赢得胜利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大概是使用了在伊弗托教会学校时经常称病的惯伎吧，12月10日，莫泊桑获准回乡探亲。在小城埃特尔塔，他深受下层人民面对强敌同仇敌忾的爱国情绪感染，重又热血沸腾。埃特尔塔这时虽已沦陷，但是这里的居民多为渔民和水手，这些皮肤黝黑、满手老茧的下等人，对入侵者可不像贵族资产者那样“温文尔雅”，因此，入侵者通常都龟缩在郊外的军营里。可是，就在莫泊桑回来后不久的一天，一个全副武装的普鲁士军官斗胆独自闯进城来，在街道上大摇大摆地溜达。这可气坏了埃特尔塔的百姓。而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竟然有几个埃特尔塔的“体面人物”不以为耻地同这个入侵者攀谈。莫泊桑和好几个渔民、水手立刻去找市长马丹·瓦提奈尔，对此表示抗议。

“啊，您不是莫泊桑先生吗？”头戴红色软帽，足蹬长筒皮靴的瓦提奈尔市长一下就从人群中认出莫泊桑来。“诸位的爱国感情诚然可嘉，不过……若要人们同德国人讲话，当初就不该把德国人放过边境来。既然事已如此，倒还是不要惹恼德国人为好。——可以少些麻烦。”

瓦提奈尔先生也是靠海吃饭的，不同的是他有几条船，属于有产阶级。他这番话正式代表了有产者的普遍见解。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与无产者相比，在有产者的良心天平上，“私”字一头重些。这原也是自然的，所以瓦提奈尔先生那样振振有词。莫泊桑气得涨红了脸，一时不知如何驳斥对方才好，只是用力地咬着嘴唇。

但他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天天不亮，他就抄起自己心爱的勒福舍猎枪，同几个前一天也曾参加抗议行动的硬汉子一起到郊外的树林去。当时，勒福舍猎枪已经成为游击战士得心应手的武器。可以设想，如果莫泊桑手持这种猎枪在林中被敌人的巡逻队发现，会面临多大的危险。但莫泊桑一心只想着惩罚在法兰西国土上大摇大摆的入侵者，早已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了。

雪后的林中，一片寂寥，没有人迹，连飞鸟也少，只有一片积雪偶尔从枝头落下，显示出微微的生机。莫泊桑在积雪掩盖了小径的林中步履艰难地东奔西突，只有偶尔传来零星的枪声，他才仁步倾听。“这是哪里传来的枪声？是某个孤胆的游击战士在狙击敌军？还是敌人处决了一名人质？”他寻思着，不得其果，便又开始寻找自己的目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已过中午，也没有看到一个人影。他又饥又寒。突然，远处有脚踏雪地的嘭嘭声。

“什么人？”一个同伴喊道。

“别开枪，是个女人！”莫泊桑连忙止住这同伴。

“走过来！”那同伴又喊道。

一个妇女拨开树枝吃力地踏雪走近。

“这么说，现在人们都是这样迎接自己人的罗！”说话的原是位老妇

人。

“我的天哪，是约瑟芬！”莫泊桑这才认出，来者是自己家的老女仆。

“你以为找到你容易么！”把莫泊桑从小带大的老女仆责备道，“简直就像在干草堆里找针！我四处找你有两个钟头啦！到底找到你啦，我的吉！……我说，你能不能把我的篮子接过去呀，重死了！这里面的东西都是给你的！烤鸡，火腿，烤羊腿！我连你爱吃的辣芥末也带来了！”

莫泊桑的热泪禁不住哗哗流下。这热泪满含着对亲人的感激，也满含着一个无能为力的战士的羞愧。

更令莫泊桑愤慨的是，“国防”政府为了解除巴黎的工人武装，镇压爱国人民，加快了卖国投降的步伐。1月28日，国防政府同普鲁士签订停战协定，答应解散正规军，缴付二亿法郎赔款。2月26日，梯也尔又在凡尔赛和普鲁士签订了和约草案，答应缴付50亿法郎赔款，并将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省的一部分割让给普鲁士。普法战争以法国的丧权辱国结束了。

莫泊桑就这样匆匆地经历了普法战争的漩涡。严格地说，他还没有进行过同敌人的正面交锋。他既未亲手杀伤过一个普鲁士人，自己的身上也未留下普鲁士人的弹痕。但这并不妨碍他深刻地体察和认识这场战争。

他后来憎恶地唱叹道：“战争，我们看见过战争。我们看见人类重又变得粗野、疯狂，为了取乐、出于恐惧、为了逞凶、为了自我炫耀而杀人。于是权利不复存在，法律已经死亡，正义的概念消失净尽。我们看见枪杀路上抓到的无辜者，这些人之所以可疑，只因他们害怕。我们看见为了试试新手枪而枪杀拴在主人门前的狗。我们看见为了取乐而扫射卧在田野里的母牛，而这样做是毫无缘由的，仅仅为了开枪而开枪。”这主要指的是色厉内荏的法国军人。

他对侵略者的谴责也毫不留情：“进入一个国家，屠杀保卫自己家园的人（只因他身穿平民服装，头上不戴军帽），烧毁没有面包的可怜的住房，砸毁或盗走家具，喝光地窖中找到的酒，奸淫街道上找到的妇女，把数百万法郎焚为灰烬，只在身后留下苦难和瘟疫。”

有位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在这次普法战争中，在备受欺凌的法国一方，“发起抵抗的不是司令部而是人民”。最令莫泊桑永志不忘的，正是他耳闻目睹的许多普通法国人奋勇抗敌的英雄事迹——

在诺曼第北部的一个农村里，一位忠厚的老农被普军处死了。这老农本来代表本村负责安置普军的工作，待他们十分殷勤，深得信任。谁知他每到夜间就化装成普军骑兵，趁普军不备而突然袭击之，每夜必杀几个敌人。只是由于他在最后一次袭击中，脸上被砍了一刀，这才暴露真情。

一个50来岁性格倔强的法国农妇，家里住着几个普军士兵，他们视她如孝子，她也待他们似亲人。可是一天，她接到来信，说她参军作战的儿子被普鲁士的炮弹炸成了两段。为了替儿子报仇，当晚，她就巧设计谋，把几个普军士兵活活烧死在顶楼中。

在鲁昂附近的一个城堡里，一群普鲁士军官为了发泄兽欲，找来几个法国妓女。这些操皮肉生涯的下贱女子可以用肉体侍奉敌人，却不能容忍他们侮辱自己的祖国。其中一个妓女出其不意，刺杀一名大放厥词的敌军军官，然后逃进一座教堂的钟楼，一直躲藏到普军撤离法国。

普法战争是日后小说家莫泊桑着力开掘的一个重要题材。在他的笔下，有揭露法军腐败无能和普军残无人道的力透纸背的佳品，更有讴歌人民抗敌

斗争的脍炙人口的华章。

6. 小职员生涯

为拯救濒于灭亡的祖国，为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巴黎人民于 1871 年 3 月 18 日揭竿而起，举行了巴黎公社革命；经过 72 天可歌可泣的斗争，写下了法国历史上最壮丽的一章。

在整个公社革命期间，巴黎没留下莫泊桑的丝毫踪迹。但他这一时期却经常在埃特尔特塔露面，多次出现在女歌唱家德拉格利埃尔夫人身旁。有他当时写下的多情的诗句为证：

您的歌声总伴随着我的足迹，
可爱的事物都这样难分难解。
啊！请再把那首《峡谷》演唱一遍，
我猜想您不会忍心把我拒绝。

不过，巴黎公社和凡尔赛资产阶级政权之间的大规模流血的阶级搏斗，牵动了所有法国人的心，莫泊桑对此也不会没有自己的态度。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掌握莫泊桑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直接反应，但是依然可以根据他的一些作品略加揣度。

在短篇小说《一家人》里，海军部主任科员卡拉望夫妇误以为老母死去而连忙抢夺遗产。不料老母复苏，他们大现其丑态。而他们的妹夫——那位“曾经被牵连到公社的案子里去过”、“拥护各种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学说”的皮匠布罗，却“力主取消私有制和继承权”，多少具有正面人物的色彩。

在另一短篇小说《弑杀者》里，一个细木工匠被控杀死了一对资产者夫妇。这是个共产主义理论的拥护者、工农集会上能言善辩的演说家。辩护律师为了替他开脱，力图说明罪过在于公社。但是莫泊桑却让这位前公社社员自己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宣称：他是个私生子，那资产者夫妇原来是他生身父母。他找到了他们，但母亲不承认他，父亲用手枪威胁他。他才把他们杀死。

不错，在这些作品里，莫泊桑并未对公社问题明确表态。但是在公社失败后的很长时间里，反动资产阶级对公社的诬蔑和歪曲远未澄清，莫泊桑在作品中让公社社员作这样的表现，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了。

至于 1871 年 7 月，莫泊桑又回到巴黎。军队在普法战争中的无能早已令他痛心疾首，它在镇压巴黎公社时表现的凶残，更使莫泊桑深感厌恶。按照即将通过的新兵役法，他还得再去炮兵部队服役 7 年，他再也无法忍受。于是他在 7 月 30 日写信给父亲，大声疾呼：“如果过 3 个月才能找到顶替的人，我就砸锅了……因为，要是新兵役法在这 3 个月之内就通过，我就得进第二十一炮兵团当普通士兵，那将比在后勤处还糟糕。……”

所幸父亲在 9 月里就为莫泊桑找到了顶替的人。莫泊桑终于在 11 月脱掉了那身使他极感束缚的军装。

退伍以后立刻面临前途的选择。莫泊桑虽然领了法学院第二年度的注册证，但这时祖父已经破产，父亲每月只能给他 100 法朗生活费。这也就是他全部的经济来源。靠这 100 法朗，他每顿午餐只能吃一盘荤菜，而平日他至少要吃两盘。温饱尚难保证，更谈不上娱乐和交际！迫于生计，他必须谋个职业。

莫泊桑决心进海军部做一名职员。因为他听说那里的公务不太繁重，可以挤出些时间来学习和写作。此外，位于国王街的海军部，离莫泊桑在蒙赛街的住处很近，步行只需 20 分钟。于是他在 1872 年 1 月 7 日写了一份申请

书，寄给海军部长波托海军上将，并且在简历部分特别强调自己是通过了高中毕业会考的“文学学士”。可惜他这番苦心并未奏效。他得到回答是：“没有空缺。”他并不气馁，于1月21日再度致函海军部长，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兢兢业业地完成任务”。同时父亲也为他四处托情。上帝终于被感动了。3月20日，莫泊桑走进海军部办公大楼，开始了小职员生涯。不过，海军部人员早已大大超编，他只能一边义务工作，一边等待补缺转正。

莫泊桑的职员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与同办公室的那些老公务员们不同，年轻的莫泊桑显得体魄健壮。他皮肤略带田野上风吹日晒的痕迹，说话犹有上诺曼第的乡音。他注意修饰，两端略微卷翘的上髭修剪得十分整齐，西装也总熨得笔挺。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早晨，一进办公室，相互间先是一阵干巴巴的问候。

“今天天气怎样？”

“还可以。”

“公文多吗？”

“差不多。”

接着是一番千篇一律的寒暄。

收发员已将待办的公文分堆在每人的案头。大家把公文摊开，眼睛盯在公文上，但注意力却集中在办公室的入口。

门开了，科长推门进来。大家一齐起立：

“您好，科长先生！”

“诸位好！”科长微鞠一躬。

片刻之后，处长推门进来，大家再次起立：

“您好，处长先生！”

“好。”处长微微点头。

再过片刻，差役们把门打开，司长走进来。大家又连忙起立，提高嗓门，节奏分明地喊道：

“你——好——，司——长——先——生！”

“嗯。”司长昂首挺胸走过。

大家这才安下心来办公。只听见写字声“唰，唰，唰”，掀纸声“哗，哗，哗”。

科长坐镇在大办公室里，不时抬起那双审察的眼睛，透过夹鼻近视眼镜巡视一周。在7小时的上班时间里，这帮小职员，不要说偷闲，即使全部公文办完了，也要找点事来干干，作出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直到下班的铃声响了，强打精神向司长、处长、科长先后三呼“再见”之后，他们才得伸一伸酸痛的腰，拖着沉重的双腿，蹒跚离去。莫泊桑是为了逃避饥饿的痛苦才当小职员的，但因此却为自己招来了失去自由的更大痛苦。文牍工作是这样枯燥难耐，办公室又只有朝院子的一面开有窗户，那院子狭小得很，从窗口向外望去，只能看到“一秒钟的飞燕”。不难想像，这种生活会使“脱缰的小马”何等地烦闷。难怪莫泊桑在给母亲、给福楼拜、给朋友们的信中经常叫苦连天：“今天白天对我来说简直长得没完没了，肯定比我刚刚在埃

特尔塔度过的两周还要长。我是 12 点半上班的，现在才 4 点半，我却仿佛在这里至少关了 10 个钟头了。”“我的海军部正在一点一点把我毁掉。每天 7 个小时的工作完了以后，我没法消除那使我精神不堪其苦的劳顿。我想给《高卢人报》写点专栏文章，挣几个钱。可是办不到，一行字也写不出来。我真想扒在稿纸上大哭一场。”不过，莫泊桑的职员生涯总还算顺利：从部直机关到殖民地司、给养司、人事司。随着工作的变动，境况也不断小有改善：1872 年 10 月，他成为编外科员，月薪 125 法郎，每年还有 150 法郎的奖金；1874 年 3 月，他转为四等正式科员，同时提薪一次；1877 年，他再晋一级。可见他尚能应付差事。除了一年的行伍生活，莫泊桑一生中唯一的固定职业就是职员。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位作家比他更深切地体察过小职员生涯给人的磨难了。他最了解那形式简单、机械、内容重复乏味、节奏一成不变的伏案工作是何等地麻木本人的意志，消耗人的锐气，困顿人的机体。他把国王街的海军部机关大楼形象地称作“办公牢房”、“由苦役犯划动的‘楼船’”，还说小职员走进这机关大楼，就像“罪人前来投案自首”。他感慨万千地写道：“人们 20 岁时第一次走进这楼船，一直呆到 60 岁或者更老，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整个生命都是在同一间糊着蓝色壁纸的狭窄而阴暗的办公室里度过的。他们年轻时走进那里，满怀热切的希望，年老时从那里走出，已行将就木。”从个人的经验出发，“在每天都要为生活而奋斗的各个阶层、各类劳动者、各种人中，职员是最可悲、最不幸的。”

他甚至认为小职员的苦难超过了高炉旁被灼伤皮肤的炼铁工人和矿井里终日不见阳光的掘煤工人。这看法固然有些偏颇，但是，正是基于这种切身经验，他才得以在日后写出一大批反映小职员生活的精彩作品。

不过，小职员莫泊桑本人并不像他在《一个巴黎市民的星期日》中所写的主任科员帕蒂梭那样，年过半百，患了高血压症，才想到去领略巴黎郊区的风光。在上班时间，莫泊桑是个无精打采的公务员，而在工作之余，他却精神十足。

在海边长大的莫泊桑，像鱼儿一样离不开水。在巴黎西郊赛纳河河套地带划船，成了吸引他整个身心的“唯一的，巨大的爱好”。每星期六傍晚，莫泊桑下班回到他在蒙赛街的住所，几分钟后从那里出来时，已判若两人。整齐雅致的西服换成了轻软鲜艳的便服，步履轻快得仿佛去赴情人的约会。他从离住处不远的圣拉萨尔车站搭上开往阿尔让特伊的火车，到哥隆布下车，然后再徒步走到马朗特岛——他的第一个营地。

赛纳河是那么美丽、静谧，那么富于变化！莫泊桑沿着开满野花的河岸散步，躺在茂密的草地上沉入深远的幻想，真如同置身梦境。那照亮了颤动着的流水的银白色月光，那给绿茵和玫瑰突然染上新生机的第一束朝阳，将永远投射在莫泊桑记忆的屏幕上。不息的流水带走了巴黎的一切污秽，也冲刷了他一周间在“办公牢房”里的全部积郁。

莫泊桑在赛纳河上度过的生活又是多么疯狂！不久后，他和老友莱昂·封丹在马朗纳岛上游不远处阿尔让特伊的“小水手”咖啡馆租了一间顶楼，和一帮年轻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群居营。阿尔让特伊以产芦笋著称，这群居营就起名“芦笋国”。莫泊桑成了“芦笋国”的君主。后来，莫泊桑和几位伙伴又迁往下游的勃松，建立了一个以莫泊桑为主席的“克雷比特联盟”。莫泊桑在伙伴中享有如此的权威，是因为他具有令伙伴们钦佩的多方面的才能。他是划船的好手。他和封丹凑钱买了一艘船，名为“树叶号”。这艘船

不算大，但船体沉重。莫泊桑却能独自轻松自如地驾驭它。他是远足的健将。在不适于划船的季节，他便徒步旅行。1875年9月的一天，为了游览一个人迹罕至的山谷，他竟步行60公里！他的勇武在伙伴中也是出名的。在“芦笋国”，他每天清晨同一个叫布朗的伙伴练两小时剑术，失败的总是布朗。有一次，在萨特鲁维尔划船，登岸时，见一个大力士摆擂台，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拨开人群，上前较量，只几个回合，就把那大力士摔倒。他还会变着花样开心取乐，对新入伙者处以“桩刑”就是他的发明。这“桩刑”就是用“尖状物”刺入要求入伙者的体内，是一种非常荒唐而且下流的行为。一位海军部同事入伙不几天突然死在办公室的座位上，当局认为是受了“桩刑”的恶果而提出起诉。莫泊桑竟还以“克雷比特联盟”主席的身份出庭为自己辩护！

莫泊桑的荒唐事何止于此！在阿尔让特伊到勃松之间的划船爱好者中，还流传着以莫泊桑为首这帮人“玩女人”的种种秽闻。

当时只有20来岁的莫泊桑与女人鬼混，其实由来已久了。

上文提到，莫泊桑在一首小诗中描写过他13岁时与一个14岁的小姑娘模仿大人作爱的事。17岁时，他又由于给与之关系暧昧的表姐写了一首情诗而被神学院开除。在埃特尔塔时，少年莫泊桑同14岁的约娜那样的本地姑娘“恋爱”，几乎“无往而不胜”。只是在对来埃特尔塔度假的巴黎姑娘的追逐中，他就不那么称心了。一年夏天，埃特尔塔来了个叫法妮的巴黎姑娘。这姑娘不但美丽，而且笑得那么开朗，身上还散发出异样的香味，简直令莫泊桑着迷。他给法妮写了好多情诗，有的满含着甜蜜的柔情，有的流露出失望的苦味。他终于鼓起勇气约法妮幽会。到了约会的时间，法妮迟迟未来，他便找上门去，却远远就听到法妮在向别人大声宣读他写的情诗！

还在鲁昂上中学时，莫泊桑就作过嫖妓的尝试。他约了罗贝尔·潘松在休息日去妓院区游逛。在狭窄的阿尔修街上，公娼和私娼争相拉客。不时有一个卖笑妇走上前来挑逗他们。可是细一打量，这些女人有的徐娘半老，有的身后还跟着刚会走路的孩子，有的拖着一条瘸腿。他们唯恐却之不及，连忙逃之夭夭。后来，他们终于和一个胖墩墩的“姑娘”搭上了话。对方要一百苏，而他们只有四十苏，便提出请她吃点什么。胖“姑娘”正饿得慌，欣然同意。莫泊桑那时多么希望有哪位同学路过此地，看到他也能同妓女混在一起。

如果说莫泊桑在鲁昂只作了好奇的尝试，那么到巴黎后他可真正染上了嫖妓的恶习。70年代初，巴黎新开了一家“牧人狂”咖啡馆。那是妓女招徕顾客的好地方。莫泊桑经常去那里消遣，很快就和好几个妓女混得烂熟。有时，他索性以妓院为家，一连多日不回蒙赛街的住所。

在赛纳河上的划船爱好者中，莫泊桑最亲密的伙伴有4个。两个是鲁昂中学时期的老友——“高帽子”潘松和“小蓝头”封丹；另外两个外号叫“托马霍克”和“独眼龙”。他们5人共同使用“树叶号”，共同生活在一个群居营里，不用说，也一起和女人鬼混。在他们看来，船上有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不仅是一种装饰，而且是一种兴奋剂，能使他们快乐，令人陶醉，让他们疯狂，他们话里有话地称这种女人为“舵手”。但适合这群“狂人”要求的“舵手”不多，他们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另请高明”。当然，也有例外。在短篇小说《苍蝇》中，莫泊桑就记述了他们一伙同一个绰号“苍蝇”的“不平凡的女人”长期厮混的往事。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独眼龙”带来一个娇小、活泼的女人。她不漂亮，但她什么疯狂的事都干得出，因此第一天就讨得五伙伴的喜欢。从此，“苍蝇”每个周末都跟“树叶号”在赛纳河上游荡。起初“独眼龙”俨然以一个有女人的大人物自居，和“苍蝇”形影不离。时间久了，4伙伴分别采取“行动”。这“苍蝇”居然见到臭肉就叮——“有求必应”。3个月过去了，“苍蝇”突然愁眉不展，原来她怀孕了。5伙伴决定共同承担起父亲的责任。不料有一次，船尚未紧靠河岸，“苍蝇”就向岸边跳去，落入水中，她虽免一死，胎儿却因小产没保住性命。为了劝慰她，5伙伴竟“义不容辞”地保证让她再生一个。真是荒唐透顶！

然而，这个荒唐透顶的故事，却是莫泊桑对自己当时生活一个侧面的真实写照。通过这段插曲，人们对莫泊桑70年代放浪形骸的生活略见一斑。莫泊桑日后从自己这段经历中直接间接汲取了许多中短篇小说的素材。由于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不同——有时用现实主义方法，表现出较为正确的观点；有时用自然主义的方法，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他根据这些素材写出的作品也就分精华和糟粕。《衣橱》、《一个儿子》、《遁世者》属于精华之列。《衣橱》表现一个穷苦的母亲迫于生计而卖淫，到时就孩子藏进衣橱，对资本主义社会逼使善良妇女堕落的罪恶发出了愤怒的抗议。《一个儿子》通过一个被遗弃的畸形儿的厄运，对嫖妓的社会恶果进行了忏悔性的思考。而《遁世者》则倾吐了一个嫖客发现自己成了私生女的“主顾”后自谴自恨的痛苦。然而像短篇小说《苍蝇》这样的作品，以自然主义的态度去描写肮脏的往事，就是不折不扣的糟粕了。《一次郊游》、《保尔的女人》等也属此类。前者以趣谈的口吻讲述两个划船者在郊野分别玷污母女俩的故事；后者则渲染同性和异性间互相玩弄的丑行。如果对莫泊桑青年时代生活的这个侧面一无所知，就将难以透彻理解这位作家何以会产生出这些作品——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

法国资产阶级的淫靡，在七月王朝时代就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马克思在揭露七月王朝实质时就指出：一小撮金融贵族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了。这享乐变成淫荡的恶劣风气，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愈演愈烈。无产阶级诗人鲍狄埃曾用讽刺口吻这样描写第三共和国时期巴黎的景象。

多亏上帝！成群的妓女
撇着屁股，发髻蓬松，
在街头咖啡馆拉客，
当着我们家门卖弄风情。
柯拉·珀尔们生意兴盛。
使多少继承百万家资的花花公子钱袋减轻。
多亏上帝恢复了秩序！

莫泊桑并没有继承百万家资，遗憾的是，他竟也成了这齷齪风习的俘虏。设若不是这样，他该能多写出多少情操美好的杰作！

柯拉·珀尔：原名艾玛·伊丽莎白·克劳契，美国人，第二帝国时代生活在法国的名妓。

7. 耐心的磨砺

如果莫泊桑在职员工作之外只知道吃喝玩乐，那就无法设想他会成长为一个文学巨匠。不，70年代也正是莫泊桑为在文学上成就一番事业而苦心磨砺的年代。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是特别曲折而又艰难的。

莫泊桑退伍以后，母亲一直在为他的未来而操心。小儿子艾尔维喜欢种植花木蔬菜，愿意呆在乡间做一个农民也倒罢了。但洛尔知道，吉是在文学上怀有远大志向的。他将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呢？1872年1月29日，洛尔在给老友福楼拜的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吉要找到适合于他的道路，也许就困难得多了。”

然而莫泊桑却满怀信心。他的文学志向没有片刻动摇，他的写作练习没有一日间断。尽管海军部的公务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可他还是能见缝插针。

莫泊桑脱下军装以后，立刻恢复了因战争而中断的对老师福楼拜的每周拜访。虽然赛纳河上的浪游令他迷恋，然而福楼拜大师的吸引力胜过这一切。福楼拜来巴黎，莫泊桑每星期日都是慕柳街4号的座上客。即使福楼拜住在克鲁瓦塞，莫泊桑也远道赶去，几乎一周不爽，好在海军部职员乘火车只需打四分之一票。

两家的世交且不说，单是大师的慈祥、睿智，门徒的聪慧、刻苦，就足以把这一老一小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不过，最吸引我的地方，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最常去的地方，还是福楼拜先生的家。”莫泊桑给母亲的每一封信，在述说自己近来的行踪以后几乎都要重复这些话。

“亲爱的夫人，我无法对您说，您儿子的来访使我感到多么地愉快。”福楼拜也向洛尔诉说了自己同样的心情。

“我亲爱的先生和朋友，我们每周的倾谈已经成为我的习惯和需要，我禁不住要在信中再和你唠叨几句。”福楼拜刚回克鲁瓦塞，莫泊桑的信便接踵而至。

“我的小老头，已经说定，这个冬天，你每星期日到我家吃午饭。那么，星期日见。”福楼拜还未从克鲁瓦塞动身，约莫泊桑在巴黎住所会晤的信已先期寄到。

为了寻找适合于自己的道路，莫泊桑在广阔的文学领域里展开了全面的攻势。他不知疲倦地习作诗歌、戏剧和小说。福楼拜对他的作品一如既往地细加品评。他对莫泊桑的各种尝试都给以鼓励，从不轻率断言他只能作哪种抉择。

诗歌是莫泊桑最驾轻就熟的行当。他想成为诗人的鸿鹄之志远未恨灭。他的诗艺的确日益成熟、老练，他的诗作尤以清新、自然见长。而与此同时，他的诗歌的内容也有明显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荒唐生活的强烈影响。如果说他在诺曼第海边吟成的是抒情诗，那么他在巴黎的人行道旁和赛纳河上写出的则是色情诗。一首题为《收获》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一个青年走在林荫大道上，
他行色匆匆，什么也不想，
他茫然的视线甚至也不见
路边用笑声撩拨人的“姑娘”。
但一阵馨香使他抬起目光，
只见走过一个奇美的娇娘，

其实他只能看见她的颈项，
柔软圆润，在苗条的躯体上。
他追随着她，也不知原因，
似乎只是追随一双遁去的金莲，
或抖索而过的白色绣裙，
追随，只因这是爱的本能。

诗的主人公也许就是莫泊桑本人。他追踪那“娇娘”，突然不知她的去向。莫泊桑回到家中，怅然若失。他走出家门，到赛纳河上划船解闷，竟发现那女子在另一条船上掌舵。登岸后，她又主动招呼他，一同吃饭。原来她是个妓女。“心地天真的诗人在寻找一颗珍珠，却发现一粒假珠。他便拣起它，这样做也并不糊涂。”莫泊桑诗歌的思想格调不言自明了。

然而做母亲的总有些偏爱儿子的诗才。洛尔请福楼拜对儿子的诗作发表意见，以确定他是否可以以诗歌创作安身立命。“您知道我多么信任您，您的见解也就是我的见解，我一定听从您的意见。如果您说‘可以’，我们就鼓励这好孩子走自己最爱走的路；但是如果您说‘不行’，我们就送他去做假发……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自从《包法利夫人》问世后，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评论家们曾不止一次地指控福楼拜“有伤风化”。他现在已看透了这社会的虚伪，再也不愿发表什么了。1873年2月23日，他在信中心灰意冷地向洛尔倾诉道：“我对一切都反感到了极点，尤其是所谓战斗文学。我已决心不再发表什么东西。为那些趣味高雅的人活着并不比这更好。”不过，对千莫泊桑的写作前途他却是这样回答老友洛尔的：“尽管如此，还是应该鼓励你的儿子对诗歌的兴趣，因为文学可以安慰许多不幸的人。也许他有一点天才，谁知道呢？他写的诗作还不够多，我还无法预卜他在诗歌方面的命运。我认为我们这个年轻人有点儿浮，写作还不够刻苦。我很希望能看见他写一部长些的作品，哪怕写得不好也无妨。他给我看过的诗，比帕那斯派的诗人们迄今所发表的一切作品都好得多。持之以恒，他一定会获得自己的特色，某种别具一格的视觉和感觉方式（因为全部的奥秘都在于此）；……”

可是，莫泊桑已经写了10年诗歌。可以看得出，他是在用散文想，用韵文写。他在这方面实无天才，也许连他自己心里也有数了。因为明显地从这一年开始，他把习作的重点转向了短篇小说和戏剧。

1873年9月24日，一个周末的夜晚，他像往常一样，从巴黎城里来到他和莱昂·封丹在阿尔让特伊租的那间房子，为的是洗却一周平庸、劳累的文书工作带来的烦闷。可是，这天封丹要在城里吃晚饭，不能来同他作伴。独伴孤灯，形只影单，莫泊桑无限凄苦、颓丧。他的目光无意间停留在案头的一本《星期一故事集》上。这是大作家阿尔封斯·都德刚刚发表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所收约40篇短篇小说，大都是写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事，以小见大，生动感人。莫泊桑忽然灵机一动，模仿其中的作品，以自己在普法战争中耳闻目睹的事情为素材，只一刻钟的功夫就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他异常兴奋，当晚就寄给母亲征求意见，并请她尽快寄还，因为他还要“派用场”。

1874年10月20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又写道：“请尽量给我找些短篇小说的题材。白天，在部里我可以挤点时间写作，晚上则全用来写我的剧本。”

即使周末去赛纳河上划船，也不影响他写作。他的好几篇关于划船人的小说，就是在划船时即兴构思后写成的。1875年7月29日，莫泊桑写信给

母亲道：“我驾驭我的大船就像别人驾驶一艘小船一样轻松。当我在半夜里划船去两公里外的布吉瓦尔，向那里划船朋友要一杯朗姆酒的时候，他们大为惊讶。我一直在写跟您说过的那些划船人的故事。我想，从我所认识的划船人的故事里选几则最精彩的，将来可以汇成一本有趣而又真实的小说集。”

莫泊桑从事戏剧创作，始于1874年。那年，为了参加快乐剧院组织的戏剧比赛，他动笔写韵文剧《往昔的故事》。剧本不久后完成了，可是在比赛中却名落孙山，他只能空望着1000法朗奖金兴叹。第二年莫泊桑创作了独幕剧《一次排演》，可这出戏也遭到通俗喜剧院的冷然拒绝。遵从老师的这个愿望，并且依据老师提供的材料，1876年，莫泊桑开始写一部大型诗歌体历史剧——《吕恩伯爵夫人的背叛》。这部三幕历史剧的写作进展非常缓慢。说来有趣，他上演的第一部剧作，竟是他和赛纳河上划船的伙伴们的集体创作。

那是1874年冬天，划船的美好季节已经结束。为了消磨时光，首先由莫泊桑想到这个主意：依据他们自己的生活，写一出自然主义闹剧。伙伴们热烈响应。于是，由莫泊桑执笔，大家集思广益，加油添醋，一幕接一幕，一边说笑，一边打闹，完成了这个剧本。剧名叫《在玫瑰叶土耳其楼》。这“玫瑰叶”使人联想到他们的“树叶号”。而“土耳其楼”则典出于福楼拜《情感教育》末尾所写的佐拉伊德·土耳其开的妓院。剧情很简单：一对来自外地的年轻夫妇初到巴黎，想找一家旅馆，却不料误入妓院；通过他们在妓院里的所见所闻，展现出这家妓院的种种情景。1875年3月8日，莫泊桑在给母亲的信中宣布：“亲爱的母亲，我们——几位朋友和我——即将在勒鲁瓦的画室里演一出绝对淫猥的戏。福楼拜和屠格涅夫将要出席。不用说这是我们的作品。”事实正如莫泊桑所泰然宣称的，这的确是一出“绝对淫猥的戏”。

这样的戏，当然不能在大庭广众间献演。它只在小范围内演了两场——一场在1875年，一场在1877年。1875年4月13日在勒鲁瓦的画室演出的第一场，观众虽然寥寥无几，却包括了以福楼拜为首的几位法国文坛名士；还有一位显要的观众就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福楼拜对这出戏的上演兴趣甚浓。演出那天，他很早就光临“剧场”。爬上高踞于6楼的勒鲁瓦的画室，对年逾半百、身体肥硕的福楼拜来说可够艰难的。他一边诅咒着，一边吃力地登攀，在二层楼脱下了大衣，三层楼脱下了礼服，四层楼脱下了背心！演员还是莫泊桑一班人，没有1个女的。4个妓女全由男人扮演，其中包括莫泊桑。“小蓝头”演那个天真无邪的外地青年女子，未来的著名作家米尔波演她的丈夫，勒鲁瓦演侍役，“独眼龙”演妓院老板。“高帽子”则演各种过场人物，他化装得维妙维肖，声调也因角色而异，一会儿是掏粪工，一会儿是退伍上校，一会儿是消防队员，一会儿又是英国嫖客。整个演出，出乖露丑、插科打诨、恶谑之极。福楼拜笑得前仰后合，眼泪直流，赞叹“真新鲜！”其实，福楼拜并不认为这种无聊的闹剧在艺术上有什么价值，不过可开心解闷而已。观看1877年5月31日那场演出的爱德蒙·德·龚古尔也在当天的日记中表示了他的反感。

莫泊桑的剧作未能打入剧院，他的短篇小说倒是接连载诸报刊，第一篇派上用场的短篇小说题为《人手模型》。这个短篇于1875年发表在《洛林季

爱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妓女爱丽萨》、《勒门·莫普兰》、《翟米尼·拉赛特》等。

风桥年鉴》上，用的是“约瑟夫·普吕尼埃”的笔名。

莫泊桑的这篇小说是从他早年的一次实际经历获得灵感的。1868年夏天的一个上午，约摸10点钟左右，他正在埃特尔塔海滨游玩，忽听说一个英国人在阿蒙门巨岩下游泳，卷入急流。莫泊桑立刻跳上一只船，同一些渔民前去搭救。得救的英国人从此和莫泊桑相识，并请他去吃饭，以表谢意。莫泊桑这才知道，此人即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文伯恩。当时，斯文伯恩的怪诞心理和荒唐生活方式还颇令莫泊桑费解，连他住房的景象也让莫泊桑惊异。特别是挂在房内的那张画，画的是一颗死人的头，放在一个贝壳里，漂游在无边的大海上；还有一只人手模型，干巴巴的皮肤，裸露的黑色肌肉，雪白的骨头，还带着斑斑血迹。可能诗人在离开埃特尔塔时把这人手模型赠给莫泊桑了。这“手”后来一直是莫泊桑的心爱之物，他还曾别出心裁地要把它拴在门铃的拉绳上。但封丹说这会吧来客吓跑，好客的莫泊桑才改变主意，把这只“手”放在卧室里，直到他生命的末日。小说《人手模型》表明，这只手是如何萦绕于莫泊桑的脑海，并激发起他多么奇异的想象。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年轻的大学生，他有一只爱若至宝的人手模型。那手是从一个杀人犯的身上截取下来的。大学生想把它拴在门铃的拉手上，并开心地为此祝酒：“为你主人的不久光临而干杯！”不料这只手却活动起来，要扼死这位新主人。年轻的大学生疯狂了。直到人们把这只手植回原主人的尸体之上，一切才又恢复正常。

“浪漫蒂克！荒诞不经！”在弟子的处女作中，福楼拜发现了法国作家瑞拉尔·德·奈瓦尔、美国小说家爱伦·坡和德国小说家霍夫曼的浪漫主义的明显影响，而这与他崇尚写实的文学主张背道而驰。他告诫莫泊桑：不能凭想象写小说，而应着重生活，牢牢地立足于生活的泥土之上。

《人手模型》的发表，大大地鼓舞了莫泊桑致力于小说创作的兴趣和信心。老师的教导使他思想豁然开朗。他更勤奋地投入了短篇小说的习作。1875年10月，他激动地向母亲报告，他正计划写一系列短篇小说，总题为《小人物的荣辱》，而且他已经确定了6个题材。

莫泊桑后来虽然没有使用《小人物的荣辱》作为总标题，但它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它象征着莫泊桑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基本确立。迄今为止，莫泊桑不一直是个小人物，并一直生活在小人物中间吗？他最熟悉小人物，最了解他们的光荣和屈辱、优点和缺点、痛苦与欢乐。他从此要努力以自己的短篇小说抒写这一切。在经历过多少曲折之后，他终于找到自己应走的康庄大道。

欣喜的母亲又一次探询她无限信赖的老友：吉是否到了可以离开他的“办公牢房”，靠文学为生的时候呢？

福楼拜同样欣喜。但是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回答洛尔：“现在还为时太早，

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文伯恩（1837—1909）：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主要作品有诗剧《阿塔兰忒在卡吕冬》、长诗《日出前的歌》等。

瑞拉尔·德·奈瓦尔（1808—1855）：法国诗人、散文家。代表作有组诗《幻景》，散文《希尔薇》、《奥雷丽亚》等。

爱伦·坡（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批评家。主要作品有诗集多部、短篇小说集《述异集》、理论著作《诗歌原理》等。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等。

太早。急于求成，他将会一事无成的。”

各种文学形式之间都有它们的共性，诗歌和戏剧的素养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自然也不无裨益。但是，小说创作毕竟有它的特殊规律和要求。而这也正是福楼拜认为莫泊桑极待摸索和训练的。他对莫泊桑的指导也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了。

在福楼拜看来，独创性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至为重要。他斩钉截铁地对莫泊桑说：“如果一个作家有他的独创性，首先就应该表现出来；如果没有，就应该去获得。”

可是独创性并非什么奥秘的灵性，而是用心观察的结果。福楼拜向莫泊桑阐述道：“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地用心观察它，以便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任何事物里，都有未曾被发现的东西，因为人们用眼睛观看事物的时候，只习惯于回忆起前人对这事物的想法。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一些未被认识过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掘。为了要描写一堆青火和平原上的一株树木，我们要面对着这堆火和这株树，一直到我们发现了它们和其它的树、其它的火有所不同的时候。”

然而只能发现事物的特点还不够，还要善于表达这些特点。福楼拜进一步要求道：“当你经过一个坐在自家门前的杂货商时、经过一个吸着烟斗的守门人时、经过一个马车站时，请你给我画出这杂货商和这守门人的姿态，用形象化的方法描绘出他们包藏着道德本性的形体外貌，要使我不至把他们和其他杂货商、其它守门人混同起来；还请您用一句话就让我知道马车站某一匹马和它前前后后 50 来匹马有什么不同。”

最后是语言的锤炼。对文学语言完善的追求达到呕心沥血程度的福楼拜，同样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弟子：“不论人们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词最能表示它，只有一个动词能使它生动，只有一个形容词使它性质最鲜明。因此就得去寻找，直到找到这个词、这个动词和这个形容词，而决不要满足于‘差不多’，决不要利用蒙混的手法，即使是高明的蒙混手法，决不要借助于语言的戏法来回避困难。”

这是一位文学大师指明的高度，是这位大师依据他本人达到的艺术高度，不，甚至是依据他为之不懈奋斗的艺术理想所指明的高度。这样的高度几乎是不可企及的。然而，莫泊桑却实实在在地开始一步步攀登了。

一年一年又一年，莫泊桑遵循大师的教诲，时时注意观察和捕捉生活中一切事物的特点，像一个美术系大学生写生一样，用文学语言作描写人物和环境的练习，构思出一篇篇小说的蓝图。同时他也为报纸写专栏文章。1876 年他发表的《福楼拜研究》一文，被福楼拜誉为人们所写的最好的福楼拜研究文章。莫泊桑 1877 年写的那篇《16 世纪法国诗人》，也深受福楼拜的赞赏。但这位严师却一再告诫他不要急于发表小说作品：“小伙子，这样的东西还是不要发表为好。这是学斐耶的……这是学大仲马的……要把一切都忘掉……不要拜倒在任何人面前……不要操之过急！”所以在《人手模型》问世后的 3、4 年间，莫泊桑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

决不要认为莫泊桑的天才是自天而降的。他每向天才的高度迈进一步，都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赞叹莫泊桑日后的高产时，还须知他也曾有过叫苦不迭的日子：“三周来我每晚都尽力写作，然而未写出一页干净的稿纸。”

在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莫泊桑不仅要克服习作中不可避免的困难，而且还要遭受世人的嘲讽——因长期写作而不见发表——和上司的干预。特

别是 1878 年他调到会计部门工作以后，终日坐在科长鼻子底下，矛盾更加尖锐。

“您在做什么，莫泊桑先生？我很少见您这样积极过。莫泊桑先生，您是拿国家的钱替国家办事的。”科长冯奇先生以挑衅的口吻问道。

“可是，先生，我已经完成自己的工作。”

“在 7 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我明确地禁止您干分务以外的事。”

“可是，先生，我没有什么事可干了。”

“那就把我们 10 年来的公函拿出来，读一读，这对您有好处。”

冯奇先生咄咄逼人的态度，迫使莫泊桑更加勤奋地工作。他总是把每天的文牍完成得比同事们又好又快，以便能赢得少许时间继续他的写作。可是，冯奇先生仍不见容。在一次全科大会上，他闭而不谈莫泊桑办公之辛勤，竟对莫泊桑大加挞伐。其语言之恶毒，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我这里不得不谈到莫泊桑科员。”冯奇先生说到这里，整了整他的领口，正所谓“正襟危坐”，“身为国家雇员，莫泊桑都干了些什么呢？他在公事文件的下面藏着稿纸，以办公为幌子一心营私，真是利欲熏心！”

也许冯奇先生认为仅仅从行政角度加以痛骂是不足以使这位部下“回头是岸”的，于是，他又以文学内行的口吻对莫泊桑大加讥讽：“再让我们看一看莫泊桑先生的才能吧。他近来正忙于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也许他还有写长篇小说的雄心。可是据我看，他却连什么是长篇和中篇都不甚了了。”

莫泊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刁难和打击。他决定放弃海军部较好的经济待遇，而请福楼拜帮助，于 1878 年 12 月调到公共教育部，在部长办公室做一名随员。

1879 年 2 月，莫泊桑的剧本《往昔的故事》终于上演；12 月，又发表了《西蒙的爸爸》。这是他第一篇出色的小说，不过，这也只是小试锋芒。1880 年 1 月 13 日，福楼拜终于在给出版家沙邦吉埃的夫人的信中作出了最后的判断：“小伙子确有才华，我可以向您证实这一点，我想我是懂行的。”

8. 《羊脂球》

在长期磨砺之后，一颗文学的巨星，就要飞升于法兰西的文学苍穹了！

福楼拜 1880 年 1 月 13 日对莫泊桑“确有才华”的断语绝不夸张。有人说：莫泊桑是克鲁瓦塞作坊里锻造出来的。的确，十余个春秋，福楼拜亲眼看着莫泊桑在千锤百炼中成长，再也没有谁比他更了解莫泊桑了。而在作出上述断语之后不几天，福楼拜读了莫泊桑的新作《羊脂球》以后，对莫泊桑的才华更加深信不移。1880 年 2 月 1 日，他在给甥女科芒维尔夫人的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羊脂球》，我的弟子的这篇小说，是一部杰作。今天早晨读了校样后，我坚持用‘杰作’这个词。这是一部结构精妙、富于喜剧性和观察力的杰作。”

《羊脂球》是一部介乎中篇和短篇之间的小说，它最早发表在题为《梅塘晚会》的小说集中。这事得从莫泊桑与以自然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左拉为首的梅塘集团的关系谈起。

艾米拉·左拉比莫泊桑大 10 岁，按其成名的时间而言，属于与福楼拜同辈的作家。从 60 年代下半叶开始，他在一系列论著中全面、系统地提出了自然主义的文学理论。左拉认为可以把科学实验的方法应用于文学创作，他强调对事物细节和表面现象的精确描写，要求作家在作品中严守中立和客观态度，他偏爱描写社会的黑暗和丑恶，倾向于用生物学规律来解释人和社会，并试图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加以贯彻。1877 年，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小酒店》发表了。作品以逼真的形象勇敢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非人的生活状况，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左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地位也得到了更广泛的注意。

莫泊桑是 1874 年在巴黎慕柳街福楼拜住所的每星期日聚会是认识左拉的。人们还记得，1875 年 4 月，左拉曾观看过莫泊桑执笔的那出闹剧的演出。也就在那个月，莫泊桑向左拉表达了他对左拉的新作《莫雷教士的过错》的赞赏。

1876 年，通过在福楼拜住处结识的保尔·阿莱克西₁的介绍，莫泊桑认识了莱昂·艾尼克₂、昂利·赛阿尔₃和乔治·卡尔·于依斯芒斯。他们 5 人年龄差不多，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左拉的景仰者，意趣相投。一个星期四的晚上，他们臂挽着臂前去圣乔治街左拉家里拜访，受到左拉夫妇的热情接待，晚饭后，又纵谈文学艺术，直到夜阑。从此，他们每逢星期四的晚上，在圣拉萨尔街和勒阿弗尔巷拐角的特拉普餐馆吃完晚饭，便到这里集会。以左拉为核心，一个小小的集团就这样自然地形成了。

但这并不足以形成社会影响。几个年轻人提出大张旗鼓
</ZSBJ14800150_0084_0/ZSBJ> 保尔·阿莱克西(1874—1901)：法国作家。《梅塘晚会》载有他的中篇小说《战役之后》。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缪尔先生的日记》等。

</ZSBJ14800150_0084_1/ZSBJ> 莱昂·艾尼克(1851—1939)：法国作家。《梅塘晚会》载有他的中篇小说《‘大七’事件》。

</ZSBJ14800150_0084_2/ZSBJ> 昂利·赛阿尔(1851—1924)：法国作

乔治·卡尔·于依斯芒斯(1848—1907)：法国作家。《梅塘晚会》载有他的中篇小说《背上背包》。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逆流》等。

家。《梅塘晚会》载有他的中篇小说《放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美好的一天》地举行一次公开宴会。莫泊桑保证可以说服福楼拜出席，左拉这才表示赞成。1877年4月，宴会果然举办了。出席者除上述5伙伴，年轻人还有奥克塔夫·米尔波，名人则有福楼拜、龚古尔和左拉。1877年4月13日的《文学共和国报》这样风趣地报道宴会盛况：

《包法利》 菜汤。

《妓女爱丽萨》 肉色鱈鱼

《圣安东》 块菰小母鸡

《纯朴的心》 朝鲜蓟

自然主义冰淇淋古波 葡萄酒

《小酒店》 烧酒

对于成立派别，福楼拜有力无心，龚古尔有心无力，只有左拉二者兼具。左拉的自然主义集团盟主地位就这样确定了。后来，左拉和莫泊桑等5个星期四晚上的聚会常在巴黎西郊左拉新建的梅塘别墅举行，世人便将他们称之为梅塘集团。这个自然主义集团的第一个集体文学产物，就是小说集《梅塘晚会》。关于此书的产生，莫泊桑在1880年4月17日给《高卢人报》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有一年夏天，我们聚集在左拉的梅塘别墅。……夜间美极了，很温暖，充满了树叶的馨香，所以每晚我们都到别墅外面的“大岛”上散步。

我用“娜娜”号小船把大伙渡到对岸。

有一个夜晚，明月当空，我们谈到了梅里美。太太们常常这样谈到他：

“他说的故事多么娓娓动听啊！”这时，于依斯芒斯说了大致这样的话：“说故事家是一个不会写作、神气活现地胡说八道的家伙。”

我们逐个地回忆了所有著名的说故事家，赞扬了那些能够口头即兴发表的说故事家。我们所熟悉的人当中，最出色的是伟大的俄国人屠格涅夫，他几乎可以说是法国式的巨匠。保尔·阿莱克西认为，要写一个短篇故事并非易事。怀疑论者赛阿望着月亮喃喃道：“这是多美的一幅浪漫主义背景啊，应该把它用上……”。于依斯芒斯添上一句：“……在讲情意绵绵的故事的时候。”左拉认为这是个出色的想法：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讲一个故事。这个主意我们觉得非常有趣，于是我们商定了。为增加些困难，每个人都必须保留第一个讲故事的人所选择的题材范围，在此基础上，各自展开不同的复杂离奇的情节。

我们坐好了。在沉睡的田野一派恬静中，借着明亮的月光，左拉给我们讲了战争悲惨历史中的可怖一幕，这就是《磨坊之役》。

当他讲完以后，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喊起来：

“应该快点把它写下来！”

左拉笑着回答说：

“已经写成了。”

第二天轮到我讲。

再下一天，于依斯芒斯讲了一个毫无战斗热情的士兵可怜遭遇的故事，把我们乐坏

指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圣安东的诱惑》。

福楼拜的短篇小说。

左拉长篇小说《小酒店》的男主人公。

左拉的长篇小说。

了。

赛阿尔讲了巴黎被围时期的事，他作了新的解释。这是一个充满哲理的故事。虽说不完全真实，却也极为逼真，甚至可以说是从荷马史诗以来生活中一再重演的故事。因为如果女人能永远促使许多男人去做愚蠢的事，那么她给以青睐的那些斗士较之其他人自然要吃更多的苦了。

艾尼克又一次向我们证实，人在单身独处时，常常是理智的、聪明的，而一旦他们聚成一群时，必然会变成粗暴的动物。——这种情形可以称之为人群陶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包围妓院、屠杀不幸的娼妓更可笑、更可怕的事了。

阿莱克西叫我们等待了4天。他没有找到适当的题材。开始他想讲侮辱死尸的普鲁士人的故事，我们不乐意听，他便住口了。最后他想出了一个贵妇人滑稽可笑的轶事。这位太太收殓她死于战场的丈夫，却对一个“可怜的伤兵”动了心——这个伤兵原来是位神父。

左拉认为我们的故事很有趣，建议我们把它编成一本书。

良辰，美景。夫人、雅士轮流地讲着故事。梅塘集团的先生们简直成了《十日谈》中的人物！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正如艾尼克指出的：莫泊桑爱把一切都说得神乎其神。而莫泊桑后来也承认，他把事物“小说化”了；而他这样做，是为了能够招徕读者。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艾尼克在澄清莫泊桑编造的神话时是这样说的——他的说法得到了赛阿尔的证实：

一天，他们5人在巴黎城里左拉的住所吃饭，席间谈起1870年的战争。他们当中有好几个人当时都曾投笔从戎。

“喂，喂，何不就这个题材出一个集子，一部中篇小说集？”左拉提议。

“好呀，干嘛不？”阿莱克西说。

“你们有题材吗？”

“我们会找到的。”

“叫什么书名呢？”

“《梅塘晚会》。”赛阿尔说。

不过，莫泊桑在1880年1月5日给福楼拜的信中倒是说了一点实情：在拟议这部小说集的时候，左拉、于依斯芒斯和赛阿尔都有一篇现成的作品，只待莫泊桑和艾尼克、阿莱克西写成交来，全书便可大功告成。

莫泊桑是在1879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写成那篇小说的。小说题为《羊脂球》。它以普法战争为背景。一辆马车从被普鲁士侵略军占领的卢昂城出发，可尚未沦陷的勒弗尔港驶去。车中的乘客是一对工业家、一对贵族、一对商人、两个修女、一个民主党政客和一个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同行的那些自命高贵、圣洁的人们对羊脂球都极表轻蔑。可是，当马车在途中错过了旅店，饥肠辘辘的贵族资产者们发现只有羊脂球带着食物，便逐渐改变态度，直到毫不客气地把她所带的食物吃了个精光。马车终于到了一个镇上，占据该镇的普鲁士军官因羊脂球拒绝陪他过夜，不许他们继续前行。起初，旅伴们都对羊脂球表示同情，似乎与她同仇敌忾。但随着行期的延误，工业家、贵族、商人和修女一天天变了。他们先是婉言劝诱，继而旁敲侧击，最后大举进攻，迫使羊脂球答应敌军官的无耻要求。而事后，他们却对羊脂球倍加轻蔑，以显示自己的“高洁”。在下一段路上，他们足吃足喝，一任羊脂球忍饥挨饿。马车继续前行。在前面的丑剧中扮演旁观角色的自命革命的民主党人高纽

岱，发现了一个戏弄人的妙法。他用口哨吹起《马赛曲》来，甚至还低声唱出几句歌词，弄得那些人好不窝火：

对祖国的神圣的爱，
快来指挥、支持我们复仇的手！
自由，亲爱的自由，
快来跟保卫你的人们一起战斗！

而在黑暗中，在口哨吹到两节曲调之间停歇片刻的时候，偶尔传出羊脂球没能忍住的一声啜泣。

据说，当莫泊桑在左拉的住所读完他的手稿时，在场的人都为这部杰作的精彩内容和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而深感意外。他们激动万分，全体起立，像对一位大师一样向莫泊桑表示敬意，以致久久无言。

1880年4月15日，《梅塘晚会》问世。书中收有6篇小说，除了莫泊桑的《羊脂球》，其它有：左拉的《磨坊之役》，小说通过一个老人和一对即将成婚的青年与占领磨坊的普鲁士侵略者的殊死斗争，表现了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精神；于依斯芒斯的《背上背包》通过一位年轻的士兵在溃散时由于生病而辗转于医院之间，反映了他在战争中的经历；赛阿尔的《放血》，写一个法国将军竟由于爱上一个女冒险家而影响自己对战争的指挥，于尽蠢事；艾尼克的《“六七”事件》，写一群士兵得知一个伙伴被妓院老板伤害而对妓院大肆屠杀；阿莱克西的《战役之后》，写一个受伤的神父被一个收殓丈夫尸体的女人搭救，二人竟在载尸车中产生了感情。这6篇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参差不齐。

最了解自己弟子的福楼拜，是《羊脂球》的第一读者，也是首席评论家。读过校样，这位别具慧眼的长者立即就洞悉了它的非凡价值。他在随即给莫泊桑的信中对弟子忘情地予以称赞，并对这部作品精辟地细加品评：

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你，我认为《羊脂球》是一部杰作。是的，年轻人，它正是出自一位大师之手。文章构思很新颖，通篇浑然一体，而且风格卓越。景物

和人物如在眼前，心理描写很有功力。总之，我非常高兴：有两三次，我都放声大笑起来。……

你可以深信，这篇短短的小说将留传后世。你笔下那些资产者的面孔多么维肖维妙！没有一个不成功的。高纽岱绝妙而且真实。满脸小麻子的修女，好极了；而伯爵，口称“我亲爱的孩子”；还有那结尾！可怜的妓女哭泣着，而另一位却在唱《马赛曲》。妙。

我真想拥抱着亲吻你一刻钟！真的，我很高兴。我开心，我赞美！

的确，《羊脂球》通过一群人结伴旅行的前前后后，高度概括地描绘出法国各阶层在普鲁士占领者面前的不同态度；以一个羞于委身敌寇的妓女作对照，淋漓尽致地刻画出只顾私利而不顾民族尊严的贵族资产者们的寡廉鲜耻，这构思可谓匠心独运。所塑造的人物个个都很典型，既体现出一定阶级的共性，又具有鲜明的个性。作者运用精心、生动的细节描写刻画人物、烘托气氛，异彩纷呈，每每令人拍案叫绝。《羊脂球》不愧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和谐统一的艺术珍品。

首次上市的《梅塘晚会》冠有这样一个含有挑战意味的简短序言：“我们做好思想准备去领教各种各样的攻击，恶意和无知的，因为而今的批评界已经向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的证明。我们所关心的仅仅是公开肯定我们的真正友谊和我们的文学倾向。”这样，就不啻是打出了宣战的旗帜。批评界反应之强烈该是可想而知的。

《费加罗报》率先应战。它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一篇少有的傲慢宣言中，一小帮年轻人向批评界扔出了挑战的手套。《梅塘晚会》不值得批评界费一行的笔墨。除了放在卷首的左拉的那个中篇小说之外，尽是些最次的货色。”

《时报》也不甘落后：“要是这些小说有什么新鲜之处，要是它们同现时那些平庸之作有所区别，那倒也不妨谈论一番。不幸，雄心壮志也仅仅表现在开场白里：尽管头戴翎饰，内容却是再一般不过。自命信仰左拉的这些年轻人，继承了他的自负，而非才能。”

深知自己作品的思想锋芒的莫泊桑，早在1879年12月2日给福拜楼的信中就说：“我正在扎扎实实地写我那关于卢昂女人和战争的中篇小说。今后穿过卢昂时，我将不得不身揣手枪了。”由此可见，他对这几个无聊文人的罗嗦并不在意。更何况广大公众和高明的评论家是不会误解一部真正好的杰作的。一位评论家写道：“莫泊桑先生写了外敌入侵时期一个残酷的，然而又是诙谐的插曲。”另一位曾经批评过莫泊桑的评论家写道：“莫泊桑先生的《羊脂球》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莫泊桑先生——我曾在本报严厉对待过作为诗人的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散文家。”名作家邦维尔则预言：“人们将不厌其烦地一读再读这部《羊脂球》。”《梅塘晚会》的出版，使莫泊桑的名字很快就传遍了巴黎的所有沙龙。

莫泊桑曾经把一本《梅塘晚会》送给表姐吕茜·勒·普瓦特万和表兄路易·勒·普瓦特万，题词是：“献给我亲爱的表姐吕茜·勒·普瓦特万和我亲爱的表兄——高纽岱的儿子。”高纽岱是《羊脂球》中那位民主党人的名字。“而莫泊桑表兄表姐的继父叫高尔东，也是个民主党政客。可见，实际生活中的高尔东就是小说人物高纽岱的原型。据查，小说中的工厂主卡雷·拉马东先生和妓女羊脂球都可以找到一定的原型。这里且只说羊脂球的原型，她叫阿德里安·勒盖，是卢昂的一个妓女，也有一个“羊脂球”的绰号。她在1870年确有过一段如小说《羊脂球》中所写的经历。莫泊桑并不认识她，是姑父高尔东对他讲的。《羊脂球》发表多年以后，莫泊桑才得以和她见面。那时，她坐在剧场的包厢里。莫泊桑长时间好奇地看着她，似乎颇为激动；接着便到那包厢里去找她。散戏后，莫泊桑又和她一同吃了夜宵。这女子结局很惨：1892年因付不出7法郎的房租而自杀。她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她的形象和经历将随着小说杰作《羊脂球》而留存后世。

由于《羊脂球》的成功，正如莫泊桑自己常说的，他“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不过，他却不愿像流星那样一闪即逝。老师在信中激励他：“再努力写出一打这样的作品来，那时，你就会成为一个人物了。”是的，他还要不懈地奋进，向更高的艺术顶峰攀登。

泰奥多尔·德·邦维尔（1823—1891）：法国诗人、戏剧家、批评家。主要作品有诗集《金色的韵律》等。

9. 痛失良师

《羊脂球》于 1880 年 4 月 15 日和读者见面后仅仅一周，莫泊桑的唯一一部《诗集》也紧接着问世。莫泊桑拿到样书，首先就寄一本到克鲁瓦塞。福楼拜已经在热切期待着了。书一到手，他立刻翻阅；刚掀开封面，老人的热泪便潜然而下。原来那扉页上印着这样几行献辞：

献给

居斯塔夫·福楼拜

我衷心挚爱的杰出的慈父般的朋友

我最最敬慕的无可挑剔的导师

读罢《诗集》，福楼拜心潮难平，当即给莫泊桑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

我的年轻人：

你有理由爱我，因为你的老头儿真心爱着你。

你的献辞使我回想起好多人：你舅舅阿尔弗莱德，你的祖母，你的母亲。有好一会

儿，我这老头儿心中酸楚，泪眼模糊……

与此同时，《羊脂球》引起的轰动并未稍减。短短半个月里，《梅塘晚会》就出了 8 版。莫泊桑当然又及时向老师作了报告。福楼拜闻知，在 5 月 3 日给莫泊桑的信中写道：“……《梅塘晚会》出了 8 版？而我的《三故事》才出了 4 版。我简直要嫉妒了。”果真嫉妒吗？不，他打心眼儿里为弟子感到高兴和骄傲。就在这封信里，他告诉莫泊桑：“你下星期初就可以见到我了。”是的，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亲眼看一看巴黎向自己的弟子祝捷的盛况。

1880 年 5 月 8 日，星期六。和老师见面的日子再过两天就到了。自上次分手以来，情况发生了多么可喜的变化！这次见面，老师为庆祝高徒的成就，弟子为感谢恩师的栽培，定然要比往常更加尽兴地开怀畅饮。下午 3 时半，莫泊桑下了班，一边向寓所走去——他要回去作周末郊游的准备——一边想着与老师见面的愉快情景。蓦地，门房昂日夫人在楼梯口拦住了他：

“莫泊桑先生，您的电报。”

电报是住在巴黎的福楼拜的甥女科曼维尔夫人发来的：“福楼拜中风，无救。6 时动身。”简短的电文，像突然袭来的闪电，直刺莫泊桑的心坎。那期待中的重逢，难道要被死神化为永诀？不！40 天前，福楼拜在克鲁瓦塞招待都德、左拉、龚古尔和出版家沙邦吉埃欢度复活节时，还是那样谈笑风生，步履稳健；死神不会这样快就降临到他的身上。……

但是，从他的周末郊游地勃松转来的一份鲁昂来电，证实了他不祥的预感：“请通知住在普兰旅店的莫泊桑先生，居斯塔夫·福楼拜今日猝死于克鲁瓦塞。”多么残酷的现实！他再也无法回避了。

莫泊桑在极度的悲哀中挨到了傍晚 6 时，在圣拉萨尔火车站与科曼维尔夫妇会齐，便同车前往鲁昂。一路上科曼维尔夫妇一直在小声商量着什么——科曼维尔夫人是福楼拜的财产继承人，他们有不少事需要操心。莫泊桑则独自沉入了深深的往事回忆。

“慈父般的朋友”，“无可挑剔的导师”，莫泊桑这样称呼福楼拜的确是出自肺腑。在他 10 余年的成长道路上，哪一程没有福楼拜的关怀和帮助！福楼拜不仅指点他如何写作，而且引荐他结识文坛名流，为他和报刊、出版社建立联系，甚至还在他面临危局时挺身给以保护。啊，恩师在艾汤普事件中为援救他而奔走呼号的形象，此刻又重现在他的眼前。

1879年11月1日，在巴黎南面的艾汤普城出版的《现代自然主义评论》刊登了莫泊桑一首约200行的长诗，题为《一个少女》。长诗赤裸裸地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性爱。这首诗是1876年3月在《文学共和国报》上发表过的旧作，原题为《在河边》。当年发表并未引起任何訾议。莫泊桑谋求调至公共教育部工作时，福楼拜给巴尔杜部长看过这首诗，这或许还对调动的成功起了良好的作用。可是，《现代自然主义评论》转载此诗时，恢复了当初被删去的露骨描写，这就让当局抓住了把柄而引起轩然大波。艾汤普的检察院对作者提出了“有伤风化、有伤公共道德和宗教道德”的严厉指控。这让莫泊桑大伤脑筋。他生怕这会砸掉他在公共教育部的饭碗，于是连忙向老

师求救：“我需要您写一封安慰性的、充满慈父感情和哲理的长信”，“信中要有您对《在河边》的见解，从文学角度，也从道德角度来看这首长诗（艺术道德无非是美）”。“我的律师认为，像您这样一位曾因写了一部杰作而被追究，好不容易才被宣告无罪，后来得到了荣誉，最终被各派公认为无可指责的大师的天才人物，凭您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您的信一发表，就足以平息这个事件。”这哪里是要求，简直是撒娇的孩子在指挥溺爱自己的长者。

福楼拜接到这封求援信，居然领命不误。他四处奔走，疏通关节，并且在1880年2月21日的《高卢人报》上发表了莫泊桑布置的给莫泊桑的长信。

“这是怎么搞的，从前刊登在今已不复存在的一家巴黎报纸上的一首诗，一经外省报纸转载，就成了罪恶的东西？那我们得怎样才好呢？我们还能写什么呢？”福楼拜振振有词地质问。他避而不谈转载时恢复了色情段落这一要害。

“必须弄清这样一个问题：‘道德就存在于艺术之中’。凡是善的，就是道德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一切。诗歌，像太阳一样，给粪堆撒上金光。看不到这一点的人，活该！”这高明的理论，也完全是莫泊桑定下的调子。

福楼拜的特殊地位果然产生了影响。1880年2月26日，总检察官函谕艾汤普地方检察官：“我谨要求您结束这场诉讼，并作出不予起诉的裁定。”

然而，福楼拜对他绝不是一味溺爱。这位“慈父般的朋友”发现他的缺点，总是及时提出规劝。此刻，越过列车的隆隆巨响，他又听到了恩师一次次语重心长的话语。

“你说世事总是没有变化；——这话也对，可话又说回来，你对于世事又知道些什么呢？要紧的是仔细去观察。”

“你说总感觉词儿不够。那去寻找，你一定会找到的。”

“我亲爱的朋友，看来你好像很烦恼，你这样烦恼让我很难过，因为你本来是可以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的。听着，年轻人，必须更多地工作。我甚至怀疑你有点懒惰。嫖妓太多，划船太多，锻炼也太多。有教养的人不需要医生所主张的那么多的运动……”

“你生活在一个地狱里，我知道这一点，并且从心底里为你难过。但是从傍晚5点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所有这些时间你都可以献给缪斯。抬起头来！总是忧伤烦恼有什么用？应该像个坚强的男子汉那样对待自己；唯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坚强的男子汉。”

列车沿着同赛纳河平行的铁路线飞驰，像是在和呜咽西去的河水竞赛，看谁先赶到逝者的身旁。依然沉思着的莫泊桑，眼前仿佛升起熊熊的炉火。——他又进入了另一件往事的画面。只有莫泊桑目睹了这件往事，这就足以见

得他和福楼拜关系之亲密。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一天，福楼拜来信，要莫泊桑周末去克鲁瓦塞，因为他要做一件“痛苦的杂务”，希望莫泊桑能给他作伴。

莫泊桑遵命到达，令福楼拜十分欣慰：“谢谢你来了。我要把没有分类的旧信全部烧掉。我不愿让人在我死后读这些信；可我也不愿独自一人做这件事。你就在一张扶手椅上过夜。你可以看书，我烦闷了，咱们就聊一会儿天。”

晚饭时，福楼拜喝了好几杯葡萄酒，反复念叨着：“我必须忘其所以。我可不愿到时又心软起来。”吃完饭，他们便进入宽敞的书房，壁炉中火势正旺。一只打开的箱子放在壁炉前，里面装满了信札。抽了满满一斗烟以后，福楼拜让莫泊桑坐下看书，自己就烧起信来。平庸之辈的来信，他不屑细看，就掷入火中，而他认为有价值的，就保留下来。

一会儿，他打开一札厚厚的信。“这是乔治·桑的，你听着。”他念起来，那是几段谈论哲学和艺术的美好文字。读罢，他一再感叹：“啊，多么好的闺中伟人！”

一会儿，他又拿起一札字体纤秀的信。“这是妈妈的。”他给莫泊桑念了几段，闪烁的泪珠便顺着面颊流下来。

他不时地念着一个人的名字，流露出黯然神伤的表情。而某些信中的蠢话，又会使他捧腹大笑。

凌晨4时的钟声响了。他突然在信札中间发现一小捆东西，用一条细带子束着。他慢慢打开，原来是一只小巧的缎子舞鞋，鞋壳里有一条女人的手绢，包着一朵凋谢了的玫瑰花。这好像是某一个夜晚留下的纪念。福楼拜动情地亲吻了这三件遗物，发出几声痛苦的叹息，这才决然把它们扔向火中。

莫泊桑终于来到他熟悉的克鲁瓦塞。老师安卧在床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由于中风，黑色的血液使脖子肿胀起来。

莫泊桑这才得知老师逝世的详情：他前几天身体很好，长篇小说《布瓦尔和佩居谢》只差10几页就要完稿了，他十分高兴。星期五晚上，他还和邻居弗坦医生一起朗诵高乃依的诗来着。第二天早晨他一直睡到8时，洗了澡，梳理穿戴完毕，又读了当日的信件。这时他感到略有不适，于是唤使女去找弗坦医生。不巧，这位医生刚刚外出。他自己打开一瓶香水，搓了搓太阳穴，然后慢慢躺下。就在这时，他两手痉挛起来，面孔涨得通红，突然停止了呼吸。

莫泊桑一言不发，没有哭嚎，也不哀泣，只是充满了神圣的敬意。他亲手给恩师洗了身子，周身上下擦了浓郁的香水，再穿上全套服装：从衬衣衬裤到白丝袜，从马裤、蝴蝶领结到皮手套。他又亲手给死者合上双眼，梳好髭须和头发。

从履行宗教仪式的教堂到那弥漫着山楂树清香的遥远山冈上的鲁昂纪念陵园，莫泊桑始终伴随着恩师的遗体。福楼拜的墓穴在他父母的左侧，父母的右侧埋着他早逝的妹妹，而在往下不远的地方长眠着他的挚友路易·布耶。墓穴还是父亲早年为他造好的，因他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父母以为他再难活命，便为他准备了后事，谁知他竟活了下来。而今，那小小的墓穴怎容得下这偌大的灵柩？折腾了很久，那灵柩还是头朝下地卡在墓穴的中腰，既不能上，也不能下。那情景，好不凄惨！赶来送葬的老友龚古尔、都德、左拉等再也不忍心看下去，纷纷提前离去。莫泊桑则忍痛坚持到诸事完毕。他依

然默默无言，与科曼维尔夫人戏剧性的呻吟形成鲜明的对照。

回到巴黎，莫泊桑在给科曼维尔夫人的信中才倾吐出福楼拜之死使他感到的哀伤：“我此刻痛切地感觉到生活多么无益，一切努力全是徒劳，事物如此可怕的单调，精神何等的孤独。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种精神孤独的状态中，我只有在能够同他促膝交谈的时候，才不那么为其所苦。……”

福楼拜之死对莫泊桑精神上的打击是如此沉重，以致一位熟知莫泊桑的学者发出这样的感叹：“从来没有哪个儿子因为死了父亲而比他更悲痛的。”

用父子关系来影射福楼拜和莫泊桑之间的关系，是不足奇怪的。事实上，历来就有一种说法，认为福楼拜实系莫泊桑生身之父，也就是说，莫泊桑是福楼拜和洛尔·勒·普瓦特万的私生子。

持这种说法的人，并非绝对没有理由，而且他们的理由还不止一端。

1873年10月10日，洛尔在给福楼拜的信中写道：“……年轻人的心和灵魂都属于你。而我，像他一样，我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完全属于你的。再见了，我亲爱的伙伴，我用我的全部力量拥吻你。……”说出这样的话，可见洛尔和福楼拜的关系非同寻常。此其一。

1893年10月1日，也就是莫泊桑安葬4个月以后，龚古尔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刚刚同保尔·阿莱克西的一次谈话。后者从南方回来，他在那里见到了洛尔。洛尔谈到儿子生前希望将来直接土葬，是因为当年亲眼看到福楼拜的棺木卡在墓穴中，她说：“他心里总想着这事，因为当他在鲁昂主持他亲爱的父亲、可怜的福楼拜的安葬仪式时……。”这里，洛尔明白地道出福楼拜是莫泊桑的父亲。而另一方面，福楼拜在他的《圣安东的诱惑》发表后，给莫泊桑的赠书上这样写着：“赠给我像爱我的儿子一样挚爱着的吉·德·莫泊桑”。福楼拜未曾结婚，何来“我的儿子”？这句话也可理解为他对自己的私生子莫泊桑的一种婉转的承认。此其二。

莫泊桑与福楼拜有惊人的近似之处。他们的体格、脸型乃至五官都有相像的线条。而他们在性格上、心理上、精神上、思想意识上、艺术趣味上的一致尤其明显。他们都酷爱艺术，把艺术奉为唯一的宗教；都对人生采取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态度，都蔑视庸俗的资产者，都厌恶资产阶级的“秩序”，都憎恨军国主义，……此其三。

可是，如果认真地把否定这种说法的理由罗列起来，不但更多，而且更令人信服。

洛尔所谓“我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完全属于你的”，虽是夸张之词，也是有限度的。这是说，她和年轻的莫泊桑一样，“心和灵魂”是属于福楼拜的。在对丈夫彻底失望以后，见老友如此关怀自己的儿子，感激万分的洛尔说出这番话完全可以理解。

洛尔称福楼拜为莫泊桑的父亲，福楼拜说他爱莫泊桑如同爱“我的儿子”，则是因为到了70年代后期，独身的福楼拜和实际上已失去生父的莫泊桑，在长期相处中已建立起亲如父子的感情。洛尔1878年1月23日给福楼拜的信证明，福楼拜在这以前不久开始称莫泊桑为义子。她一开始就写道：“既然你称吉为你的义子，亲爱的居斯塔夫，如果我很自然地又和称谈谈这个孩子，你是会原谅我的。”从福楼拜和莫泊桑的通信中可以看出，相识后的最初几年，老师称弟子“您”，继而改为“你”，最后才称“义子”，这恰恰表明福楼拜并非莫泊桑的生身之父。

莫泊桑虽然在思想意识上受父亲的熏染较少，但他的性格还是同父亲如

出一辙：行为不受任何约束，生活放纵无度……。就外貌而言，莫泊桑虽有几分像福楼拜，但是更像他父亲居斯塔夫·莫泊桑。另外，如果把吉同他的弟弟艾尔维的照片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他们长得犹如一对双胞胎。假若吉是福楼拜的私生子，那么艾尔维应该也是。而这是绝无可能的。因为那时洛尔早已离开了福楼拜依然居住的鲁昂，两家中断了来往。

把洛尔怀孕、分娩的日期和福楼拜的生活年谱仔细算一算，可以为人们作出判断提供更可靠的依据。莫泊桑是1850年8月5日出生的。而1849年10月29日福楼拜就应历史学家马克西姆·杜康的邀请，从巴黎动身，同他一道去了埃及。他离开鲁昂到巴黎的日子更早在10月22日。而在离鲁昂的前天，他一直忙于给杜康和布耶读自己刚完成的《圣安东的诱惑》。杜康在《回忆录》中这样记录着：“朗诵继续32小时，他不间断地念了整整4天，从正午到4点钟，从8点到午夜。”即使从福楼拜离开克鲁瓦塞起，他与洛尔分别的时间之长，也基本排除了莫泊桑是其私生子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如果莫泊桑是福楼拜和洛尔的私生子，那一定发生了以下情况：生理上的例外现象，3人皆不知情，或者3人在彼此的通信中也极轻易地掩盖了实情。

只有过分偏爱传奇的人，才会执着于这种极微弱的可能性。然而，这种人始终存在，不恰好证明福楼拜和莫泊桑之间的父子般的甚至是胜过父子的友谊，已经到了具有传奇色彩的程度吗？的确，在世界文学史上，师生两代都是举世闻名的文豪，而彼此的情谊又如此亲密、诚笃的，恐怕仅此一例了。

判明福楼拜并非莫泊桑的生父，完全是为了尊重客观的事实。就主观而言，在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和浪荡鬼居斯塔夫·莫泊桑之间，人们当然宁愿莫泊桑是前一个居斯塔夫的后代。在这一点上，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艾杜瓦尔·艾里欧在纪念莫泊桑100周年诞辰之际发表的讲话说得好：“如果莫泊桑不是福楼拜的儿子，我为此感到遗憾，因为在他们之间有着无可置疑的精神上的亲缘关系，有那么多的东西联系着这两颗伟大的头脑。……”

不过，莫泊桑这位福楼拜精神继承人所取得的光辉的文学成绩，足可弥补由于他们不是血缘父子而令人感到的遗憾。刚刚埋葬了福楼拜，亲属们围绕遗产的纷争就开场了，连那同逝者一生的伟业密切相连的克鲁瓦塞也最终被他们变卖！而莫泊桑却在悲哀中振奋精神，遵循先师的教导，为写出一打《羊脂球》那样的杰作而继续苦斗。

10. 短篇小说之王

在《羊脂球》爆响以前，籍籍无名的莫泊桑要发表一点东西谈何容易？随着《羊脂球》的发表，局面彻底改观。敏感的报业大王们，态度转变得最快，行动也最为果断。

第一个登门者是《高卢人报》社长阿尔蒂尔·梅耶。

“不管别人作何评论，我拜读了您的小说，觉得非常有趣。请容我说出我衷心的赞美：莫泊桑先生，您具有非凡的才能。”这个犹太人一边舞弄着白手绢，一边观察着对方的反应。

“我登门拜访的目的，就是想阁下卓越的才华和我身为报人的巧妙手腕结合起来，使之相得益彰。直截了当地说，我希望您加入《高卢人报》，成为本报定期撰稿作家”阿尔蒂尔·梅耶见莫泊桑在专心地听着，知是好兆头，便单刀直入。

“写什么呢？”莫泊桑试探性地询问。

“您写什么我们都要。”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莫泊桑当机立断。

“您答应了？谢谢！”阿尔蒂尔·梅耶喜出望外，“明天发预告，下周就见报。”

1880年5月30日，亦即《羊脂球》发表仅40天以后，莫泊桑作为专栏作家的第一篇重要作品——中篇小说《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开始在《高卢人报》连载。它以海军部主任科员帕蒂索为主人公，描写了这位兢兢业业做了几十年伏案工作的职员，因患了高血压病，遵照医嘱每星期日在巴黎城内外散心的种种经历，包含了莫泊桑对往昔海军部“办公牢房”里的难友的生活素描，也有他自身生活经历的写照，帕蒂索拜访左拉一节便是其中之一。这篇小说分好几个部分，每个部分相对独立，而全篇又由帕蒂索这个人物贯穿，联结为松散的整体。这的确是莫泊桑的小说家才能和阿尔蒂尔·梅耶的报人机智出色结合的产物。

《吉尔·布拉斯报》、《费加罗报》、《巴黎回声报》，以及数以几十计的其他报纸、杂志接着蜂拥而至。只要条件优厚，莫泊桑一概应允。为了应付约稿，1881年4月，他最终辞去公共教育部的职务，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不久，他又迁居迪隆街一套更舒适的住宅，闭门写作。就这样，在众多报刊的大量需求推动下，莫泊桑的作品像飞扬的雪片一样纷纷问世。在苦苦习作的70年代，写作对于莫泊桑来说曾是那么艰难的事。《羊脂球》仿佛冲开了堵塞河口的障碍物，而今莫泊桑写作起来，真是文思如潮涌，下笔若有神。一篇时文，一篇小说，往往一个晚上即可一挥而就。80年代的前5年，是他的中短篇小说和报纸专栏文章写作的旺盛期。他的306篇中短篇小说和190余篇专栏文章，大都是这期间发表的。

从文艺作品中直接推断出作家的思想、观点，是一件十分复杂而又往往缺乏绝对把握的事，对于莫泊桑这位竭力隐藏自己态度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因此，莫泊桑的大量直抒己

见的专栏文章，就成为我们了解这位作家的极其重要的材料。

在一系列专栏文章中，莫泊桑表达了他颇有特点的社会观和人生观。

面对“组织得糟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他痛心疾首。

他精辟地指出：“我们是生活在贿赂的统治下，随机应变的王国里，跪倒在金犊偶像前。”他深深地哀叹：多少人被“丑恶的偏见、比罪行更令人厌恶的关于名誉的口是心非的理解、堆积如山的伪善感情、装模作样的体面、可恨的功名心所压迫、俘虏和毁坏。”

他对下层人民不乏同情。他曾深入现场调查、采访，报道了“被罚入深深的井底、永恒而又潮湿的黑夜中的苦役犯”——煤矿工人的处境，以及被日夜燃烧的炉火“的伤他们的肌肉、眼睛和生命”的炼钢工人的非人劳动条件。基于自身的长期体验，他对小职员的不幸命运感受殊深。在他看来，这些“从早到晚被幽禁在办公室里”、“满腹希腊拉丁文却死于饥饿”的人，是人世间最可怜的人。

但是莫泊桑并不反对等级制社会，因为他认为决定人的等级高低的是智力，而人的智力总是有高低之分的。莫泊桑声称：“我只为贵族写作。”不过他进一步说明：“我所说的贵族，并非豪门贵族，而是一个民族的真正有智慧的那一部分”。他以为“在民众中正在进行着一种选择，一些较聪明的人正从民众中分离出来，构成另一个中间的、更有文化的、高等的阶级”；而另一方面，“高等种族的人则经常由于脑力衰退而回到民众中来”，这样就可以使社会自然地得到不断的更新。

正因为持这种观点，他反对以革命的方法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1883年11月，当曾任巴黎公社委员的儒勒·瓦莱斯在《人民呼声报》上指责自然主义作家脱离政治斗争时，莫泊桑在《高卢人报》上反唇相讥道：“无疑，作为写作的题材，街垒是很好的，瓦莱斯先生已经屡试不爽；不过我认为，街垒并不比保尔和薇吉妮的爱情故事更能解决人民的面包问题。”

莫泊桑的悲观主义在他1884年的几篇专栏文章中就已经说得再明确不过了。他的悲观主义建立在两种观念之上，一种是人生的无能为力：“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办不到，什么也猜不到，什么也想象不到，我们被封闭和禁锢在自我之中”。另一种是死亡的不可战胜：“只有死亡是一定的！我相信必然的、万能的死亡”，“呼吸，睡眠，饮食，走路，办事，我们所做的一切，或者说生活，都是死亡。”

莫泊桑像他的老师福楼拜一样，力图超脱于政治之上，因而他的专栏文章很少涉及政治问题。但在殖民主义问题上例外。他曾屡撰专文，就法国进行的海外殖民战争发出了愤怒的抗议。1881年，法国在巩固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后，东侵突尼斯，于5月迫使突尼斯政府承认了法国的武装占领。就在这时，莫泊桑前往北非，作了长达数月的旅行采访。他目睹了法国殖民主义者无法无天的行径给土著人带来的灾难。未待回国，他就在《北非书简》等专文中连连谴责法国对北非的殖民侵略，指出是财界巨头们在操纵“战争秋千”。出于同样的正义立场，1883年，当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对华战争还在酝酿之际，他就一语破的地指出：“中国，东方的礼义之邦，在竭力避免势将发生的屠杀。法国，西方的野蛮国家，在推动战争，寻求战争，渴望战争。”

对莫泊桑的文学作品稍加认真的考察就不难发现，无论这位小说家如何

儒勒·瓦莱斯（1832—1885）：法国作家。曾任巴黎公社委员。主要作品有自传体小说《雅克·万特拉》三部曲。

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的小说《保尔和薇吉妮》的男女主人公。

竭力不在作品中“出现”，他的上述种种见解，正确的和谬误的，积极的和消极的，还是分明地渗透其中。

80年代的前5年，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是一部择取相当精审的选本，其中所收58篇名篇佳作，竟有54篇属于这5年间的作品，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莫泊桑继《羊脂球》之后的又一部杰作是中篇小说《泰利埃公馆》。这篇小说的素材是由一位老朋友——鲁昂《新闻家》社长拉皮埃尔提供的。一天，拉皮埃尔在鲁昂沿河的妓院区游逛，忽见一家妓院的门上贴着一张告示：“参加第一次领圣体仪式，暂停营业。”这卑贱的行当竟同圣洁的宗教搭上了关系，委实耐人寻味。于是拉皮埃尔把此事告诉了莫泊桑。1880年岁末，在梅塘集团的同辈伙伴一次聚会时，莫泊桑转述了这个故事，最后他兴奋地说：“这个题材可以写一部中篇小说！”伙伴们却一致认为这题材根本没法写。伙伴们散去以后，莫泊桑立即伏案疾书起来。1881年1月，他在信中向母亲宣布：“我那关于参加第一次领圣体仪式的窑姐儿们的中篇小说差不多完工了。我相信它至少可以和《羊脂球》相媲美，如果不是更优秀些的话。”

《泰利埃公馆》写的是一家妓院的老板娘，带领手下的全班人马去参加侄女第一次领圣体仪式。妓院“暂停营业”，这可急坏了那帮常客——包括前市长、船主、咸鱼腌制商、收税官和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但那班妓女却得以忙里偷闲地旅行一次，不胜欢乐。在车厢里，在老板娘弟弟的村子里，到处都充满着她们的欢声笑语。只是在教堂里，在领圣体仪式进行中间，她们想起自己也有过纯真的童年，不禁伤感涕泣。可这也只是一时的归真返朴。她们当晚回到妓院，便重操旧业。达官贵人们闻讯赶来。气氛之“热烈”超乎往常。整个小说的调子似乎很轻松。但它把妓院的存在，妓女的生活，以及资产阶级老爷们在这人肉筵席上的种种丑恶表演，和盘托出。这实在是对于资产阶级文明的大不敬。莫泊桑在小说技巧方面的高深造诣，在这篇小说里也再次得到充分的显示。对妓女们在车厢里与油滑的推销员逗闹，以及在教堂里触景伤怀等场面的描绘，都是神来之笔。

《泰利埃公馆》完稿以后，莫泊桑并不急于在报刊发表。他要以此中篇垫底，把一年来发表的几个中篇凑集起来，出单行本，既可传之久远，又可拿双份稿酬。左拉的小说集《给妮侬的新故事》不就是这样成书的吗？于是莫泊桑开始为自己物色一位出版家。

左拉集团的《梅塘晚会》是沙邦吉埃出版的，莫泊桑个人的《诗集》也是他出版的。但与沙邦吉埃这位大出版家联系的大作家很多，他不会特别关照刚露头角的莫泊桑的。精明的莫泊桑便有意绕过这个庞然大物。他对圣拉萨尔火车站一带特别熟悉，那里有一家小出版社，经理名不见经传，叫维克托·阿瓦尔。3月初的一天，莫泊桑径直找上门去，适值那经理外出，便写了一纸短笺，连同新作《泰利埃公馆》和已发表的两篇小说，放在这位经理的案头，便回去静候佳音。阿瓦尔没让他久等，3月8日就写了回信：

我亲爱的作者，尊驾光临时未能得见，甚感遗憾，不过，我愉快地拜读了您留下的几篇小说。正如您向我预言的那样，《泰利埃公馆》大胆得令人难以忍受；尤其是您所涉及的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领域，我想一定会掀起许多人的狂怒和虚伪的愤慨；但是，形式和才华在保佑它，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您不获得一次卓越的成就（我所说的是销售上的成就，而不是文学上的成就），就算我大错特错了。……由于您希望尽快出书，我一

读完，就把这3篇小说付印了。我谨请您确定一次会晤的时间，以便我们共同商定出书的日期。……

1881年5月，以《泰利埃公馆》为书名的小说集由阿瓦尔出版社正式出版。排印过程中，莫泊桑又加上几篇小说。这部小说集问世时，共收小说8篇：《泰利埃公馆》、《一家人》、《在河上》、《一个女雇工的故事》、《西蒙的爸爸》、《一次郊游》、《春天》和《保尔的妻子》。果不出阿瓦尔所料，《泰利埃公馆》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在短短几个月里出了12版！阿瓦尔的出版社借此创出了牌子，而他给莫泊桑的经济报酬当然也就格外慷慨。这位出版家和莫泊桑的合作达10年之久，虽然关系并不总是如此亲热。

大出版家沙邦吉埃很晚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1882年11月提出与莫泊桑签订出版合同。但莫泊桑此时名噪欧洲，身价已高。他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答复道：

原则上，我决意永远不签署最终合同。再说，我同阿瓦尔先生也只有口头协定。

如果我要与您签订合同的话，只有与我从别处可以得到的同等条件下，我才会这样做。……

说莫泊桑此时名噪欧洲，并非虚言。莫泊桑的作品已经纷纷被译介到了欧洲其他国家。而在俄国，因为得到屠格涅夫的推荐，更得以及时的传播。屠格涅夫原来并不赏识莫泊桑，虽然福楼拜的这位老友与莫泊桑接触较早也较多。70年代，他读了莫泊桑一篇习作后曾断言：“他永远也不会有才华！”

《羊脂球》发表后，他还持“再看一看”的态度。后来读了《一家人》，他这才信服了：“看来他不是一颗一闪而灭的火星！”事实上，自福楼拜死后，屠格涅夫主动地多方关怀着莫泊桑。后者写《泰利埃公馆》时，就曾向他请教应让小说中的英国水兵唱什么歌。而小说集《泰利埃公馆》的扉页上，就题着这样的献辞：“献给伊万·屠格涅夫，以表深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慕。吉·德·莫泊桑。”

就在这年早些时候，屠格涅夫在俄国把一本法文版《泰利埃公馆》送给了列夫·托尔斯泰。

“随便读读吧，”屠格涅夫仿佛漫不经心地说，他不想对托尔斯泰的见解施加先入为主的影响，“这是一位年轻的法国作家。看看吧，还不坏。他知道您，而且非常尊崇您。”

托尔斯泰很快读完这部小说集。他确信这位年轻作者具有“那种能在普通事物和生活现象中见到人所不能见到的特征的天赋注意力”。但他认为莫泊桑的这些作品具有“形式的美”和“真实的爱憎感”，而“对所描写的事物没有正确的即道德的态度”。这主要是针对《保尔的妻子》、《一次郊游》等篇而言，而《西蒙的爸爸》、《在河上》则博得了他的欣赏。此后，托尔斯泰读了莫泊桑的几乎全部作品，他肯定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一生》、《漂亮朋友》，更为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中的大量佳作叫好，称赞它们“鲜明地显示了作者在其文学活动过程中道德力量的成长。”

的确，小说集《泰利埃公馆》绝不是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在1885年前的几年间，思想性和艺术性皆令人赞叹的中短篇小说源源涌现于莫泊桑的笔端，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从写作《羊脂球》开始，莫泊桑亲身经历过的1870年普法战争就是他关注的一个重要题材。《两个朋友》和《女疯子》通过两个与世无争的钓鱼老人、一个人事不省的病人横遭普鲁士军队戕害，有力地控诉了侵略者的罪行。

《索瓦热老婆婆》、《米隆老爹》、《菲菲小姐》、《一场决斗》、《俘虏》塑造了风采各异的爱国者的形象。《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则是对法军腐败的辛辣嘲讽。

小人物的苦难是莫泊桑熟悉的又一重要题材。《瞎子》、《穷鬼》描写了生前备受捉弄和欺凌、死无葬身之地的残废人；《港口》、《衣橱》描写了为生计所迫而堕身娼门的无辜的少女和善良的母亲；《流浪汉》写的是走投无路而偷盗犯罪的失业工匠；《散步》写的是生活苦闷至极而终于自杀的小职员；……这些作品，无不洋溢着人道主义的激情，满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深切怜悯。

然而，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来看，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最大成就，还是那些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画。《伞》通过一个主任科员的太太千方百计让保险公司赔偿她烧了一个洞眼的雨伞的“损失”，概括出小资产阶级对蝇头小利的斤斤计较。《绳子》描写一个诚实的乡下人因被诬搦人钱包，不能取信于世人，以致郁闷而死，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只相信尔虞我诈的变态心理。《项链》、《骑马》、《保护人》表现小资产者对虚荣浮华的可悲迷恋。《我的叔叔于勒》表现亲人之间的感情亦以贫富为转移的炎凉世态。《我的舅舅索斯邦纳》、《怪胎之母》等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金钱万能。

金钱也在到处左右着恋爱和婚姻，这一主题在莫泊桑的大批作品中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在一个春天的晚上》中的那个姑娘，因为门第悬殊，只有长期默默地品尝失恋的苦果；《修软垫椅的女人》中的那个女匠人，碍于出身微贱，甘愿为心上人自我牺牲，可那无情汉却靠她的资助发家而心安理德；《遗嘱》里的那对因金钱利害而结合的夫妇，互相背叛，以致妻子在死后还要通过遗嘱对丈夫加以报复；《珠宝》和《遗产》中的两个丈夫，为了继承财产，宁愿隐忍妻子的不忠。……可以说，很难找到一个作家，像莫泊桑这样的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爱情和婚姻的一切可怕的方面。

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达到了空前的高峰。从他的大量成功的作品中，不难引出这样几条卓绝的经验：他尊重生活真实，力求深刻忠实地反映生活真实面貌。他几乎只写自己连泥土气味都辨得出的地方——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诺曼第省和成年后工作过的巴黎；几乎只写自己连音容笑貌都熟稔的人物——诺曼第的农民、渔民、水手和巴黎的市民。他虽然周游过不少国家，有着广博的见闻，但是我们惊讶地发现，在他数百篇之多的长、中、短篇小说中，简直就找不到异国题材的作品；仿佛他认定那些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印象只配浪迹在游记的郊野，而不配徜徉于小说的林园。他极其擅长从平凡的生活中择取富有典型性的个别人物、事件或生活断面，以小见大地反映出普遍的生活真实。一次骑马，一次散步，一根绳子，一条项链部能引出一场有声有色的话剧，使人情世态真相毕露。他的中短篇小说，在表现手法上并没有一定的格式。非凡的多样性正是其中短篇小说的最大艺术特点。他总是在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下，根据主题、题材和素材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或悲剧，或喜剧，或闹剧，或悲喜剧交替；或疾速，或徐缓，或不快不慢，或徐疾相间。……而值得称道的是他在构思布局上的千变万化。即使题材相似，在人物、情节、构思、立意、布局、格调等方面也别出心裁，各饶异趣。他在《羊脂球》中显示出的细节描写的神奇本领，在后来的中短篇小说中得到了尽兴的施展。在他的小说给予读者的艺术享受中，精采绝妙的细节描写占有很大的比重。莫泊桑，堪称

中短篇小说的圣手奇才。同时代的另一位文学巨子阿纳托尔·法朗士后来赠他以“短篇小说之王”的美称。不过，鉴于莫泊桑的绝大部分中短篇小说佳作在 1885 年以前即已问世，因此，更确切地说，年方 35 岁，莫泊桑就登上了短篇小说之王的宝座。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小说《希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罪行》，《克兰比尔》，《企鹅岛》等。

11. 可悲的生活哲学

成名后的莫泊桑，在首都巴黎是个举世瞩目的风云人物。1880 年底，他又迁居狄隆街 83 号，住房条件大有改善。为了躲避大都会的尘嚣，更主要的是出于健康的原因，他很少住在巴黎。他像一只候鸟，冬天大都在南部地中海沿岸度过，而夏天，若不去异国远游，便回到他始终眷恋的西北部滨海小城埃特尔塔。

在埃特尔塔，有许许多多纯朴、善良人的面孔，是同他青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联系在一起的。肉铺老板维蒙，这个他自幼就崇拜的大力士，一见他就撂下割肉刀，走出店门来同他聊个没完。欧布尔神父还健在，每次见到他，总要拉着他的手，叙一段当年他在墓地里上课时的插曲。天下姓欧布尔的仿佛都聚到埃特尔塔来了，除了这位欧布尔神父，这里还有姓欧布尔的锁匠和姓欧布尔的旅馆老板娘。说起巴黎旅馆的这位老板娘，她有一种雅兴：凡是去她店中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在墙壁上留下诗画，以为纪念。一次，莫泊桑去了，强她不过，便仓促应命，谄了 4 行：

不写四行就别出去？

可我的思想已飞走！

我此刻一心关注的，

是能喝几杯香槟酒！

上文说过，1880 年 4 月《梅塘晚会》打响以后，莫泊桑就像遇上了顺风的船，真是万事如意。当月晚些时候，他的《诗集》也接踵问世，甚至受到评论界有点使他受宠若惊的盛情欢迎。5 月 31 日，他的《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开始在《高卢人报》上发表。仿佛有意成全他似的，6 月，公共教育部的上司把他调到历史著作和学术社团局任一个闲职，好让他能安心写作；此犹不足，还准他 3 个月假，照领全薪。就在这 3 个月的假期将了的 8 月，莫泊桑第一次载誉返回埃特尔塔。

母亲去地中海岸边的尼斯城休养了，维尔吉空无一人。好在莫泊桑此来主要是为了避开巴黎的喧闹，赶写几篇急稿，这样的静谧正求之不得。回到埃特尔塔短短几天里，他已经完成了《巴黎一市民的星期日》的最后一章——《公共集会》，以及两篇文章——《埃特尔塔》和《在福楼拜家度过的一个下午》。饮食起居都得自力，多有不便，他的心情却少有地轻松愉快。

这天上午，莫泊桑胡乱地吃了早点，照例去海边散步归来，又开始伏案工作。现在要动笔的是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已写在稿纸的上端：《人们何以会头脑发昏》，说明他腹稿业已成熟。这时，传来了从从容容的门铃声。

“请问……啊……您是莫泊桑先生吧？”莫泊桑走去打开园门，只见门前站着一个约摸 22、3 岁的姑娘，身材娇小，面孔白皙，两道秀眉像精心描画的一般。莫泊桑的出现，在她看来似乎意外，而又意料之中。她此刻的表情混杂着惊异、喜悦、惶惑和歉意。她微微地一笑，两腮露出浅浅的笑靥。

“您……”这衣着朴素、相貌清丽的姑娘，好像暑天里迎门吹来的一股海风，令人愉悦。莫泊桑一时倒不知如何问明她的来意。“哦……我和莫泊桑夫人认识已经半年了，我常到您家来陪伴她。我喜爱诗歌和编织。正好，莫泊桑夫人教我写诗，约瑟芬教我编织。”看来姑娘恢复了她平常落落大方

的谈吐。

“家母去南方了。约瑟芬也同她一起去了。”莫泊桑抱歉地说。

“是的，我半月前去勒阿弗尔，昨天回来才知道她们出门了。可我也听说您回来了。”姑娘坦然地说着，向楼里走着，似乎只有单身汉莫泊桑一人在家，对她也丝毫无妨。

陪姑娘来到自己的书房，莫泊桑这才发现：不但早餐的杯盘没有收拾，连昨天晚餐的碗盏也还堆在茶几上，更不必说书籍、手稿满处皆是。他实感窘迫，忙要动手整理。

“这种家务事还是让我来做吧。您不在家，也总是我帮约瑟芬做的。”姑娘不由分说，麻利地捡起餐具，径直去厨房洗了。果然是轻车熟路。待姑娘从厨房回来，莫泊桑要和她说说话。姑娘却叫他专心写稿。她自己呢，轻手轻脚地捡掇起书房来。

结束了上午的工作，莫泊桑请姑娘留下吃午饭。姑娘爽快地答应了。莫泊桑现去采购。姑娘下厨掌勺。回埃特尔塔以来莫泊桑第一次吃到美味的饭菜。

“我叫克蕾芒丝。家里人叫我克蕾。您就叫我克蕾好了。我父亲是勒阿弗尔军区后勤部的教官，常驻在勒阿弗尔。我和母亲半年前来到埃特尔塔居住。……”吃饭时，姑娘打开话匣子，向莫泊桑作了自我介绍。当然，她也谈到自己同莫泊桑夫人的结识，对年轻作家的敬慕。

从此，每天早饭后克蕾芒丝就准时到来，直到午饭后同莫泊桑在家园里消闲良久，才离开维尔吉。她为莫泊桑做的事越来越多，不仅为他做家务，也为他抄稿子、看校样，并且代他拆阅每天收到的大量信函。

大嗓门的邮差在围墙外一声吆喝，总是她快走两步去接收邮件。

“夫人，今天又是一大捆！”

她抱着一大捆报纸和信函，低着头走进来，邮差那“夫人”的称呼引起的羞涩依然挂在脸上。

“《高卢人报》的催稿信，望您在周内把专栏文章寄去。”她读完一封信，扼要说明道。

“专栏文章题目还没选定，短篇小说倒是有一篇即将完稿。”莫泊桑自言自语道。

“那么，我就按这个意思给他回信。”

“您真好，克蕾。”

“于依斯芒斯先生来信，他主持的《人间喜剧》杂志将于10月创刊，望能赐稿。”

“请给他复信：无法供稿；但我将出席创刊仪式。”

和克蕾芒丝在一起，莫泊桑才体会到什么叫一无牵挂、潜心写作。有一天，他甚至情不自禁地夸赞道。

“克蕾，您真是个好内助！”

这句用词不当的话，把克蕾芒丝羞得脸儿绯红。然而她并无嗔怪之意。

“说出来您也许会笑话，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她神情严肃他说。

“您一定会成为贤妻良母，一定会的。”莫泊桑毫不迟疑地说。

叫克蕾芒丝怎样理解这句话呢？只见她绯红的脸儿更红了。

午饭后在维尔吉花园里消闲，简直成了莫泊桑一天中最盼望的时刻。稍

事漫步，他们就在山毛榉树下的一张长椅上坐下。大抵总是克蕾芒丝主讲。她回忆自己的往事，虽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却娓娓动听。她讲述在勒阿弗尔上中学时，她怎样不吃不睡地在阅览室里连续读书达 36 小时，令阅览室管理员大为惊奇；一次，一个男生对她欲行非礼，被她喝止后惊恐万状，她反去安慰这人不要担心；又一次，她心情烦闷，竟径直走到一个素不相识的男生面前，要人家“讲点什么”给她听，弄得那男生好不尴尬；……莫泊桑这位写小说的能手，和克蕾芒丝在一起，却只有凝视着洗耳聆听的份儿。通过克蕾芒丝那毫无掩饰的往事回忆，他洞见了一颗纯洁美好的心灵。他那凝视着克蕾芒丝的目光，越来越满含激情。

“少年时代，我性格很像个男孩子。可随着年龄渐大，一切都变了。如果我告诉少年时代的朋友我渴望做个贤妻良母，她们一定会吃惊的。”不知有意无意，谈话之间，克蕾芒丝不止一次说到“贤妻良母”的话题。

终于，一天傍晚，在海边悬崖下散步的时候，他们两人紧紧拥抱了。克蕾芒丝那处女的吻是如此赤诚、炽烈，莫泊桑感到自己的心都为之融化。他不住地忘情低唤着：“蕾蕾，我的蕾蕾，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幸福和陶醉！”

在爱情上，莫泊桑是个易于沉沦的软弱者。爱情之火一经点燃，他再也无心写作。倒是比他年轻的克蕾芒丝比他坚强：只有他好好工作，才能获得吻的奖赏。如果莫泊桑生出非分之想，她就心平气和他说：“吉，你知道我的生活原则，请尊重我的理想吧。”

两情缱绻的日子结束了，劳燕分飞的时刻到来了。莫泊桑离开埃特尔塔时，把维尔吉的一切都托付给他的“蕾蕾”，却唯独没有给她留下实现理想的一丝切实的希望。

然而，痴情的姑娘没有灰心。她兢兢业业地为莫泊桑料理维尔吉的事务。这年 9、10 月间莫泊桑出游科西嘉岛，她的书信一直追随着莫泊桑的行踪，把维尔吉的一切向他详细汇报。这纯洁的姑娘还写了一首题为《致大树》的小诗，向他表露自己的一片深情。——写这些诗行的时候，姑娘定然是联想到紧靠他们互述心曲的那张长椅后面的那棵山毛榉，并把这大树和她心爱的人的形象融为一体：

我只愿——
做你身边的一棵小草，
衬托你伟岸的雄姿，
维护你扎根的沃土。
滋润着我的是
——你身上抖落的露水；
遮庇着我的是
——你肩头洒下的阴凉。
如果我的生命枯竭，
我也要卧在你的足下——
助你生长，
助你高大。

这年秋天，莫泊桑从科西嘉归来后紧接着又到埃特尔塔小住，该是克蕾芒丝最幸福的日子了。这得从莫泊桑母子的关系说起。

声名赫赫的儿子常回来给自己光大门楣，洛尔自然打心眼儿里高兴。不过洛尔毕竟是个性格比较孤僻的人，儿子成了名人，交际活动很多，日子久

了，洛尔不免心烦。

“妈妈，您似乎并不欢迎我经常回来。”莫泊桑这次重回埃特尔塔，刚过几天，就发现母亲态度有异。

“吉，儿子成人了，母亲应该放开儿子，儿子也应该让母亲自由。母子关系过于密切，结果反而会疏淡的。”母亲语重心长地说。

“妈妈，您说得太对了。”莫泊桑的想法同母亲不谋而合，“我在埃特尔塔为自己另造一个住所。好吗？”

“那么，我把通往克里克托的公路边那块菜园送给你作地基。”

“真的吗？”莫泊桑高兴得跳起来。“我买下来好了。”

莫泊桑知道，那块土地离海边有好几百公尺，下海不像从维尔吉这样方便。但区区几百公尺，在喜爱运动的莫泊桑看来是不算什么的。

决心既下，莫泊桑立即忙碌起来。他亲自承担建筑的总体构想。已经放弃法律改行绘画的表兄路易答应负责设计门窗的装饰图案。老态龙钟的欧布尔神父也赶赴现场勘察地形，提供排水方面的宝贵建议。出版家阿瓦尔接到莫泊桑的信后，很快就把所需的款子如数寄到。……

在这一切准备活动中，事无巨细，莫泊桑都要同他的“蕾蕾”商量。而克蕾芒丝呢，也的确一心扑在了这件工程上，忙得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仿佛她就是那未来建筑的女主人。

可是，莫泊桑再一次离开埃特尔塔，再一次把埃特尔塔的一切事务都托付给她，依然没有留给她做贤妻良母的一丝希望。

世上再也没有比痴情的女人更死心眼儿的了。心上人对他们关系的前途避而不谈，这非但没有引起克蕾芒丝的忧虑，反而使她对那种口头承诺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再说，吉不在，她成了新宅施工的总管，也无暇去忧虑。

这情况一直延续到1881年10月。新宅施工需要到巴黎采购铅管。当然，这也不是非得克蕾芒丝去不可的。不过，她多么想看一看吉在巴黎生活的条件呀！他生活能力不强，住处还不知乱成什么样子呢！于是，她决定亲自走一遭。

她在傍晚时分来到狄隆街83号莫泊桑的住房门前。为了让心爱的人喜出望外，她突然推门进去。她看到一幅多么令人震惊的景象啊！她看见一个已届中年的女人厮缠着吉，撒着已经过时的娇态，把她已见银丝的头发一根根系在吉的纽扣上。

这场面岂止令痴情的克蕾芒丝震惊，而且令这纯洁的姑娘作呕。她连忙退出房门。

这时，莫泊桑也摆脱了那半老的女人，追了出来。

“蕾蕾，你听我说！……”他忙着要为自己辨白。

“我是来买铅管的，只是顺便到这儿来看看。”姑娘的声调非常地冷静，她一边说着一边向楼门口走去。

“蕾蕾，你听我说！……”

“不必了。”

克蕾芒丝截住路过的一辆出租马车，消失在夕阳微晖的街的尽头。

莫泊桑万分沮丧。他回到房间，把怒火都倾泻在福尼克夫人——就是那半老的女人——的头上，把她狠狠地推倒在墙角，任她委屈地啜泣。这福尼克夫人，是一个在报界和造船业都举足轻重的财阀的妻子。丈夫附庸风雅，喜爱陶器艺术，甚至企望获得公共教育部的嘉奖，于是一度担任部长秘书的

莫泊桑成了这家的座上客，而福尼克夫人则是他在上层社会中的第一个猎获物。福尼克夫人原是个规矩人，不想一旦失身于莫泊桑，却像疯狂了似的，纠缠不休。莫泊桑的确是早已不胜其烦。——也许这就是他想向克蕾芒丝“解释”的吧。

其实，一切解释都是徒劳的。性格坚毅的姑娘决心已下。在来信中，既无责难，也无怨尤，然而她的态度明确而又果断：

专一和忠诚是一切真正爱情的基础。我决不以爱情为戏。你有你的生活哲学，我有我的做人原则。唯愿你好自为之。

我希望你能继续做我的良师益友，我能继续在你身边当你的学生、助手和挚友；我渴望着分享你成功的欢乐和生活的忧烦；我愿意在事业上做你的帮手，使你的成就更加辉煌、显赫；……无论如何，我们的心灵永远是相通的。但是如果我的存在使你痛苦，妨害了你的生活和工作，那么请尽早通知我，我会从你的眼前消失的。

……

爱情关系割断了，克蕾芒丝信守自己的诺言，依然充任着莫泊桑在埃特尔塔的义务秘书和管家，直到 1882 年春天，她和母亲迁往勒阿弗尔去和父亲同住。一个本来可以给他做贤妻良母，可以在事业上做他得力帮手的姑娘，就此在他的生活中消失。

狄隆街 83 号的意外遭逢，其实仅仅是断送莫泊桑和克蕾芒丝的爱情关系的表面原因；而注定他们终将分手的，正如克蕾芒丝所说，归根结蒂还是莫泊桑那令克蕾芒丝无法接受的生活哲学。

我们知道，尽管爱情和婚姻题材的作品在莫泊桑的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要想在他的笔下找到甜柔的罗曼司却难而又难。爱情，婚姻，在他的小说中总意味着幻灭、充满着丑恶：修软垫椅的女人的爱情牺牲换来的只是忘恩负义，泰利埃公馆这人肉市场上“姑娘”们已失去爱情的概念，拉比士公司记帐员勒拉唯有以自杀来结束孤独的痛苦，一个个外表体面的贵族资产者家庭全由金钱来奠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爱情和婚姻问题上，莫泊桑是一个洞察者和彻悟者。

遗憾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爱情和婚姻的丑恶内幕的洞察和彻悟，却导致莫泊桑在这些问题上由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发展到极端的玩世不恭，表现为私生活的非常糜烂。他曾在致友人书中卑俗地宣称：“我的朋友，床铺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生于斯，爱于斯，死于斯。”1881 年 1 月，正当他同克蕾芒丝甚是亲密的时候，他在一篇题为《决裂的艺术》的专栏文章中毫不脸红地声称：“理智地看，既然有那么多妩媚动人的女人，我们总不能至死只忠于一个女人”，“每当我们顺便选择了一个女人，这只不过是对全体女性表示的一种敬意。既然我们无法同时摘取所有的花朵，天性就赋予我们以狂热，赋予我们以疯狂的短暂冲动，让我们去轮流地追求。”既然持如此观点，莫泊桑当然不会尝试建立一个家庭。他要孤独终身，——就像他所熟悉和尊崇的福楼拜、布那、龚古尔一样。

十分明显：莫泊桑不会要克蕾芒丝给他做贤妻良母，即使勉强结合，也不会持久，因为莫泊桑还要去“轮流地追求”。

12. 《一生》

以 1880 年《羊脂球》的发表为开端，莫泊桑作为中短篇小说作家的才能得到迅速而充分的显示，并博得举世公认。但是，莫泊桑并不以仅仅做一个报纸专栏作家和短篇小说家为满足。恩师福楼拜 1873 年 2 月 23 日给莫泊桑母亲洛尔的信中所说的话，音犹在耳：“我很希望能看见他写一部长些的作品，哪怕写得不好也无妨。”是的，他要写长篇的作品，而且一定要写出杰作来。他决不愿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自认无能。

事实上，在福楼拜的敦促和关怀下，莫泊桑几年前就已着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了。1877 年 12 月 10 日，他向福楼拜汇报道：他将在第二年 1 月 15 日前后完成剧本《吕恩伯爵夫人的背叛》。然后他接着说：“我已经制订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提纲，一俟剧本完成，我立刻就开始写这部长篇。”而第二年 1 月 23 日，他欣喜地告诉母亲：“我给福楼拜读了我的长篇小说的提纲。他听了非常兴奋，对我说：‘啊！真的，好极了，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长篇小说，构思得非常巧妙。’在正式动笔以前，我还要用 1 个月或 6 个星期的时间对提纲进行加工。”从以后的通信中可以知道，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对莫泊桑来说很不轻松。他叫过苦：“我此刻正在下苦功写我的长篇小说。但是艰难得很，特别是每一件事的安排和承转启合。”他甚至有过悲观泄气的时候：“亲爱的大师，我许久没有给您写信，因为我在精神上已经完全垮了。”可是他依然在“顽强地写我的长篇小说”。莫泊桑一再提及的这部长篇小说，就是日后定名为《一生》的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杰作。

莫泊桑写到 1880 年底，这时，各种各样的原因终于迫使他中途搁笔。起先是为调往公共教育部而奔波。调动成功后，不想他比在海军部还要忙碌：“看来我注定要做这个部或那个部的牺牲品。我早晨 9 点半到这里，晚上 6 点半离去。您可以想象，我的空闲时间很少。我距离我的长篇小说越来越远，生怕脐带要被割断了”。继而是忙于为报刊撰稿，为《梅塘晚会》写《羊脂球》。而《羊脂球》载誉后，他又得在中短篇的领域内连发几枪，以便巩固这块阵地。如此这般，《一生》的写作就搁浅下来。

在文学的战场上，莫泊桑颇具战略家的胆识。中短篇小说的阵地既已占牢，他立刻集中力量进行长篇小说的攻坚战。1881 年 11 月北非之行归来，他便幽居巴黎西郊的萨特鲁维尔，断绝一切交际，埋头写作 6 个月，《一生》终于完成了。这是倾注了莫泊桑心血的著作。仅已发现的，就至少有四份手稿，可见作家曾多么认真地反复琢磨。难怪这部在长达 5 年多的时间里断续写成的作品，如此浑然一体，毫无隼接的痕迹。

用莫泊桑自己的话说，在长篇小说《一生》中，“我并没有想做其他的事，仅仅是在展示构成一个女人生活的事件——她那交织着幻想、幻象和忧伤的一生。”

故事开端于 1819 年 5 月 2 日。17 岁的贵族少女约娜在修道院寄宿 5 年以后，由父亲德沃男爵接回家来。她不知道人世间的一切，急想尝一尝人生的幸福和欢乐。在父母的疼爱和大自然的陶醉中，她幻想起爱情来。她想象不出“他”将是个怎样的人，只知道她会忠心耿耿地崇拜他，而他也一心一意地喜欢她；他们将结合成一体，只凭相亲相爱的力量就能渗透彼此内心最隐秘的活动。凑巧，邻近来了个德·拉马尔子爵，小名于连。他是在父亲故世后回乡重振家业的。一次做完弥撒从教堂出来，经神父介绍，约娜母女

和这个标致的年轻人相识了。从此，于连常到约娜家作客。他举止谈吐，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很快就博得约娜一家的好感。当他求婚时，天真的约娜不假思索便欣然接受。8月15日就举行婚礼了。

然而，洞房花烛之夜，也是约娜纯真的爱情幻想破灭之时。于连一改往日的温柔，他那粗鲁的肉欲使约娜深感厌恶。在几天后的蜜月旅行中，他在经济上处处和人斤斤计较，更让约娜觉得羞耻。旅行归来以后，他如同演员扮完一个角色后，恢复了平时面目似的，更少关心约娜，连说话也很难得了。他接管了全家的财产，刁难农民，紧缩开支，甚至连外表也变成土财主一般，往日光彩的仪表已全无踪影了。约娜无可奈何地叹道：“人生，可并不总是快乐的。”

颓丧的何止约娜，连比约娜大两岁的使女蓓莎丽也失去了往日的活泼。约娜问她是否病了，她总说：“没什么”。有一天，她倒在地上，痛苦地分娩了。约娜主张把那个应当对此负责的男人找出来，而于连却决意把蓓莎丽和私生子赶走了事。

由于约娜的坚持，蓓莎丽才留了下来。可是过了不久，一天夜间，约娜因身体不适，起床去唤蓓莎丽，却发现蓓莎丽正睡在于连的床上。一切都明白了，诱骗了蓓莎丽的竟是自己的丈夫！约娜痛不欲生，向海边跑去，精疲力竭地倒在崖壁边。

蓓莎丽离开了。不久，约娜也生了一个男孩。她把儿子当成一切幸福的源泉。于连同邻居福尔维勒伯爵夫人通奸，她漠然视之。但福尔维勒得知此事却怒不可遏。在一个雨暴风狂的下午，于连和伯爵夫人幽会的活动小木屋被他推下山坡，两人双双惨死。

从此，约娜把一切希望完全寄托在儿子保尔身上。她对保尔百般溺爱，反使他从小就走上了邪路。长大后，他更放荡不羁，从事的商业冒险也一败涂地，直把约娜家弄得家破人亡。德沃男爵气死了，长期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丽松姨妈也去世了。正当约娜再也支持不住的时候，一个粗壮的妇女出现在她身边。原来是蓓莎丽！同瘦削而又憔悴的白发妇人约娜相比，蓓莎丽面色红润，魁梧有力。她后来嫁的丈夫去世了，现在同与于连生的私生子生活在一起。这孩子很好，有股冲劲，现已把她的农庄接过去。她不忘旧情，所以回到约娜身边来。从此她照顾和安慰约娜，为她料理一切。和保尔姘居的下流女人病死后，又是蓓莎丽去接回了孩子，并劝说浪子回头。这位同样历经磨难但恢复了自信的劳动妇女，像是回答自己心中的问题似的，自语说：“您瞧，人生从来不像意想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坏。”

《一生》首先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于1883年2月15日到4月6日的《吉尔·布拉斯报》，一开始就引起强烈的反响。一时间，这家二流报纸竟成了最畅销的报纸。4月里，阿瓦尔紧接着出了单行本。尽管当时书市正处在全面萧条时期，然而《一生》还是大获成功：两万五千册书在短短时间里就销售一空。在给老友“小蓝头”的信中，莫泊桑兴奋地写道：“从公众和报纸的反应，我意识到我已经取得完全的成功。”

然而，《一生》的成功并不一帆风顺。小说对那个人面兽心的淫棍于连的种种丑事的赤裸裸的暴露，以及对其他“体面人物”的隐私的揭发，不能不触犯上流社会及其书刊检查官们的“雅趣”。有个叫勒内·贝朗瑞的议员以“道德秩序”的名义对《一生》大加谴责。政府于是把《一生》列为禁书。垄断了所有火车站售书权利的大书商阿歇特书局，素来“奉公守法”，对政

府的禁令奉行唯谨。因此产生了这样一首讽刺歌谣：

这大胆妄为的莫泊桑，
触犯了车站的廉耻心。
须知对于旅客们来说，
危险的不是火车翻身。
敢问，幻想家，究竟什么
是旅客们面临的危险？
那就是读了小说《一生》，
会使他们脸红到耳根。

不过，在《一生》获得的巨大成功面前，阿歇特书局不久也就收起了它的“廉耻心”。在各个车站书店的橱窗里，《一生》恢复了它理应占据的令人瞩目的地位。

还在1882年3月2日，也就是莫泊桑进行长篇小说《一生》的攻坚战的决定性时刻，他收到当时法国最权威的实证主义文艺理论家、《艺术哲学》的著名作者伊波利特·泰纳的一封来信。福楼拜的这位文坛好友刚刚读了小说集《泰利埃公馆》。他在信中高度赞扬莫泊桑作为作家的“基本才能”，同时他也以理论家的身份向莫泊桑“略呈浅见”：

您现在描写农民、小市民、工人、大学生和妓女。想必有一天您还会描写文明的阶级，上层资产者、工程师、医生、教授、大工业家和大商人。在我看来，文学是一种力量；一个生来富裕、身为三四代正直、勤劳、高贵家庭后裔的人，有更多的机会成为诚实、优雅、有教养的人，荣誉和智慧或多或少总是温室里的花朵。这种道理很有些贵族味道，但这是实验证明了的。如果您的才能将来以那些富有文化和感情，因而被国家视为光荣和力量的男女为对象，我将深感欣慰。

这的确是少有的直截了当的贵族见解。它要莫泊桑写上流社会的人，而且塑造出他们“诚实、优雅、有教养”的形象来。

即将完成长篇小说《一生》的莫泊桑，写的正是上流社会，无需泰纳先生指点。至于如何描写上流社会，莫泊桑自有主见。他在《一生》中描绘的上流社会景象绝不美妙，那里看不到荣誉、智慧、力量和希望，有的只是卑污、堕落、腐朽和幻灭。泰纳先生读了《一生》怕是很难感到欣慰。但这部作品却正因此而具有了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感染力，从而确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一生》的正文之前，题着这样几个字：

“谦恭的真实”。莫泊桑没有听从泰纳先生的指点，并非他对上流社会有什么精辟的理论，主要是出于对真实的尊重。

不错，和巴尔扎克、司汤达的小说比较，莫泊桑的《一生》对它所写的那个时期——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社会环境的描写十分单薄，只有寥寥几笔。但是，时代的潮流，时代的特点、时代的基本关系却透过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变迁清楚地反映出来。酿成约娜的生活悲剧的并不是个人际遇中的偶然因素——偏偏嫁了于连这么个禽兽般的丈夫、生了保尔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而归根结蒂是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无论是于连的性格和作风的市侩化，还是约娜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理想的破灭及德沃男爵古老贵族家庭的解体，都是当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农村的侵入，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对贵族文化传统无情冲击的结果，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生》不啻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

内涵的作品。

作为文学形象，《一生》中的主要人物——约娜、于连等，当然是莫泊桑对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人物进行典型概括的产物，含有作家创造性劳动的因素。但是，应该指出，在这些文学形象中，特别融汇着作家自己的家人家事。这也是《一生》的主人公约娜和围绕着她的一些人物的故事给人以高度真实感的一个重要原因。

1889年8月，莫泊桑在一封信中谈到他的母亲时感叹道：“唉！可怜的女人，她结婚以后就不断地经受伤害、折磨和虐待。”在连遭不幸的约娜身上，人们看到的正是洛尔的影像。

据洛尔的一位知心女友回忆，像约娜一样，早在蜜月旅行中，洛尔就发现了丈夫的种种缺点，预感到他们夫妻间未来的不和：“首先，这位外表阔绰的绅士对下等人表现出庸俗的态度，他处心积虑地克扣他们的小费，并且总是担心是否已经给得够多了。……”

同约娜一样，洛尔也嫁了一个好色之徒，无论在家乡诺曼第还是在巴黎，居斯塔夫·德·莫泊桑走到哪里便放荡到哪里，通奸嫖妓，无所不为。在这一方面他比小说中的于连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知道，居斯塔夫和家中的使女鬼混，曾是造成夫妻不和的一个因素。居斯塔夫是否也像于连那样，同家中使女有过私生子呢？莫泊桑死后，报纸上有一则消息做过肯定的暗示，说莫泊桑奶娘的一个儿子便是。消息这样写道：

根据鲁昂市长的一项决定，莫泊桑的同奶兄弟莱居那先生刚刚被任命为索尔费利诺花园的管理人。

作家的半身雕像就安置在这座花园里。据我们的一位同行报道，这位管理人和他的同奶兄弟相貌惊人地相似。感兴趣的旅游者自可实地加以验证。

洛尔还像约娜那样，有一个不肖的儿子，那就是她的次子艾尔维。1877年，艾尔维入伍，在布列塔尼省的一支骑兵部队里任士官。1880年，他一调驻巴黎，就开始惹是生非，后来，竟擅离部队，吃喝嫖赌，以致负债累累，给吉带来不少麻烦。1880年10月，陪母亲在科西嘉岛疗养的吉，在给住在埃特尔塔的表姐吕茜·勒·普瓦特万的一封信中气愤地写道：

我母亲此刻精神上十分痛苦，身体完全垮了。艾尔维对她的态度像一个坏蛋，常打电报逼她为他还债。另外，他还拒绝回部队，不断在巴黎欠下新债，而且提出种种条件。他简直是个混蛋和无赖。我给他寄去300法郎，他既不说一声谢谢，也不回信说收到了。我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呢？因为我母亲现在要把他打发到埃特尔塔去，她管他3个月的饭吃。如果到时他还找不到个地方糊口，那就完全断绝对他的生活供应。她恳切地请你躲开他，尤其是不要借钱给他，因为他只想着向人借钱。

啊！约娜的一切不幸，都实际发生在作家生母的身上。难怪他写来是那样绘神绘色，情真意挚，引人共鸣。

同愚昧而又伪善的法国统治当局相反，列夫·托尔斯泰在遥远的俄罗斯读了《一生》后，立刻发现这本书严肃的思想和鲜明的善恶观念。他深刻地指出：

这部小说的全部事件和人物如此生动，令人久久不能忘怀；软弱、善良、体衰的母亲，高尚、软弱而慈祥的父亲，朴素、谦虚、准备为一切美好事物而献身的可爱的女儿，他们的相互关系，他们第一次旅行，仆人，邻居，那位斤斤计较、粗暴、好色、吝啬猥琐、厚颜无耻的未婚夫，总是庸俗不堪地把最粗鄙的感情说得天花乱坠以欺骗天真的

少女，结婚，科西嘉景色美丽的描画，乡居生活，丈夫狠毒的变心，他攫取了须地管理权，和岳父的冲突，善良人们的忍让和无耻之徒的胜利，对邻人的关系——这一切就是复杂多彩的生活本身。但令人叫绝的还不仅是对于这一切所作的生动美妙的描写，而是透过这一切向读者传播着一个感人至深的心声，从而不自主地感染着读者。读者能感觉到作者爱着他笔下这个女性，不是爱她的外表，而是爱她的心灵，爱她内在的美，怜恤她，同情她。这种感情是不自觉地传达给读者的。读完小说后，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个优美的女性会被毁呢？难道应当这样吗读者心中自然而然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从而迫使他們去思索人生的意义。

莫泊桑要写出长篇小说杰作的宏愿成功地实现了。至少在法国文学史上，像莫泊桑这样，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三方面都做出杰出成就、都有杰作传世的作家，是极其罕见的。何况，《一生》仅仅是莫泊桑长篇小说创作成功的一个开端。

13. 书信中的爱情

如果说《羊脂球》等中篇小说的发表使小说家莫泊桑博得了一般公众的承认，那么，《一生》的问世则特别扩大了他在上层社会的影响。这原是不难理解的：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表现的主要是下层人民的厄运，上层社会的人们对此当然有些隔膜；而《一生》中那位贵族小姐约娜的悲剧，却让他们产生强烈的共鸣，被感动得泪水涟涟。于是，从 1883 年开始，莫泊桑同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交往明显地增多了。许多议员和银行家都把莫泊桑光临自己的沙龙引为荣幸，因为他们的娇妻或者宠女痴心崇拜着这位作家。而无论莫泊桑在哪个沙龙出现，太太小姐们的目光都会立刻集中在他的身上。她们想方设法向他自我介绍，和他没话搭话，卖弄种种风情，以博取他的欢心。

如果说他也有个家，那么这个家除他以外的唯一成员，就是他的男仆弗朗索瓦·塔萨尔。

莫泊桑的家庭成员虽只有他和男仆弗朗索瓦，但他的生活中却不乏女人。他无需再去妓院。因为上流社会的贵妇淑女中羡慕他的才气和名声而狂热追求他的大有人在，他还应接不暇。

在家里，在大街上，莫泊桑也成了太太小姐们围追堵截的对象。他正在家中伏案写作，一位女士破门而入，一边为“看错了门牌”连连道歉，一边坚持“将错就错”，“小坐片刻”；他则迈出家门，碰巧有一位女士同时跨下马车，说是问路，却接着提出“拜访贵府”的要求；他刚走进一家酒吧，立刻有一位女士手持“刚买”的他的小说集请他“签名留念”，并主动请他吃顿夜霄，“聊表谢意”；他刚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下，马上又有一位自称酷爱文学的女士凑上前来，请他解答几个问题，并约他抽暇“亲临寒舍，细细指教”。通过信件来同他约会的就更多了。肥胖的房东狄特太太一天要爬上楼来好几次：

“信，莫泊桑先生，又是女人的来信。这些太太吃饱了没事干，就写情书，可把我折腾苦了！喏，都是些贵妇人，信封上还印着爵衔。”

就在 1883 年，由于长、中、短篇小说创作三管齐下而在经济上越来越富裕的莫泊桑，通过经常给他做衣服的一位裁缝推荐，雇佣了 27 岁的比利时人弗朗索瓦·塔萨尔做仆人。弗朗索瓦从此忠心耿耿地服侍他，直到作家的末日。弗朗索瓦除了做事勤快，还是个细心的人，这就使他日后成为也许是最权威的莫泊桑生平的见证人。他著有关于莫泊桑的《回忆录》和《新回忆录》。莫泊桑生前读过前一部回忆录的部分手稿，并且夸赞道：“他记忆力好，观察准确，而且善于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不过这全是后话。且说莫泊桑每次接到陌生女人来的信，都要细细推敲，有时还要弗朗索瓦做他的参谋，帮他认真判断。首先要弄清写信人是否真系女性，然后辨明该女子是真心结交还是意在戏谑，最后还要商定赴约的万全之计。因为在莫泊桑收到的散发着馨香的女士来信中，的确出现过不少骗局。

一次，莫泊桑接到一位男爵夫人的来信：“令弟有难，现在敝府，望信速来。”他不知艾尔维究竟出了什么事，猜想他准是惹了祸：不是决斗受伤，就是在躲避债主。于是拦住一辆出租马车，就向那男爵夫人居住的贵族住宅区驶去。马车在一座高大的府邸前停下，女仆引莫泊桑来到富丽堂皇的客厅，半躺在沙发上的一位夫人，约摸 40 岁上下，穿着雍容华贵，张开双臂向莫泊桑迎来。

“欢迎光临。”她一步步走近，浓重的香水味也格外刺鼻。

“艾尔维呢？”莫泊桑不见弟弟，诧异道。

“令弟吗，莫泊桑先生，那只是借口。”她拉着莫泊桑在长沙发上就坐，自己也紧贴着他坐下，几乎压在他的一条腿上。“这是一出蹩脚的戏，您不难一册看穿。”

“怎么，艾尔维根本不在这儿！”莫泊桑愤怒地站起身来。

“亲爱的，”她死死拉住莫泊桑的胳膊，“机会多么难得，男爵先生去察看乡间产业，明天才回来。”

“滚，老骗子！”莫泊桑用力甩开她的手臂。“妓女也要比你光明正大！”说罢便气冲冲地离去。

另一次，一位伯爵夫人来信约莫泊桑在星期二下午5点到圣拉萨尔火车站的大时钟下会面。信封上印有伯爵的纹章和姓名的缩写，那娟秀的字体分明是出自女性的手笔。莫泊桑如约前往。他从5点等起，一直等了1个多小时，也未见到那位伯爵夫人，好不失望。而尤其令他气恼的是，就在他焦急苦等的时候，那位未曾相识的贵妇也许正夹杂在熙来攘往的行人中，对他投以嘲弄的目光呢。

还有一次，一个调皮的男孩以女人的口吻给莫泊桑写了一封求爱的信，竟骗过了这风流鬼。莫泊桑当即回信约会。却不料这封回信被那男孩拿到学校去，全班学生一边传阅一边

捧腹大笑！

不过，凡是能够占有的女子，莫泊桑是不会放过的。那些前来幽会的贵妇，在自己家中一个个都是故作尊严，颐指气使。而在熊皮垫上与莫泊桑淫乐的时候，却是万般地轻贱，全然不知羞耻为何物。这纯粹是肉体的放纵，而非感情的结合。莫泊桑虽然从她们身上获得片刻肉体的满足，但在精神和心灵上总觉得无限空虚。难怪他绝望地慨叹：“我从没有爱过。我想，我太了解女人了，以致无法领受她们的妩媚。一切女人身上都有精神的存在和肉体的存在。要爱，就得遇到这二者和谐的人，而我却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在莫泊桑和女人的关系中，也有“纯洁”的例子，那就是他和玛丽娅·巴施季切夫在通信中自生自灭的短暂“爱情”。

1884年3月的一天早上，正在戛纳休养的莫泊桑收到巴黎转来的一封陌生女子的来信，署名海斯汀小姐，要求回信寄巴黎玛德兰邮局存局待领。

先生：

我读您的作品时有一种几近幸运之感。您酷爱自然的真实，并能从中发现真正的诗意。您所表达的细腻感情是那么富有深厚的人情味，令我们兴奋不已。我们在您的作品中好像处处都能心心相印，以致我私心喜爱上了您。

您是个出色的人，人们有理由存在浪漫的梦想：

成为您美好心灵——假设您的心灵确实美好——的知心人。

两天前，在《高卢人报》上读到某人给您的一封赞扬备至的信，您还询问那人的地址以便回信，这使我顿生妒意。您的文学成就使我不能自己，于是我就写了这封信。

我将永远不让您认识我，我甚至也不想哪怕是远远地看一看您，——谁知道呢，您的长相也许会使我扫兴的。我只知道您年轻，尚未结婚。

不过我可以告诉您，我是个窈窕淑女。想到这一点，也许会鼓舞您给我回信。

女人的求爱信，莫泊桑这时已经司空见惯。然而这个女人的练达自如的

笔触和语调却深深吸引了他。另外，这封信毫无一般女人来信的香水气味，也见其不俗。莫泊桑立刻想象起这“妖媚女子”的模样来，她一定很年轻，而且很有文化，总之，是个令人感兴趣的人。第二天，他就提笔作复：

女士：

我首先感谢您对我的好意以及您对我所说的那些可笑的赞词。

您要求做我的知心朋友？以什么名义呢？我对您一无所知。为什么我要把可以当面对我的女友们说的事告诉一个陌生女人呢？须知，她的思想、爱好等等可能和我的格格不入。

神秘感能够给我们的通信关系增添什么魅力呢？

男女之间的感情的动人之处，不就首先来自能够彼此见面、相视而谈；即使是写信，也能见到女友的面容浮现在自己眼睛和信纸之间的那种快感吗？

说到陌生女人的来信，两年来我收到大约 5、60 封。怎样从中选择自己心灵的知心人呢？如果她们愿意露面、结识，友谊和信任就可建立；不然，何必要疏远已经认识的妖媚女友们，而去注意一个可能在外貌和思想上都令我们不快的女人呢？

莫泊桑这封不太领情甚至有失恭敬的信，显然使陌生的女子有些失望：

先生：

您的信并不使我惊讶。

不过，首先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要求做您的知心人，那样的话我就显得太简单了。如果您有时间重读我的信，您将看出我调侃的语气。

您关于狂欢节的专栏文章我拜读了 3 遍。文章写得很好，感人至深。但您那篇老母亲向普鲁士人报仇的小说，却太老一套了。

至于神秘感会增添什么魅力，则因人的趣味而异。您不喜欢，我却喜欢得发狂。

只收到 60 封信吗？我还以为您已受到更多的打扰哩！您是不是全都答复呢？

很遗憾，我们的关系只能停留在这一步，除非有一天我自觉不配做第 61 号。

不过，如果我必须略作自我介绍才能吸引您美好的心灵，我可提供以下情况：金发，身材适中。生于 1812 至 1863 年间。在精神方面，——不，再说下去，就有自夸之嫌了。

我倒乐于告诉您，我是马赛人。

明显的机智，闪烁的词语，使莫泊桑对这陌生女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也陷入了更加无可奈何的矛盾之中：

您责怪我那篇老妇人向普鲁士人复仇的小说是老一套。但，一切都是老一套。我所做的，我所听到的，无不如此。一切思想，一切言词，一切讨论，一切信仰都是老一套。

给一个陌生女子写信，不就是无谓的老一套吗？您知道您在做什么，在给谁写信。可我呢？

您可能是一个年轻妖媚的女子，那我将感到幸运，有一天我将亲吻您的双手。但您也可能是一个以欧仁·苏的小说为唯一精神养料的看门老嫗。

您是追慕虚荣的人？多情善感的人？富于浪漫精神的人？或者只不过是闷得发慌、寻点开心的人？您看，我绝不是您所要找的那种人。

我没有一点诗意。我对一切都漠然，我在深深的苦闷中度过三分之二的时光，用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写点东西尽可能多卖些钱。——我很难过，不得不操这种可诅咒的职业。而又正是这一职业，使我博得了您的垂青。

指莫泊桑的短篇小说《蛮子大妈》。

欧仁·苏（1804—1857）；法国通俗个说家。主要作品有《巴黎的秘密》、《流浪的犹太人》等。

在回信中，自称妩媚女子的通信者就“老一套”和卖文为生的问题大发高见。她任凭一时浓兴，旁征博引，崇论宏议，不想却令莫泊桑心生疑团：

知道吗，女士，您让我大吃一惊。您不屑预告一声，就接二连三地引述了乔治·桑、福楼拜、巴尔扎克、孟德斯鸠、犹太人巴龙、约伯、柏林学者司皮茨布勃和摩西。

噢！现在我知道了，您是路易大帝公学六年级的老师，我早已有所怀疑，您的信纸隐约有一股烟草味。我将把您作为一个教书匠，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敌人来看待。啊！老滑头，老学监，老蛀书虫，您想扮成一个美妇人吗？您大概还会给我寄来您的习作，一份论艺术和自然的手稿。让我推荐给某个杂志，或者在某一篇文章里加以吹嘘呢！不露面的通信者索性改称：“学者约瑟夫”，在回信中以拉丁文教授的口气对莫泊桑的小说作了刻薄的品评。莫泊桑更为恼怒，回信道：

为什么我要继续给你写信呢？我不喜欢这样做，这不会给我带来半点愉快。

我不想认识你。我相信你一定长得很丑。再说，我觉得给你的手迹够多的了。要知道，我的手迹每件值10到20个苏，看内容而定。

您还会向我要一张相片吧？预先通知你，我不会寄给你的。

这一次，莫泊桑的粗暴实在过分了。信交给弗朗索瓦以后，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但弗朗索瓦已快步如飞地去执行邮差的使命了。

“海斯汀小姐”终于被真正刺伤了心：

您的信真是太香了。其实不需要这样香我就会窒息的。您就是这样来回答一个至多是不谨慎的女人吗？干得漂亮！

如果我给他写信的是个著名人物，是个能够理解我的人，会怎样呢？这也许会美妙的，传奇式的，谁知道呢？也许在通了大量信件之后，将会得到一个不同凡俗的朋友。那时我就会问：他是谁？我就会选择您。

但这样的通信必须有两个条件：首先是对陌生男子的无限敬仰。然后由这无限敬仰产生出一股感情的洪流，使他说些必然会感动那著名男子的事。

现在，任何一个条件都不复存在了。

事已如此，我可以告诉您，您的可鄙的信让我度过了凄楚的一天。

别了，不无愉快。

莫泊桑为自己的无礼深悔不迭：“这么说，我严重地伤害了您了？请不必否认”。“我向您道歉，特别是您信中这句话，使我非常难过。您说：我的‘可鄙’的回信让您度过了凄楚的一天”。“现在，请相信吧，我不会像以前那样粗暴，那样多疑，那样失礼了。”

4月23日，陌生女子收到这封道歉信。但伤透了的心再难弥合。她用颤抖的手在一封简短的信中写道：

永别了！既然您坚持要我原谅，我原谅您。此刻我是这样地病弱！

这位给自己起了个英国名字的陌生女人，实系俄国人，名叫玛丽娅·巴施季切夫。她久已身患肺病，自知死之将至，多么渴望寻找一个知音！1884年10月31日，就在她和莫泊桑断绝通信6个月之后，疾病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据说莫泊桑同玛丽娅·巴施季切夫终于还是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他们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思想家、哲学家、作家。主要作品有《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等。

约伯：《旧约圣经》、《约伯传》中的主人公。

摩西：《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向犹太民族传授上帝律法的人。

中断通信以后。一天，莫泊桑从戛纳来到母亲居住的尼斯。他走进一座付着巨大棕榈树、意大利五针松的幽雅的花园。玛丽娅正坐在喷泉旁的一张长椅上看书。她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一下子就认出了莫泊桑。他们是相视无言而过，还是说了什么？不得而知。只知道莫泊桑回到戛纳以后对弗朗索瓦说：“告诉你，我对巴施季切夫小姐的友情是认真的。”而玛丽娅呢，她第二天给一位女友写信道：“我终于见到了他。我把由他的信引起的不愉快印象一股脑儿全忘了。他的样子很让我喜欢，不过他的眼睛令我不安。那是一双美丽而深邃的眼睛，不过有时候目光显得异样地呆滞”。既如此说，看来他们至少曾相视良久。

玛丽娅·巴施季切夫显然是个富于浪漫气质的女性。然而她对莫泊桑的一片深情是无可怀疑的。可以相信她的自白：她通过书信的往来最终和莫泊桑建立起诚笃的情谊。但她的命运却注定是悲惨的：既然莫泊桑那可恶的生活哲学不变，即使疾病不过早地夺去她的生命，莫泊桑也迟早会把她背弃。

14. 恋人般的友谊

从1884年4月与莫泊桑中断通信到是年10月31日去世，她是玛丽娅·巴施季切夫在身心两方面都不胜痛苦的日子了。而在这段时间里，更确切说，从1884年6月到10月，莫泊桑却在埃特尔塔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这女人就是勒孔特·杜·诺伊夫人。

莫泊桑和勒孔特·杜·诺伊结识，大约在1883年初他在埃特尔塔小住期间。他刚回埃特尔塔，一天，从海滨散步归来，见母亲正在和一个陌生女子谈话。那女子约摸30岁，柔软的金发，洁白的皮肤，湛蓝的眼睛，微微鹰钩形的鼻子，显示出强烈的个性。

“吉，这位是勒孔特·杜·诺伊夫人。她家先生是建筑师，在罗马尼亚工作。她新近在埃特尔塔买了一所别墅，就是那座‘防备差的小要塞’，今后打算长住在这里。”母亲介绍道。

“噢！欢迎，欢迎！”好客的莫泊桑热情他说。

“我名叫艾米诺。以后还望多多指教。”艾米诺说着，落落大方地莞尔一笑。

艾米诺来埃特尔塔不久，便结识了以富有文学修养而在小城为人称道、同时又身为名作家之母的洛尔。因为艾米诺本人也酷爱文学，并且经常写点小说，颇想得到这位长者的指点。今天，她恰好又带来一篇习作，那是她计划中以《善良的朋友》为总题的一组短篇小说中的一篇，写一个画家死后，他的一个做乐师的朋友如何照顾他的遗孀；那乐师早年同样热恋过这女子，但忠于对亡友的友谊，他一直与她保持着纯洁的关系。艾米诺刚刚读完，便议论开了。由于莫泊桑的参加，气氛很是热烈。莫泊桑认为乐师和那寡居女子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不可理解的，善良的心地不必通过禁欲主义来表现。然而他喜爱艾米诺的细腻的笔触，和她对人物精神世界的鲜明刻画。

晚饭后，莫泊桑踏着月色送艾米诺回家。他们一边慢慢踱步，一边交谈，很是投契。微风吹来阵阵涛声，路边的煤气灯向他们频频眨眼，他们全未留意。艾米诺进一步介绍了自己的身世，使莫泊桑深有所感。她出生在一个文人武士人才辈出的家庭，从小爱好文学艺术，生性活泼，富于浪漫的幻想。5年前，她和一个才华出众的建筑师结了婚。丈夫一向在罗马尼亚致力于宫廷建筑，颇得那里王室的青睐。婚后，他不愿牺牲自己的事业离开布加勒斯特，而艾米诺也无法想象自己能脱离法兰西的文化氛围。他们就这样过着偶相聚、长别离的生活。可艾米诺又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在孤寂的生活中，唯有文学是她最贴己的伴侣。

“这么说，我得要扮演那个乐师的角色了。”莫泊桑试探地说。

“我想也只能是这样，如果您愿意做一个朋友的话。”艾米诺文静然而坚定地说。

在多少有点尴尬的沉默中，二人走到了“防备差的小要塞”门前。

“再见，先生。谢谢您的殷勤。”艾米诺一边说着，一边向莫泊桑礼貌地伸出一只手来。

“再见，夫人！”莫泊桑怀着少有的圣洁感情亲吻了那只手，接着语意双关地说：“但愿有朝一日能攻克这座小要塞。”

“噢，小要塞时刻欢迎您的光临。”艾米诺接着同样语意双关地说，“不过，您到时一定会发现这里的防备丝毫不差。”

从此，艾米诺的造访更勤了，她果然也时常向莫泊桑敞开小要塞大门。他们在一起谈论文学，研讨彼此的作品。经莫泊桑的举荐，艾米诺的小说开始在《费加罗画刊》等报刊上问世。艾米诺取代了克蕾芒丝一年前的角色，她不仅放了莫泊桑作品的第一读者，而且为他制订出工作进度表，督促他严格执行。而且，同克蕾芒丝一样，一旦莫泊桑有越轨之举，她就顿敛笑容：“请您自重，善良的朋友。”

然而，艾米诺的运道却与她的“前任”不同。克蕾芒丝为莫泊桑新宅的兴建付出了很多心血，她要做女主人的理想也未能如愿以偿。而艾米诺却在新宅即将落成之时闯入莫泊桑的生活，大有成为女主人的可能。

新宅是在1883年夏天完工的。落成之日，莫泊桑请来不少客人。

“诸位，我想为这座住所起名叫‘泰利埃公寓’，如何？”喜爱恶作剧、而且毫无顾忌的莫泊桑在席间突然宣布。

“反对！反对！”在座的女宾们群起而抗议，“我们可不愿到妓院来！”

“我建议叫‘吉莱特’。”头脑敏捷的艾米诺立即反应道。

“赞成！赞成！‘吉莱特’——吉的公馆。”大家异口同声地欢呼。

“好，就叫吉莱特。”莫泊桑顺水推舟地说，“既然勒孔特·杜·诺伊夫人为吉莱特命名，那么她就是吉莱特的教母了。”

“赞成！赞成！吉莱特的教母！”众人再次欢呼。

艾米诺的脸臊得通红。——只有她听得出莫泊桑这番话的弦外之音。

吉莱特是一座两层的木结构楼房，两翼突出，中间由一道阳台相连，它座落在一个相当大的庭院里。莫泊桑让人在庭院四周栽上高大的白杨和栎树，但庭院里面却本着经济的观点种植着草毒和苹果树，而且养了一群母鸡。小楼后面不远处有一个小小的奇特建筑，那是用一只翻倒的破船作顶建成的小屋，兼作浴室和仆人的宿舍。这年11月开始雇佣的忠实的仆人弗朗索瓦在这间宿舍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后的体会是最真切的：“一股酸臭，一股松木和柏油味，直钻嗓子眼。我的住房给我的印象，就像是那伟大的旅行而修饰一新的巨大棺材。……我睡下，但我睡不着。我听见远处一阵响声。然后，这响声就传到了身边。那就是海浪的回响。……第二天，主人问我在那破船里过得可好。我向他表示感谢。他还同我谈了这破船如何得来不易，因为当地的每一座别墅都想用它作款待友人的客房。”

莫泊桑在吉莱特的日常生活，颇像他笔下的诺曼第农民。他亲手采摘草莓，其熟练程度令弗朗索瓦大力赞叹。他还亲手撒食喂鸡，打扫鸡圈。不过，他不像自己描写的诺曼第农民那样吝啬。他经常向穷苦人家的孩子施舍。他还有个得人心的习惯：每年8月15日，或在自家庭院里，或在海滩上，大放焰火，与全城同乐。

吉莱特建成后，莫泊桑有了属于自己的乐园，和朋友们的交游更加尽兴。有时仅仅是埃特尔塔的朋友们欢聚，入夜后，大家伴随着手风琴声在苹果树下翩翩起舞。有时则是大型的狂欢，第埃普、费冈的友人，或者乘车，或者坐船，也成批地赶来。节目丰富多彩；有从周围教堂约集来的低音大号手的齐奏；有假面舞会；有业余消防队员在水塘上作惊险的跷跷板表演。有一次还演出了一场恶谑的活报剧：一个警察出于好奇，把妻子倒悬起来开膛剖肚。人们把他捉住关进监狱，他竟放火烧监狱。消防队员也无济于事，原来那监狱是用浸透了煤油的木料搭成的。结果吓得女宾们东奔西逃，莫泊桑——这场恶作剧的导演——自作自受，聚会好不容易才恢复了秩序。

每一次欢聚或狂欢的最后一个节目，总是全体参加者充分享用吉莱特的“教母”艾米诺精心烹饪的夜宵。

的确，自吉莱特建成以后，艾米诺与莫泊桑的过从更加亲密，她简直成了除莫泊桑、弗朗索瓦之外的吉莱特的第三成员，越来越像是那里的女主人了。

在吉莱特或在“小要塞”，莫泊桑和艾米诺度过了多少难忘的夜晚啊！艾米诺认识莫泊桑之日，他已疾病缠身。他经常两眼疼痛，夜晚尤甚。可是他又怕在睡意来临之前就寝。艾米诺便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读书给他听，以稍减他的痛苦和郁闷。莫泊桑静静地躺在暗处的躺椅上，坐在灯前的艾米诺用她那轻柔的嗓音朗读的狄德罗致沃朗小姐，莱皮纳斯小姐致吉贝尔伯爵，埃皮奈夫人致加里亚尼长老的信，使他感动至深。他仿佛觉得那不是18世纪几位学识渊博的情种在抒写自己的爱情和友谊，而是他和艾米诺在互道衷肠。

每天上午读报，该是一天中最轻松活跃的时刻了。报刊上对莫泊桑作品的每一篇评论，他们都要津津有味地细加推敲，每每所见略同。可对于有关莫泊桑私生活的种种极尽渲染之能事的报道，他们的反应却适成对照：莫泊桑总是气恼地加以谴责，而艾米诺则似乎对此类无聊笔墨以及莫泊桑无可奈何的抗议都毫无兴趣，表情淡然。她不同于一般女人，对时事政治颇多兴趣，每有大事，必陈所见，侃侃而谈。在艾米诺的感染下，莫泊桑也偶尔过问起时事政治来，他所写的一些时文中，不乏艾米诺的思想影响。

从1883年结识于埃特尔塔海滨，到1893年诀别于莫泊桑终其一生的帕西精神病院，艾米诺经常伴随在莫泊桑的身边，亲密的关系一直保持了10年之久。莫泊桑一生中结交的女子可谓多矣，能够以此而自夸的却只有她一人。

莫泊桑逝世以后，艾米诺回首与作家10年的交往，先后写了三本书，其中最重要的一本题为《恋人般的友谊》。书中叙述了她和作家密切而又深沉的感情上的联系。书名所要表明的，也正是她对自己和莫泊桑关系的纯洁性的处心积虑的表白。

可后世的一些研究家偏偏对这种纯洁性发生了怀疑。对这“恋人般的友谊”的说法，他们宁愿取头而舍其尾。

最“激进”的说法，是认为艾米诺在1883年初就成为莫泊桑的情人，并且暗示当年12月出世的艾米诺的儿子皮埃尔·勒孔特·杜·诺伊即是她和莫泊桑的私生子。

不错，莫泊桑非常喜爱小皮埃尔，有皮埃尔未来的妻子玛丽在其《勒孔特·杜·诺伊——从不可知论到笃信》一书中的一段描述为证。这段插曲发生在吉莱特的花园里，时间是1888年。一天下午，莫泊桑正和皮埃尔在水池

沃朗小姐（1717—？）：全名索菲·沃朗。狄德罗在1755至1784年间与她长期保持通信关系，友谊甚笃。

莱皮纳斯小姐（1732—1776）：全名尤·德·莱皮纳斯。她的沙龙里曾会集了达朗贝、孔狄亚克等许多著名文人学者。吉贝尔伯爵：生卒年不详。王家卫队中的上校。

埃皮奈夫人（1726—1782）：法国文人，与百科全书派关系密切。著有《致加里亚尼长老的信》。

加里亚尼长老（1728—1787）：意大利经济学家和作家。

皮埃尔·勒孔特·杜·诺伊日后成为著名的巴斯德学派的生物学家，著有《人类及其命运》等书。

两边做互相推送小船的游戏。

“我明天去打猪。皮埃尔，你跟我去吗？”

“等我再大些，吉；糟糕的是我没有枪！”

“你要有枪，会害怕吗？”

“噢，才不呐！”

“开枪的时候也不怕吗？”

“当然罗！”

“那么好吧，你紧挨着我身边，我开枪的时候你要是不动弹，我就把我 12 岁时祖父给我的那支小枪送给你。”

当下就开始考验。小皮埃尔果然纹丝没动。吉就把自己最珍贵的祖父的赠品给了他。

但是单单对儿子的喜爱还远远不能构成与母亲私通的佐证。更何况小皮埃尔和父亲艾米尔——安德烈·勒孔特·杜·诺伊有无可置疑的相象之处。

不过，人们对莫泊桑和艾米诺的关系的怀疑亦非绝无根据。

艾米诺的儿媳玛丽珍藏着 54 封莫泊桑给艾米诺的信。莫泊桑对诺伊夫人的殷勤追求，从最初的书信中就是热切而不加掩饰的。可以看得出，至少在头几年里，他未能如愿。当他 1883 年把新版小说集《菲菲小姐》赠给艾米诺时，扉页上还恭而敬之地写着这样的题词：“献给吉莱特的教母勒孔特·杜·诺伊夫人。莫泊桑敬赠”。在这前后的书信中，他在信末总是客套地署名为“您的谦恭的仆人吉·德·莫泊桑”，并且在问候时总把勒孔特·杜·诺伊先生的名字排在首位。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都显而易见地变了。“谦恭的仆人”的字样不翼而飞，艾米诺丈夫的名字被从问候的名单上排除。莫泊桑已经可以泰然自若地对艾米诺写道：“把你的手伸给我。我也要吻你的脚。”

1889 年 7 月，莫泊桑写信约艾米诺到巴黎附近赛纳河上的特里埃尔小城来住些日子。他们的关系达到了何种程度，人们不难从这封信中获得一个印象：

你肯试一试来此地的小旅店里住些日子吗？住在我这里是连想也不用想的，因为许多同行住在此地，大家的眼睛都盯着我。你可借口来找一所可租的房子。

艾米诺遗留下来的书信，显然都经过“净化”。尽管如此，这里那里，她还是露出一丝蛛丝马迹，让人去捉摸。

“恋人般的友谊”，这自相矛盾的提法，莫非就是她故布的疑阵？

15. 《漂亮朋友》

1884年6月到10月，莫泊桑在埃特尔塔度过了整整5个月最舒畅时光。落成刚刚1年的吉莱特令他心旷神怡。温柔沉静的艾米诺的“恋人般的友谊”使他感到异样的甜美。而长篇小说《漂亮朋友》在这短时间里一气呵成，尤其令他得意。我们知道，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生》却断断续续差不多用了5年时间才写成。

然而，《漂亮朋友》这部新作和《一生》的最重要的区别，却在于它们描写了两个迥然不同的人物的迥然不同的命运。《一生》，是一个纯洁、抱有美好梦想的弱女子在连连不断的幻灭中沉沦的悲剧；而《漂亮朋友》则是一个玩世不恭、野心勃勃的投机家在一帆风顺的钻营中发迹的丑史。

19世纪80年代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虽衣着不佳、然而神气活现的青年人在巴黎的繁华市区徘徊。这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乔治·杜洛阿。他原是轻骑兵上士，在非洲服役两年之后到巴黎来想发点儿财。也在北方铁路局做了半年的科员，薪水低得连糊口也勉强、更难实现他的“爱情”欲望。这天，他又来街头碰运气，口袋是空的，血却在沸腾。对稳坐庄咖啡馆里逍遥的阔佬们，他嫉妒地咒骂着：“脏猪！”可他无可奈何——像他在非洲那样强取豪夺，在这里是行不通的。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大剧院广场的拐角上，他遇见了当年轻骑兵第六团的老朋友、现在《法兰西生活》日报主编政治新闻的福雷斯蒂埃。《法兰西生活》是一份在国家的背景上和政治的基层上航行的报纸，它的幕后是一批和报馆总经理瓦勒泰尔支持的投机事业有关的议员。承老友の厚意，杜洛阿被介绍到这家报馆当一名新闻记者。他虽只有连中学毕业会考也通不过的文化程度，但借助深谙新闻写作之道的福雷斯蒂埃夫人玛德莱娜的帮助，加上自己的机灵劲儿，他竟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成为了一名令人注意的采访员。

不过，杜洛阿很快就对自己的平凡地位感到不满。写文章不自由，就像车夫得听主人的指使。最让他委屈的是上层社会对他紧关着大门。然而他深知自己对女性的吸引力，他决心利用女人作为向上爬的云梯。他不很费力就做了贵妇马莱勒夫人的情夫。他向报社总经理瓦勒泰尔的夫人献了一次殷勤，第二周就被升任本市要闻版的编辑主任。本市要闻版散布谣言，左右舆论，是报纸的精髓；能够主持其事，说明总经理对他的赏识，但也因此给他招来了恶意的攻讦。为此，他和一个诬陷者进行过一场互无伤亡的决斗，结果更抬高了他的身价，使他跻身于《法兰西生活》日报记者的前列。福雷斯蒂埃病逝后，他不但娶了老友の寡妻玛德莱娜，而且改用表明贵族身份的“杜·洛阿”的名字来签署自己的文章。玛德莱娜从众议员拉洛史那里得到政府决定出兵摩洛哥的消息，帮他写成抨击内阁的极富煽动性的文章，引起强烈的反响，总经理为此请他专任政治消息版的主编。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又引诱和迫使总经理瓦勒泰尔的夫人做了自己的情妇。

杜·洛阿的地位越是升迁，胃口越大。内阁垮台了，瓦勒泰尔支持的新内阁成立，拉洛史当上了外交部长，《法兰西生活》日报几乎成了官方喉舌。瓦勒泰尔和拉洛史要他制造舆论，让人们误以为新政府不会出兵摩洛哥，致使摩洛哥借款债券价格猛跌，瓦勒泰尔等便趁机大量购进。随后政府突然派兵征服了摩洛哥，并保证摩洛哥借款债券有效。瓦勒泰尔等就这样一举而大发横财。杜·洛阿对这班“大人物”的胜利极为愤怒。他忿忿不平地自问：

“既然这些人都暴发了，为什么我就不能暴发？”他终于盘算到一种妙法，既可自己暴发，又可给自己憎恨的暴发户以惩罚。他揭发了自己的妻子玛德莱娜和外交部长拉洛史的奸情，达到了离婚的目的，同时搞垮了拉洛史。继而，他拐走了瓦勒泰尔的小女儿作人质，强要与之成婚，那位大老板竟由此发现了他的超人“才干”，断定他将来可以做议员和部长，答应他做自己的乘龙快婿。他先被荣升为《法兰西生活》日报总编辑；不久，婚礼便隆重举行。在玛德莱娜大教堂举行的盛大仪式上，瓦勒泰尔夫人眼看着主教给她的女儿和她的情夫证婚，悲愤欲绝。可是人们并不理会她。两个来宾向杜·洛阿表示热烈祝贺，主教卖力地为他大唱赞歌。而站在大教堂廊柱下的这位野心家呢，却已经把目光投向不远处的众议院！

1884年10月26日清晨，莫泊桑写完了《漂亮朋友》这最后的轰轰烈烈的闹剧场面，就像一年前吉莱特竣工时那样兴奋。他情不自禁地要把这好消息向人宣告。艾米诺还没有来，他便去找正在给鸡喂食的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我的《漂亮朋友》完稿啦！我希望那些要求我写点儿长东西的人会感到满意。……”他激动地说，“至于新闻

记者们，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啦；我等着他们！”

10月底，莫泊桑从埃特尔塔回到了巴黎。许多事等他去做：为报刊撰写定期刊载的稿件；为阿瓦尔编写新的短篇小说集；一次又一次地应召去戛纳探望重病的母亲。可他还是抽时间把已经成稿的《漂亮朋友》认真润色了一遍。像《一生》一样，这部长篇新作也将先在《吉尔·布拉斯报》上连载。1885年4月4日，他交完稿，立刻启程去戛纳，然后由那里去意大利作一次盼望已久的旅行。

由作家昂利·阿米克和画家勒格朗、瑞尔威3人作伴，莫泊桑在意大利漫游了大约1个月的时间。在威尼斯，他欣赏了伟大的画家提埃波罗和委罗内塞的珍贵遗作；在罗马，他同美第奇学院的学生们共进过晚餐；在西西里岛的首府巴勒摩，他参观过著名的嘉布遣小兄弟会会士的墓地和音乐家瓦格纳完成他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的那所住宅，……在文学家莫泊桑看来，文明古国意大利自然是美不胜收。但是，按照预计，《吉尔·布拉斯报》应从4月6日至5月30日连载完《漂亮朋友》的全文，阿瓦尔出版社的单行本也该在5月中旬问世。外界对这部小说的反应如何？不能不令他悬念。6月1日，当他从西西里岛返抵罗马时，收到近期从国内来的邮件，他才知道《漂亮朋友》在巴黎激起的反响远远超过他的预料。新闻界的反应最是强硬，已有好几家报纸发出了抗议的吼声。愤懑集中于一点，即《漂亮朋友》通过杜洛阿这个人物丑化了新闻记者的形象；通过《法兰西生活》这份报纸败坏了新闻界的名声。

说实在的，巴黎报纸针对《漂亮朋友》的鼓噪，并没有使莫泊桑惊慌或者沮丧；相反，他暗自心喜，因为他一向把批评家们的攻讦视为最见效的广告。为了给报界的鼓噪加大音响，他当即给《吉尔·布拉斯报》主编写了一封为自己申辩的公开信。6月7日，该报在《致（漂亮朋友）的批评者们》的标题下把这封信全文照发。

“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归来，我在罗马收到了一大批报纸，它们对我的小说《漂亮朋友》的评论，既使我大感意外，又让我深为悲伤。”莫泊桑故作委屈地写道。

接着，他便施展专栏作家的雄辩才能，极力否认杜洛阿这个人物的普遍

意义：

“我只不过想叙述一个冒险家的生活而已。这样的冒险家，我们在巴黎每天都能碰到，在现存的一切行业里都能遇见。

“他难道真是个新闻记者吗？不，我是在他行将去马术学校做马术教师时把他抓来的。可见并非因为爱好而把他推向这个岗位。我特意说明他一无所长，只不过是渴望金钱和全无心肝。我在头几页就指出，读者面对的是一粒坏种，他落在哪里就得在哪里成长。”

那么，为什么偏给他选中报界呢？

“为什么？因为报界要比其他地方更便于清楚地表现出我的人物成长的各个阶段；同时也因为，正如人们常说的，报纸无处不通。干其他行业，需要有专业知识、长期训练，进去的门窄一些，而出来的门却又少一些。报纸却是一个庞大的共和国，伸向四面八方，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干，在那里做一个正直人和做一个坏蛋同样容易。于是，我的人物便进入报界，以便可轻易地施展他飞黄腾达所要采用的专门手段。

“他没有任何才干。他仅仅是靠了女人向上爬。那么，他至少是成为记者了？没有。他通过了报纸的各种专职，但并未停留，因为他未在阶梯上耽误就高升了。而一般来说，在报界，也如同在其他行业一样，有的人总是埋头在某个角落里的。记者们一生来就带着这种爱好，往往也一生都停留在记者的岗位上。”

如此看来，杜洛阿真是一个特殊而又特殊的例子了。莫泊桑在这一点上脱尽了影射之嫌。

那么，《法兰西生活》是不是所有巴黎报纸的缩影呢？

“如果我选择了一家大报、一家真正的报纸作为背景，那些责怪我的人是绝对有理由的。但是相反，我特意选择了一家可疑的小报，这种小报是一帮政治投机家和金融大盗的代理人。不幸的是，确实存在着一些这样的代理人。”这样一来，哪家报纸若再叫嚷《漂亮朋友》是对整个报界的写照，便无异于自认与可疑的《法兰西生活》是一丘之貉了。

小说中邪恶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是评论家们最忿忿不平的事。然而莫泊桑却认为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这种事情难道从来没有发生过，难道在有权势的金融家中举不出一个人，出身如同乔治·杜洛阿一样可疑吗？”这篇大逞词锋的雄文寄出以后，莫泊桑便打点行囊，启程回国。既然舆论上作了交待，何以还如此急急忙忙呢？原来国内新近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维克多·雨果的逝世。5月22日，这位83岁的文豪与世长辞，一时间成为举国上下所关注的重大事件。报纸上充满了颂扬他的文章。当年的公社战士为纪念这位同情公社事业的作家而举行的集会，引起了与军警的多次冲突。政府决定为他举行国葬。而雨果的遗嘱公诸于世：“我赠给穷人五万法郎。我希望用他们的柩车把我送往墓地。我拒绝一切教堂的悼词，我要求为所有的灵魂祈祷。”更为这事件增添了动人的色彩。今天——6月1日，巴黎正在举行的葬礼，想必是规模空前。莫泊桑对雨果不乏敬意。母亲在伊莫维尔堡以及福楼拜在克鲁瓦塞给他朗读的一些雨果的诗篇，他至今还能背诵如流。不过他现在急匆匆地赶回巴黎，却多半是由于担心公众对雨果后事的关注会滞阻《漂亮朋友》单行本的销售。

数字表明，尽管雨果逝世对此不无影响，《漂亮朋友》依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小说单行本是5月11日问世的。7月7日，即还不到两个月，

莫泊桑就向母亲报告说：“我们已印行了27版。”而同年9月12日，出版家阿瓦尔则向莫泊桑报喜道：《漂亮朋友》“这大无赖”已出到37版！其销路之畅通堪与左拉的轰动一时的名著《小酒店》媲美。

《漂亮朋友》进一步证实了莫泊桑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出色才能。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生》相比，《漂亮朋友》不仅篇幅大、人物多、线索复杂，表现出作家驾驭宏篇巨著的更加精湛的技艺，而且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长足的跃进。这部长篇新作的成就也首先表现在这个方面。

在《一生》中，围绕着主人公约娜的遭遇，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只限于一个宗法制贵族家庭没落的表象。而在《漂亮朋友》中，紧扣着主人公杜洛阿的发迹，读者看到的却是19世纪80年代牵动整个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的一系列事变的内幕。

小说中杜洛阿为之效劳又与之斗争的瓦勒泰尔，是莫泊桑在现实的基础上别具匠心地创造的艺术形象，他既是报社老板，又是议员和财阀。他一手操纵议会，一手指挥报纸，坑害民众，大发横财。正是通过这个巧妙设置的章鱼式人物，作家集中在一部作品里对法国政界、财界和报界的丑恶作了广泛的揭露。莫泊桑于1881年去北非旅游了两个月之久，感受过当时方兴未艾的奥兰省起义的紧张气氛，同时也目睹过法国在北非的殖民“业绩”。像《漂亮朋友》中的杜洛阿一样，他还根据此行的见闻写过11篇报道。1882年保王派总汇证券公司在共和派银行打击下垮台，致使大批中产者破产。莫泊桑也为此写过专论。报界与政党、财团的不可告人的联系，专栏作家莫泊桑作为个中人更是详知究里。《漂亮朋友》中的描写，便是以这些第一性知识为素材，经作家进行艺术升华，而被赋予典型的巨大概括力的。

如果说莫泊桑对瓦勒泰尔之流统治集团人物的描写是从明确谴责的立场出发的，那么，他对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杜洛阿的态度就远不如此单纯了。

莫泊桑对杜洛阿这个人物的基本否定的态度，应该说自始至终是显而易见的。在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这投机家、冒险家的庞大斗兽场上，偶然闯入的杜洛阿在一次次较量中所向披靡，最后，在主教的颂歌声中，俨然成为资产者心目中的“英雄”。然而他的“胜利”的得来，却全靠着他的寡廉鲜耻。莫泊桑对此作了尽情地暴露：他恩将仇报，决心让好友福雷斯蒂埃戴绿帽子；他故作清高，实际上却心安理得地享受情妇玛德莱娜的接济；他甘受羞辱，强分妻子情夫的遗产；他俯首听命，为瓦勒泰尔老板效犬马之劳；他孤注一掷，拐带痴迷的少女，……看来作家是有意向人们表明：资产阶级社会里英雄就是这样的恶棍；也只有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这样的恶棍才会成为英雄。

可是，莫泊桑对杜洛阿也有同情的一面。——不，岂止同情，在某些地方简直就把杜洛阿当作自己的比身呢！

莫泊桑本人毫不隐讳地承认这一点。

好友乔治·德·波托—利施回忆，在《漂亮朋友》问世的那些日子里，莫泊桑经常微笑着对人说：“漂亮朋友就是我。”

在《漂亮朋友》发表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莫泊桑不仅自称“漂亮朋友”，而在当别人这样称呼他时，他也欣然答应。

《漂亮朋友》单行本印出后，好几位妇女收到了莫泊桑的赠书。送给艾米诺的那一本的献词再明白不过地写着：“夫人，我是您最谦恭的朋友·漂亮朋友莫泊桑”。而给其他几位妇女的赠书上，不是写着“漂亮朋友本人敬

赠”，就是署名“吉·德·莫泊桑，又称漂亮朋友”。

莫泊桑同他所创造的典型人物杜洛阿当然有着重大的本质区别——莫泊桑是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而杜洛阿是个不学无术的骗子；莫泊桑满足于做一个自由无羁的笔耕者，而杜洛阿则怀着爬上统治阶层高位的勃勃野心。

但无可否认的是，莫泊桑在描绘杜洛阿的形象时，常把“自我”溶化于笔墨之中，因此，在杜洛阿的身上，这里那里，也就不时显露出作家本人的影子。

同莫泊桑一样，杜洛阿出生在诺曼第。还有更巧的事：杜洛阿的父母住在鲁昂近郊的康特勒，而莫泊桑称为慈父的福楼拜蛰居的克鲁瓦塞正座落在康特勒山脚下。

同莫泊桑一样，杜洛阿也留着一副“饶有魅力”的髭须。“它皱皱地竖在嘴唇上，卷曲，潇洒，颜色是金黄里略带火红，两端翘起处显得淡些”，这段精细入微的文字无论是对作为小说主人公还是作为小说作者的“漂亮朋友”都是适用的。

同莫泊桑一样，杜洛阿蔑视和痛恨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冲着林荫大道上骑马散心的阔佬贵妇，他反复咒骂“好色无耻的家伙，谋财害命的强盗”。另一方面，他怜悯穷苦人。当他看到一个贫民妇女在教堂里祷告上天保佑时，他义愤填膺。

不仅如此，莫泊桑还把自己和女人“交往”的一些经历移植到杜洛阿身上。杜洛阿嫖妓是作家本人荒唐“史迹”的重演。热衷政治而又善于舞文弄墨的福雷斯蒂埃太太是艾米诺这个原型的发展。杜洛阿与瓦勒泰尔老板娘令人作呕的丑剧，是莫泊桑与徐娘半老的福尼克夫人一场鬼混的翻版……

作家把自我的因素溶化于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之中，写来更加真实、生动，给人以亲切之感，自有它的好处。但是，当莫泊桑把自己荒唐透顶的“韵事”也转借给他的人物时，弊病就昭然若揭了：他津津有味地渲染着杜洛阿，亦即他本人在风流场上的一桩脏“战绩”，绝无厌恶之感，而是带着沾沾自喜的微笑。

所以，列夫·托尔斯泰在赞扬《漂亮朋友》是一部“以严肃的思想和感情为基础”的杰作时，一语破的地指出：作者在“恣意描写那些吸引着他的东西，有时对自己的主人公仿佛是忘了基本否定的看法，而竟站在他那一方面去了。”

《漂亮朋友》是世界文学宝库中难得的珍品，是莫泊桑卓越艺术才华的美好结晶。但是，由于作者自身生活上的污点而使其光洁蒙受了损失，虽说只是白璧微瑕，也着实令人遗憾！

16. 《温泉》前后

1885年6月初，莫泊桑从意大利归来。既然《漂亮朋友》已印行了27版，而且随着雨果逝世的冲击波逐渐退去，销售量已经回升，巴黎也就没有什么令他烦心的事了。6月15日，他出席了现代派文人骚客聚会的“黑猫”咖啡馆开张典礼。6月21日，他为《鲁昂日报》撰写的第一篇专栏文章见诸报端。7月14日，他去埃特尔塔小住3日，紧接着，便转赴多姆山省的沙泰尔吉雍镇。

沙泰尔吉雍镇地处多姆山麓，是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这里的泉水含有多种矿物质，对肠胃病及其他一些疾病具有明显的疗效。早在一千数百年前的罗马帝国统治时代，入主高卢的罗马人就把这里的矿泉水用于医疗目的。18世纪，新的矿泉不断涌现，古镇日渐复苏。平时，沙泰尔吉雍只是个千余人左右的市镇，可到了暑期，上万名旅游和疗养者便从法国各地蜂拥而至。莫泊桑此来已是第二遭了。他第一次到这里是1883年夏季。说起那一次的沙泰尔吉雍之行，仍令他久久难莫泊桑初到沙泰尔吉雍，人地生疏，形只影单，颇有孤寂之感。外来者大都是病人，他们一门心思地求医治病，说起话来也轻声细语，尤使他觉得凄凉。而每隔半小时就得喝一杯无味的矿泉水，在他看来简直就像自己当年当兵操练时一样难受。

但是，第二天他发现自己下榻的这家旅馆里住着两个年轻美貌的神秘女子，她们形影不离，洗澡、吃饭总在大家之后。这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两天后，这对女子俏俏玲珑的模样儿已深得他的好感。又过了两天，他在昂瓦尔山谷游玩时同她们“偶然”相遇，便主动上前搭话，而她们也毫无扭捏，他们谈起巴黎，彼此竟有许多共同的熟人，好不投机。当莫泊桑听说她们全是新寡时，沙泰尔吉雍的苦役生活在他看来顿时变成了幸事一桩。从此，他便本着“骑士之道”，与这两位自称寡妇的女子结伴旅行、玩乐、吃喝……。这种荒唐的生活对他的身体倒比矿泉水还有效益。十余天里，他发胖的身体减轻了620克！

有一天，3人登上沙泰尔吉雍附近的一座高山。山顶上著名的塔慈纳湖，是奥弗涅山脉最后一个火山喷口造成的。湖水清澈，波平如镜。莫泊桑忽然来了游泳的兴致。经他提议，3人几乎一丝不挂地在小湖中游起来。湖水澄澈透明，他们的身影清晰可见。这里虽是旷野，却也是游人不绝的名胜之地。正在湖畔欣赏山水秀色的夫人小姐们，齐用阳伞和折扇来遮住自己的视线，仓皇而去。不消说，此事当即传开，本来就对这三人的行径颇多议论的当地人和疗养者们，对他们更是加以白眼了。然而莫泊桑却满不在乎。

“还真有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人生在世就是为自寻烦恼的！”他反而惊诧道。

不过，这场胡闹也就到此为止了。第二天，来了两位绅士，带走了那两个“寡妇”。沙泰尔吉雍的生活对莫泊桑来说重又苦不堪言。短短一周工夫，他体重又回升了310克！……

时隔两年，莫泊桑重来沙泰尔吉雍，情况已大不一样了。飞去的“寡妇”不再归来；莫泊桑本人此刻一心考虑着正事，也顾不得拈花惹草了。他考虑的是新长篇小说的蓝图。在短篇小说方面已达到公认的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莫泊桑，在《一生》和《漂亮朋友》连连报捷以后，已决定把创作的重点转移到长篇小说上来。

1885年8月，莫泊桑从沙泰勒吉雍写信给母亲道：“我什么事也不做，只在悄悄地准备我的长篇小说。这将是伟大而静谧的景致中的一个短小而又简单的故事。”这部长篇小说，就是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温泉》，法文书名为《奥里奥尔山》。

新小说的背景不是别处，正在沙泰勒吉雍，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莫泊桑在小说中假托故事发生在沙泰勒吉雍附近的昂瓦尔镇，而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围绕昂瓦尔镇旁的奥里奥尔山发现了温泉而展开的。19世纪80年代，温泉疗养业在法国是一门非常走红的行当。因此，在维希，在罗亚，在道尔山，在沙泰勒吉雍，在一切凡是温泉突突喷流而又有利可图的地方，温泉浴室、旅馆、医院以及形形色色的娱乐场所便像泉水一样纷纷涌现。而伴随着这种表面的兴旺的，则是投机钻营者残酷无情的幕后斗争。资本主义竞争、倾轧的丑剧，仿佛又得到了充分表演的一个新的舞台。难怪不少小说家都对温泉城发生了兴趣。就在这1885年的仲夏，当莫泊桑在沙泰勒吉雍专心构思他未来的小说《温泉》的时候，左拉正住在80里外的道尔山的一家旅馆里为写他的类似题材的小说而实地观察、采访，大作笔记呢！不过，莫泊桑捷足先登。待他的《温泉》发表时，依然在积累材料的左拉便放弃了自己的计划。

1885年8月中旬，《温泉》的构思大抵完成，莫泊桑便返回巴黎。巴黎的疯狂，混乱的生活依然不容许他静心写作长篇：今天玛蒂尔德公主邀他去圣格拉蒂安作客；明天朋友们拉他去诺曼第打猎；除了在巴黎的多头“恋爱”外，还要去埃特尔塔看望温柔的艾米诺。直到这年年底，莫泊桑照例到南部地中海沿海过冬时，才得以精力集中地进行《温泉》的写作。

母亲住在戛纳。莫泊桑则在离戛纳10公里的昂第勃城拥有一座别墅。这别墅雅号“小树林”，又叫“缪泰斯”，即房产主——一位海军军官的姓氏。他在客厅里工作，一张独脚的圆桌权当书桌。他整个上午都闭门写作。只见他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待到把句子完全琢磨停当，便坐下来挥笔疾书，写罢又离案踱步，周而复始。就这样，长篇小说《温泉》稳步地进展着。

午后是莫泊桑的户外活动时间。他有时打靶，有时去林中散步，但更多的时间是去海上泛舟。他在1883年购买的一艘白色“小路易丝”号刚刚被一条11公尺长的9吨位帆船所取代。这大船是小说家兼记者保尔·索尼埃尔转让给他的。帆船原来以索尼埃尔的代表作“长剑”命名，现在莫泊桑如法炮制，将船更名为“漂亮朋友”。以前驾驶“小路易丝”号的老水手加利斯，也让位给年盛力旺的贝尔纳。午饭后，当莫泊桑兴匆匆地来到“漂亮朋友”停泊的桑丽湾时，贝尔纳早已把“漂亮朋友”的旗帜升在杆头。主仆二人立即熟练地操纵着风帆，把“漂亮朋友”驾向一望无垠的碧蓝的地中海。根据风向决定航线，有时西至戛纳，有时东至尼斯。每天下午，数十公里的水域上总可见到“漂亮朋友”矫健的身影。莫泊桑并不在哪里登岸，只为在海上漫游。莫泊桑之乐，在乎云水之间。

1886年1月上旬的一天，一件事打扰了莫泊桑：早晨，他接到母亲从戛纳写来的信，说艾尔维就要结婚了。莫泊桑不禁心潮澎湃。不争气的弟弟，在军队里混到中士就退伍了。近年来，他一直住在昂蒂勃，靠哥哥在经济上的帮助，在这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园艺之城玩花弄草。虽说依旧是不务正业，但总算是劣迹稍敛。莫泊桑自己把婚姻视为枷锁，听说弟弟要成家，却喜出望外。在他看来，这是野马归槽的前兆。

“走，去给艾尔维买一件礼物。”莫泊桑不由分说就拉着莫明其妙的弗朗索瓦出门而去。

1月19日，艾尔维和玛丽—苔莱丝·芳同·德·艾东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玛丽—苔莱丝是昂蒂勃附近格拉斯城人，身材矮小，还未脱少女的羞涩。莫泊桑看出她是个守本分的女子，颇为艾尔维庆幸。

“走格拉斯路好吗？我去那里办一件小事”。从教堂出来，莫泊桑若无其事地提议道。母亲和新婚夫妇当然都无异议。

在格拉斯路的一道栅门外，吉和母亲的马车先停下，艾尔维和新娘乘的马车也随后停下。

“吉，停在这里做什么？”艾尔维问。

“进去，给你看一样东西。”吉回答。

吉带着母亲和新婚夫妇推开栅门走进。那是一个很大的植物园，有大片大片的花坛，还有苗圃、温室。虽值冬季，这里却是百花竞妍。

“天呀！谁家这样大的植物园？”艾尔维赞美地说。

“艾尔维，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你成了家，也该立业。经营好这个植物园吧。可以把种的花运到戛纳、尼斯、芒东去卖。”吉诚恳地说。

“吉，这要费你很多钱啊！……”艾尔维的眼圈湿润了，“等你结婚了，就到昂蒂勃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吧。”

“对啊。”玛丽—苔莱丝也激动地说。

然而莫泊桑只淡然一笑。他知道，自己注定终身是一个飘零的孤独者。

1886年3月，莫泊桑在昂蒂勃把《温泉》基本完稿。是年7月，他再一次前往沙泰勒吉雍，核实小说中的某些景物描写，以便定稿。同年12月下旬，小说开始在《吉尔·布拉斯报》连载。转年1月，阿瓦尔版单行本就出现于书市。

小说主人公、单纯的少妇克莉丝蒂娜和丈夫昂德玛特陪父亲拉弗奈尔侯爵到昂瓦尔温泉站来疗养。她的弟弟，生活腐化的贡特朗及其友人保尔也连翩而至。昂德玛特是个狡黠的犹太资本家，从来只管做生意，现在又投入一桩大的投机事业。原来，现有的温泉站资源接近枯竭，已濒临破产的边缘，纵然有三位庸医在那里勾心斗角，煞是热闹，也再难将它振兴。而就在这时，偶然在富农奥里奥尔的土地上发现了新的温泉。昂德玛特正想方设法把这块地弄到手以建立新的温泉站。他幸运地在避暑者当中发现一位退休的地质工程师，于是一家股份公司就紧锣密鼓地开了张。温泉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成了这家公司的一大股东。可是，就在昂德玛特投机得意的时候，得不列家庭温暖的克莉丝蒂娜为惯弄风月的保尔所吸引，做了他的情妇。第二年夏天，昂德玛特果真在昂瓦尔建起了一流的温泉站。他在同一个个对手的斗争中节节胜利。而保尔，却厌腻了克莉丝蒂娜，使她怀孕以后，逐渐和她疏远。他转而勾引奥里奥尔的女儿夏洛特，终因无法脱身，而同她结婚。克莉丝蒂娜的弟弟贡特朗终日吃喝嫖赌，债台高筑，落入昂德玛特的掌心，只得听其差遣。为了算计富农奥里奥尔，他受昂德玛特之命去追逐奥里奥尔的幼女夏洛特未成，又转而进攻其长女路易丝，终于和她结了婚。如果说围绕温泉站的斗争是一个棋局，那么贡特朗的婚姻只是昂德玛特一方引诱奥里奥尔陷入圈套的牺牲品。

《温泉》把《一生》和《漂亮朋友》的主题溶于一炉。书中将昂德玛特和奥里奥尔一干人追求金钱利益的角逐写得绘声绘色，只是其社会讽刺的锋

芒不如《漂亮朋友》那样犀利。像《一生》中的约娜一样，被骗、受害的孱弱女子克莉丝蒂娜的悲剧也写得哀婉动人。作家对奥弗涅大平原、多姆山脉、昂瓦尔峡谷、塔兹纳湖等自然景物的多彩多姿的描绘，更给人以强烈的艺术享受。但是，与《一生》相比，莫泊桑对他所描写的现象的道德态度却大大降低了。正如托尔斯泰指出的：“显然骗子保尔赢得了作者的全部同情。因此，这个保尔的恋爱史，以及他苦心孤诣地去损害别人并取得成功等等，就给人以虚伪的印象。”

“《温泉》就是波托卡伯爵夫人。”莫泊桑的忠仆弗朗索瓦·塔萨尔后来这样对人说。

波托卡伯爵夫人是莫泊桑热恋过的又一个上流社会女子。她祖母是英国人，父亲是意大利的一个大显贵。丈夫是奥匈帝国驻法国大使馆的随员。她自由无羁，在巴黎弗里兰路拥有一座豪华的公馆。她具有一般女人所缺少的强壮，浑身散发出一种独特的美。她那仿佛古希腊人的容貌——狭长的额，修长的眉毛，挺直的鼻梁，健美的脖子，不知令多少巴黎上流社会男子心荡神迷。她经常招一群追慕者在家里晚宴取乐，其中有作家、医生、政治家等各界的名流。据说只要愿意，她可以召集法兰西学士院的所有院士。她依恃自己的美色，对追慕者极尽捉弄之能事，有时甚至达到残酷的程度，所以又有“美人鱼”的外号。

1883年《一生》出版后，莫泊桑在给波托卡夫人的信中写道：“夫人，《一生》销售情况极好，再没有什么比这次的成功更令我满意的了。您可知道，我的成功大部分都应归功于您？我要屈膝下跪来向您表示感谢”。可见他们至少在《一生》写作期间就已相识。而波托卡伯爵夫人一定和莫泊桑谈过这部小说，并发表过意见。须知，这位任性的少妇，出身贵族世家，有着非同一般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鉴赏力。

莫泊桑不久就按捺不住自己的爱慕之情。他献一把折扇，并在题诗中表达了对她的崇拜：

一边吟诵圣母经，
——莫非我是在梦中？
愿上帝把我饶恕！——
我认为您就是圣母。

但波托卡伯爵夫人更像是美人鱼。她不断激起莫泊桑的希望，又不断使他陷于绝望。她经常约莫泊桑单独会面，可是等莫泊桑满怀热望地赶到，却见她身边围着一大群男士。有时她要男人们表演腕力，划船能手莫泊桑大显身手，一手举起扶椅，然而这么做只落得受她无情的打趣。有时她故意弄断项链，命男人们钻到桌下、钢琴下、壁炉里，没完没了地寻找，而她自己却不辞而别。多么冷漠寡情！可是，明知如此，莫泊桑还是抵抗不了她的魅力。

“唉，男女之间，无非是一场游戏！”他自我解嘲地说。

1885年至1886年莫泊桑构思和写作《温泉》之际，也正是他和波托卡伯爵夫人过从最密之时。如果说波托卡伯爵夫人是小说女主人公克莉丝蒂娜的原型，未免过于牵强，因为前者的骄纵和后者的软弱实在大相径庭。但是，和波托卡伯爵夫人之类上流社会妇女的鬼混严重地搅乱了作家的道德观念，看来这对《温泉》的创作不无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温泉》就是波托卡伯爵夫人。”

不过，波托卡伯爵夫人的结局却比克莉丝蒂娜更惨。这位红极一时的美

人鱼，晚景孤单凄凉，当人们发现她死去时，遗骸已被老鼠啃噬得体无完肤。

17. 《奥尔拉》

《温泉》单行本问世后不到4个月，莫泊桑就出版了又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奥尔拉》。这部包括11篇中短篇小说的集子轰动一时。其中那个题为《奥尔拉》的中篇更是举世瞩目。《政治和文学年鉴》杂志立即转载，并冠以如下的按语：“吉·德·莫泊桑先生刚刚出版了一部中篇小说，引起巨大的反响。小说题为《奥尔拉》。本刊现获准转载，我们的读者读了这篇奇异、神秘的小说，定会兴味盎然。”

“奇异、神秘”，这是这篇新作给人的突出印象。其实，奇异、神秘的色彩，在莫泊桑的作品中早露端倪。1882年的短篇小说《疯了？》中，一个被冷落的丈夫发现妻子每次骑马归来，都陶醉在莫明其妙的爱情狂热中，终因嫉妒而枪杀了她那匹坐骑。1883年的《他是谁？》中，独身主义的主人公为了摆脱经常骚扰自己的幽灵似的“他”，最后被迫作出了结婚的选择。不过，中篇小说《奥尔拉》的奇异和神秘，却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其艺术表现手法也精湛娴熟之极。

小说采用日记的形式。像作者本人一样，主人公“我”也是个单身汉。他住在鲁昂附近，赛纳河就在他窗前流过。一个明媚的早晨，他闲卧在房前草地上，繁忙的赛纳河面千帆竞航。不知为什么，一艘通体白色的巴西三桅帆船特别令他注目。

岂料在那以后他连连几天发烧，经常毫无缘由地陷入忧郁，像有某种不可见的东西在作用于他的感官。又过了几天，他真的病了，高烧使他的心灵和肉体一样痛苦。他预感到危险和不幸即将来临。

他先是不能安睡，总觉得黑暗中有可怕的威胁。他在书房中读书，挨到10点钟才上楼进入卧室，把门牢牢锁上。好不容易入睡了，却又做了个恶梦：仿佛觉得有一个人走近他，瞧了瞧他，然后上了床，跪在他胸脯上，掐他的脖子。此后，每夜一旦入睡，便重复这个恶梦。

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便去拉芒什海峡上的风景胜地圣米歇尔山旅行。在山顶，僧侣向他谈起这地方的许多古老传说：有人夜间听到沙滩下有说话声，继而是两只山羊一强一弱的嚷叫声；有人在两次潮汐之间见一个老牧人牵着一只男人面孔的公山羊和一只女人面孔的母山羊，它们生着长长的白发，用人所不解的语言争执不休。主人公与那僧侣对这些传说的真实性进行了讨论。僧侣说：“世上存在的东西，我们所见的能有十分之一吗？”这倒让他信服了。

旅行归来，他重又陷入恶梦的折磨。这一次，他觉得有人爬上床，俯在他身上，嘴对嘴吸他的活力。第二天夜里，他从恶梦中醒来，竟发现原来装满了水的长颈大肚玻璃瓶里已经空空如也！那只可能是他自己喝的。如果不是他成了夜游人，过着双重生活，就是有一个“外人”，在他灵魂麻木时驱使着他的肉体。为了探明原委，他在桌上放了酒、牛奶、水、面包和草莓。

试验了几次，结果相同：只少了水和牛奶，其余东西分毫未动。最后一次试验使他恐惧到顶点：睡前，他用衬衣把装满水的玻璃瓶裹严，又用绳子把瓶塞捆紧；醒来后，衬衣和绳子如故，瓶中却滴水全无。

他当即离家去了巴黎。然而巴黎也是奇事迭出。一位研究神经疾病和特异现象的医生，当着主人公的面，让他的表姐入睡，然后让主人公站在表姐身后。医生递给她一张名片，告诉她这是一面镜子。表姐从这“镜子”里看

到她身后的人正在用手拈胡髭，还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

重返家园没几天，怪事又接踵而来。一天，他在花园里观赏一株玫瑰花，忽见一朵花的枝茎弯了，就像有只无形的手把它折断，把花摘下了一样。接着，那花又作弧线运动腾空而起，就像有只手臂把它送到一张嘴边，过后就停在那里不动。一天夜里，他睁开眼睛，只见桌上的书忽然掀开一页，几分钟后又掀开一页。椅子是空的，但他想，“他”一定坐在那里，正在读他的书呢。他扑过去，要促住“他”，杀掉“他”。可是他人还未到，椅子却翻倒了，好像有人从那里逃开，窗子也合上了，像有人越窗而去。

在这些恐怖的日子里，他反复思考后断定这是一种“新生物”。鹰吃鸽，狼吃羊，狮吃水牛，人杀死狮子，现在该由这种更强大的“新生物”奴役人了。他从一本科学杂志上得悉，巴西的圣保罗省正蔓延着一种神经错乱症，患者纷纷离乡背井。他们声称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趁人们睡眠时吮吸他们的活力，这些怪物平时靠水和牛奶为营养。这使他想起不久前看到的那艘巴西帆船。想必是船上运载的这种怪物跳上岸来，附在他身上，取代了他的灵魂。他必须把“他”干掉。

一天夜里，他把刚安装的铁门铁窗大敞四开，感觉到“他”到来后，就若无其事地关上门窗，溜出房门，把“他”独自关在房内，点起大火，要把“他”烧死。但他突然想到，这可怕的东西有其一定的死期，不可能提前毁灭。既然“他”没死，他只得自杀！……

1887年，简直成了“奥尔拉”年，5月里问世的中篇小说集《奥尔拉》引起的议论方兴未艾，7月里莫泊桑又乘“奥尔拉”号气球升空旅行，给舆论增添了话题。

“奥尔拉”号气球是莫泊桑委托一年前在尼斯认识的船长若维斯制造的。气球体积1600立方米。1887年7月8日下午5时，巴黎城东北的维莱特煤气工厂的广场上人头攒动。技师当众给“奥尔拉”充气时，发现球体上有个大裂口。但计划不便更改，于是人们急中生智，用浸湿的报纸堵漏，更为即将开始的飞行染上了冒险的色彩。

莫泊桑一行在工厂的食堂里吃了晚饭便登上坐舱。驾驶员莫里斯·马莱先生首先攀上悬在气球和吊篮之间的网袋。在观众挥帽欢呼的动人气氛中，莫泊桑等4人各就各位。

“女士们，”莫泊桑风雅地发话，“请离开些，否则，就有把各位令人赞赏的帽子灌满沙土的危险。……”

“全部放开！”若维斯船长命令道。

他砍断拴住气球的绳索，“奥尔拉”号蓦地腾空而起。莫泊桑一手紧抓着吊篮边，一手按住帽子，两腿不禁打起哆嗦来。待气球在一定的高度稍稍稳定之后，他俯瞰下方，只见他那么熟稔的巴黎以它的另一个侧面呈现在眼前：此时巴黎城就像一个以赛纳河为界，以纵横的街道为格线的棋盘，上面星星点点散布着教堂的尖顶、宫殿的圆顶、塔楼的方顶……。

气球顺风向北飘动，不久就到了巴黎北郊的玛蒂尔德公主的领地圣格拉蒂安上空。公主的客人们正在露台上纳凉。莫泊桑向他们招手致意，似乎还隐约听到了他们的欢呼声。此后，气球就迅速上升，500公尺，600公尺，……莫泊桑还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晚霞，干草的气息在空中仿佛格外浓烈。他简直陶醉了，口中情不自禁地吟哦起雨果那首《高空》来：

在遥远的深处，黑夜和波涛之上，

云隙里透露出天国欢乐的景象；
就在这云儿分离时的缝隙里面，
出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小圆点；
它在空间驭风而行，充满了活力，
它在行进中忽降忽升，行动如意；
它靠近了，可以看清，那是个圆球，
一个无法形容、令人惊奇的飞船；
这只船啊，像我们的地球，像雄鹰，
它行驶——在哪里？在壮丽的太空！

……

夕阳西下，群星闪现，明月高升。

“月亮好像一个同我们一起旅行的气球。”

“当心！月亮会让气球向前猛冲的！”

气球继续升高，1500米，2000米，2500米。他们在这个高度飞行了两个小时。时已半夜，这时，气球突然疾速下降。

“扔掉点压载物！”马莱喊道。

地面上，几个迟睡的农夫好奇地仰望着这夜空来物。趁气球刚开始回升，他们向地面上的人打听：

“我们是在哪儿？”

“在气球里！”

这句笨拙的回答惹得莫泊桑和他的旅伴们哄然大笑。

不过他们很快就飞临一座炉火熊熊的工业城的上空。这是里尔。黎明的曙色越来越亮。再向前，他们进入了比利时境内。一座座城市在他们脚下掠过：穆斯克隆，根特。……地面上声声鸡啼，阵阵钟鸣，他们则吹号作答。在一块甜菜地里着陆后，他们才知道是到了埃斯科河的入海口，眼看就要到达荷兰的边境！莫泊桑一行收起排了气的气球，然后乘快车返回巴黎。

还在车上，莫泊桑就迫不及待地给女友艾米诺发出电报，宣告此行成功：“在埃斯科河口顺利降落。绝妙的旅行。”回到巴黎，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他又接连在报纸上发表了3篇文章，对这次空中漫游的前前后后作了绘声绘色的报道。在第三篇文章中他把“奥尔拉”号达到的高度夸张了两倍多，文章题作《在8000米高空》！

莫泊桑把中篇小说《奥尔拉》手稿寄给出版家时，就预见会引起非同寻常的反应。他向忠仆弗朗索瓦·塔萨尔宣布：“今天，我已经把《奥尔拉》的手稿寄往巴黎。不出一周，你就会看到所有的报纸都说我疯了。随他们的便罢，其实，我头脑很健康，写这个中篇时，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是一部想象的作品，它一定会使读者震惊，会叫他们不止一次地打寒战，因为它太离奇了。”

《奥尔拉》初次发表后，果然有人认为莫泊桑疯了。而莫泊桑的空中遨游，更助长了这种猜测。

一个正常人能够如此精细、真切地写出一个人从忧郁、恐惧、幻觉到神经错乱的发展过程，诚然令人惊讶。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一切写得如此精细、真切的竟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人，就更难以想象。那么，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呢？

写作《奥尔拉》时的莫泊桑，头脑的确是清醒的，不过，病魔早已潜伏在他的身上，折磨着他。很可能就是这病魔的逞凶肆虐，导致了他日后的疯

狂。这就是实情。

病魔是在 70 年代，亦即莫泊桑 20 至 30 岁，正值风华正茂之际，一步步无情地降落到他的头上的。

那时，他是多么地身强力壮。他在赛纳河上挥桨弄舟，英姿焕发，令伙伴们赞美不已！可是，兴头上，他会突然停桨，呆视前方，僵立不动。

“你不大好吗，吉？”伙伴们问道。

“我有点儿头痛。”

莫泊桑不大在意，伙伴们也以为是饮酒过量和烈日炙烤的结果。然而，这正是病魔着着实实地袭来的第一步。70 年代末，情况已经恶化到这种程度：他有时会因为剧烈的偏头痛而摔倒在地。

第二步是莫泊桑从 1876 年开始明显的脱发。医生们对此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1876 年，两位医生诊断为梅毒感染；1878 年，巴黎医学院的权威却认为这与梅毒全然无关，而是风湿病损害胃及心脏，最后影响到皮肤所致。

1878 年，海军部鉴于“部直机关二等雇员莫泊桑先生需要去鲁埃施温泉疗养”，而准他休假两个月，足见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

那最使他痛苦不堪的病症，几乎是同他的功名一起到来与他的作家生涯同时开始的。就在他的成名作《羊脂球》问世前不久，1880 年 2 月，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右眼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多方求医，有的医生说无法治疗，有的医生说可以痊愈。事实上，眼疾——有时右眼，有时左眼——从此时发时愈，往往还伴随着偏头痛，成为他不堪其苦的两大祸害。

“我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头痛，眼痛。”

“我不知是不是由于旅行累了。弗朗索瓦，我头痛得厉害。我要在颈背擦一点凡士林，到 11 点钟还不见好，我就吸一点乙醚。”

莫泊桑经常这样痛苦地呻吟。

“一连 3 个小时，吉失去了视力。他嚎叫，他要自杀。真惨！”

位女友亲眼看到这样的场面。

1883 年，一种虽然并不使他的肉体多么痛苦，但却使他的精神受到极度刺激的病征开始出现，这就是幻觉。

有时，他站在穿衣镜前面，但在镜子里却看不到自己的身影。这使他毛骨悚然。他呆立在那里，过了 5 分钟，才看到自己的形象从镜子深处逐渐显现。

有时，他竟清醒地进入梦境：似乎他仰卧在海边的沙滩上，突然，感到自己在向下滑动，滑动，滑向深不可测的无底洞。

有时，他的侃侃而谈戛然而止，两眼直愣愣地望着空空洞洞的地方，紧锁双眉，象是在倾听什么神秘的声响。

而 80 年代中后期，幻觉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他走进自己的书房，竟经常发现一个人，一个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当他伸手去摸时，扶手椅上却空无一人。有时，当他伏案写作时，却又会听见有人开门。他回过头去，惊讶地看见自己走了进来，在自己对面坐下，口授他所写的东西，待到写完，这幻觉也便消失。

莫泊桑的幻觉既已发展到如此程度，那么，由莫泊桑这样的病人参照切身体验写出《奥尔拉》这样病态的作品，细想起来，应该说并不奇怪。莫泊桑从来不是一个喜好凭空臆造的作家。他的作品总有新鲜、实在的生活基础，甚至经常渗透着自传的因素。《奥尔拉》宁说是他的这一创作特点的又一佐

证。

18. 利泽尔曼三兄妹

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作家莫泊桑虽然被疾病苦苦纠缠，但他孑然一身，没有妻室儿女的累赘，可以专心写作，纵情玩乐，倒也是不幸中的一件幸事。不是吗？他的游踪遍及陆地、海洋和空中，许多国家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真算得上是个逍遥仙子。

他们哪里知道，终生未娶的莫泊桑并非没有儿女。只是在他生前，一般人对此一无所知。如果说莫泊桑的一生有什么秘密，这就是他最大的、而且是保守得最严密的一桩。

1887年7月29日，也就是莫泊桑乘“奥尔拉”号气球完成他的飞行壮举的20天以后，在巴黎东边的万森镇南方街25号，一个名叫约瑟芬·利泽尔曼的女子生下了一个女婴。她给这个女婴起名叫玛特—玛格丽特，但却让她姓了自己的姓——利泽尔曼，而在出生证上，有关新生儿之父的几栏内只字未填。在法国，女子离婚后让跟随自己生活的子女改姓自己的姓氏；或者与不便公开的男人不慎有了私生子女，而让他们随自己的姓，本是常事，无需大惊小怪。但是万森镇镇公所负责出生登记的官员却仍不禁对这位母亲投以惊异的目光，因为他发现：约瑟芬以前已经生过两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名叫吕西安，1883年2月27日生于巴黎第七区贵妇街；第二个是女孩，名叫吕西安娜，1884年生于现在的住址。这前两个孩子也都随母亲的姓，而且同样是“父名不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利泽尔曼三兄妹的生父究系何人？他为何一再让约瑟芬生儿育女，长期供给约瑟芬及其子女4人衣食温饱的生活，而不让关系合法化？约瑟芬又何以如此忠实于此人，甘愿忍受这屈辱的状况？按照法国的法律，官方无权过问这类私生活隐情，街坊四邻虽有那班好事之徒，旁敲侧击，乃至径直诘问，无奈约瑟芬守口如瓶，更何况她总是在一个地点住不上几年就迁居别处，让人弄不清来龙去脉。因此对当时的人来说，利泽尔曼三兄妹的生父问题，始终是个诱人而又不见底的谜。

但是，再神秘的谜也有揭底的时候。1903年，真相终于泄露了。那年12月1日的《闪电报》在第一版刊载的一篇未署名文章声称：作家吉·德·莫泊桑并非死而无后。他留下了一男二女，他们现住在布尔戈涅地区约纳专区的首府桑斯城。看来是已经长大成人的利泽尔曼三兄妹透了口风。这时，莫泊桑去世已经整整10年，他们想必认为说出真情不会再给他带来任何损害。再说，谁又愿永远隐瞒这值得骄傲的血缘？！不过，他们相当谨慎，并没有分开自己的姓名和身份。

人们又用了24年漫长的时间，才探明利泽尔曼三兄妹就是吉·德·莫泊桑的后嗣。1927年，《法兰西信使》杂志刊登的一篇由莱昂·戴弗署名的文章，报道了记者奥古斯特·纳尔迪查访的成果：作家莫泊桑的儿子吕西安·利泽尔曼目前在桑斯专区政府担任公文拟稿主任；次女玛特—玛格丽特也住在桑斯，丈夫贝尔瓦尔先生经营汽车库；长女吕西安娜住在巴黎圣母升天街82号，是个在家干活的制帽女工；而他们的母亲则已在1920年去世。纳尔迪访问了利泽尔曼三兄妹，并向戴弗详细介绍了访问的情况。

吕西安颇有绅士风度。他的上唇髭虽然没有莫泊桑那样丰厚，但还是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和莫泊桑的相像之处：这表现在他五官的布局；而他的眉毛、鼻子、下额和前额的发际，与莫泊桑更是惊人地相似。

“我还可以清楚地回忆起小时候的情景。”吕西安对记者说：“这是一种颠簸、动荡的生活。我们住过蒙塔尔基——我在那里上的中学，住过克莱尔蒙—费朗和帕尔瓦斯——我们在那里还有一艘漂亮的游艇。我们也住过桑斯的布尔戈涅旅馆。他抽烟抽得很多。……”

为了叫人摸不清约瑟芬和自己的关系；莫泊桑常让他们搬家，这是可以理解的。蒙塔尔基在巴黎附近；克莱尔蒙—费朗同莫泊桑多次去疗养过的沙泰勒吉近在咫尺；而帕尔瓦斯则是莫泊桑常去过冬的地中海沿海地区的一座温泉胜地。莫泊桑让约瑟芬带着孩子辗转于这些城市，也合情合理。至于抽烟很多，这的确是莫泊桑具有特征性的一个生活细节。

1893年莫泊桑死后，家境也就相应地变化了。吕西安介绍道：“母亲手上还有点钱，可这点钱很快就花光了。爸爸死后几个月，妈妈便陷入了窘境。不过她经常收到挂号信。她的回信寄往巴黎邮局待领，给一个叫拉治维尔的先生。”

在莫泊桑的同时代人中，确实有位拉治维尔亲王，是个作曲家，与莫泊桑过从甚密。不过，此人并不是一个新闻人物，他与莫泊桑的友好关系，若非局内人，一个外地小城的居民，是断不会想到的。

莫泊桑死后，约瑟芬及其子女不但在经济上得到补助，而且在其它方面也一直有人给予关心。吕西安荣获文化教育勋章时，有人在他的档案背面写道：“莫泊桑之子”。这寥寥数字对他的受勋也许不无作用。此人究竟是谁？还是那个拉治维尔先生吗？不得而知。此外，吕西安还经常收到无名氏寄来发表了谈及他父亲的文章的报纸和杂志。

关于母亲和父亲的结识，吕西安不大肯定地冰：“妈妈是斯特拉斯堡人，她想必是在巴黎遇到他的。”然而他却似乎有绝对把握地说：如果他父亲“不是死得这样惨，死前还清醒的话，他一定会承认我们的。”

纳尔迪在桑斯见到的玛特—玛格丽特，亦即约瑟芬的次女，没有提供证言。她那时年龄太小，没有留下什么记忆，这也是自然的。可是，她的长相颇似莫泊桑的母亲洛尔，这无言的证明，也许更有说服力。

在巴黎的吕西安娜一头棕发，身体比妹妹壮实点，她和洛尔的相像，也不亚于玛特—玛格丽特。吕西安娜是个好动感情的人，未同记者谈起父亲莫泊桑，先自泪流满面：“他娇惯我。他疼爱我。……他很喜欢我们。……他死后，母亲非常痛苦。

……”

吕西安娜的卧室里有一张莫泊桑的照片。谈起这张照片，吕西安娜若有所感地说：“他不喜欢照片，他常常把照片撕得粉碎。”

“不喜欢照片”，这又是一个惊人准确的细节。我们知道，在人们为他拍摄的大量照片中，莫泊桑仅仅喜欢两张。有一次，沙邦蒂埃重版《梅塘晚会》时，擅自加上别人绘制的一幅莫泊桑肖像。莫泊桑为此同这位出版家大闹了一场。可是，对莫泊桑厌恶自己的肖像一事进行研究的第一篇文章1937年才发表。在此之前10年，能了解这一点的，若非莫泊桑的亲人，定然是对莫泊桑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的专家。而显然无缘做专家的女工吕西安娜却随口道出了莫泊桑的这个脾气！从吕西安娜下面的这席话，不难想见当年家中的气氛：“当我们在奥尔良中学读书时，我们常常问母亲：‘爸爸在哪儿？’她总回答我们：‘爸爸在旅行。’我们很奇怪，因为我们邻居的女孩子们可以经常看见自己的父亲。……”值得提及的是，在纳尔迪访问过程中，利泽

尔曼三兄妹都坚持说，他们并不要求什么补偿。——尽管在莫泊桑死后，根据他的遗嘱，他的侄女，艾尔维的女儿西蒙娜成了他的财产继承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毫无怨尤。在这一方面，吕西安娜的话很有代表性。她对纳尔迪说：“我要求您不要发表您的文章，……谁都没有权利议论这些事，为什么不在爸爸死去的第二天这样做呢？”为什么当初没有这样做？吕西安娜不是没有看法：“因为有仆人弗朗索瓦在尼斯，他一直是敌视妈妈的。我们不幸的根源全在于他。”尽管利泽尔曼三兄妹没有任何文字凭据，——也许这正是莫泊桑的愿望——他们是莫泊桑的子女，这一点可以基本肯定。不管他们所说的不幸根由是否正确，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这一点也显而易见。那么·莫泊桑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亲骨肉如此无情呢？——每一个熟悉这位作家的作品的读者都会这样问。因为在他的许多作品里所表现出的思想感情，与此恰好相反。

早在 1879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西蒙的爸爸》中，莫泊桑就为被遗弃的儿子发出了愤怒的抗议，表现出对这类可怜的孩子的深切同情。这篇小说的梗概是这样的：

一天中午放学后，孩子们站在学校附近，三五成群地议论着：布朗肖大姐的儿子西蒙原来没有爸爸！

西蒙就在这当儿走过这里。一个大孩子挑衅地问他叫什么。他回答：“西蒙。”可“西蒙”只是个名字，不是个姓，他却无论如何也答不出自己姓什么。

在困境中，西蒙忽然发现一个守寡的邻居的孩子。他回击道：“你也没有爸爸。”可那孩子骄傲万分地回答：“我爸爸，他躺在坟地里。”

在孩子们的推搡中，西蒙同一个朝他做鬼脸的孩子进行了一场恶斗。他挨了打。而更令他痛苦的是，当别人向他喊：“去告诉你爸爸好了。”他竟无言以对。因为他确实没有爸爸，他是个不合法的孩子。

西蒙奔到河边。他想自杀。正在他哭泣的时候，一个工人的沉重的手按在他肩上，用粗壮的声音问他为何伤心。知道他是由于没有爸爸而受人欺侮，这工人劝他别难过，并安慰说他会有一个爸爸的。然后把他送回了家。

这工人没有想到失过足的布朗肖大姐是这样稳重，他的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更尴尬的是，悲伤的西蒙突然提出要他做爸爸。这工人只当开玩笑地说了声愿意，并且告诉西蒙他叫菲列普。

西蒙非常爱他的新爸爸，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和他一同散步。但是，仅仅是菲列普的名字，并不能压倒同学们恶毒的笑声，因为他说不出菲列普姓什么。而尤其重要的是，正如同学们所说的，菲列普不是他妈妈的丈夫，也就不完全是他的爸爸。一天，听一个大孩子冷笑着说菲列普“不完全是你的爸爸”，西蒙再也忍受不了，他走到菲列普干活的铁匠铺，把这事告诉了菲列普。在场的工人你一言我一语，夸赞布朗肖的勤劳、稳重，她的遭遇如何值得同情，而她把孩子拉扯大又何等的不易。就在这天晚上，菲列普登门向布朗肖大姐求婚了。

第二天快上课的时候，小西蒙响亮地宣告：“我的爸爸是铁匠菲列普·雷米，他说谁要是再欺侮我，他就要拧谁的耳朵。”

这一次再没有人笑了，因为有铁匠菲列普·雷米这样的人做爸爸，不管是谁都会感到骄傲的。

然而，能够像小西蒙这样找到一个新爸爸的弃儿并不多。莫泊桑的短篇

小说《一个儿子》，就描写了这样一个被生父彻底遗弃、命运悲惨之极的儿子。

那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在向一位身为上议员的友人讲述自己的一段糟糕透顶的往事。

在 25 岁那年，他和一个朋友在布列塔尼地区旅行。那位朋友途中突然患病，他们便在拉贝桥的一家客店里住下。

那家客店有个女仆，顶多不过 18 岁，蓝蓝的眼睛，黑黑的瞳仁，短小整齐的牙齿。她不断地出出进进，侍候他和病人。却不料一天夜里，那女仆经过他的房间门口时，他把她拉进房内，粗暴地占有了她。几天后，他离开拉贝桥，就把这件事忘了。

时隔 30 年，为写书搜集材料，他旧地重游，又下榻在那家客店。与店主人闲谈之间，他忽然想起了那个女仆。他随便打听了一句，才知道他走后不久她就在分娩中死了。院子里正有一个又瘦又瘸的人在倒腾马粪，那就是她的儿子。

高贵的客人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他整夜想着这马夫：“他会不会是我的儿子？”第二天，店主人一查出生证，得知这白痴出生在他路过拉贝桥之后的 8 个月零 26 天。虽然还不能肯定，但他却再也摆脱不了白痴就是他儿子的想法。在那白痴去做弥撒的路上，他给了他 5 个法郎。谁知他的慷慨竟使这白痴喝得烂醉如泥，最后淋着雨倒在泥浆里睡着了。人们求他别再发慈悲，因为给这白痴钱就是送他的命。在他发现了那白痴与自己相似的线条后，他再也不能住下去了，他留给店主人一些钱，用来改善那白痴的生活，便伤心地离去。

6 年以来，每年都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把他拉向拉贝桥，他打算让他受点教育，可他是白痴。他打算接济他，但他只知道买酒喝。他劝店主人照顾他一点，但店主人却说待他就得像待犯人，因为如果让他舒服，他就会胡作非为。

想到这白痴就是他的亲骨肉，想到按照可怕的遗传法则，这白痴在许多方面就是他，他那复杂的、难以忍受的感觉，是别人不能想象的。

如果说被遗弃的男孩生来不幸的话，那么，被遗弃的女儿的命运就更加凄惨了，在短篇小说《隐士》中，莫泊桑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事例。

在戛纳到纳普尔的广袤平原上有一片多树的高山，在其中一座本地人称为“蛇山”的山上，住着一个老隐士。小说中的“我”在一年的 3 月，登山拜访了这位传闻中的奇人。初来乍识，他们并未深谈。但是 8 个星期后，当“我”再次造访时，他们就成了故交。那隐士一杯酒下肚，便讲叙起他的往事来。

他原住在巴黎，过着放荡的单身汉生活。他到这遥远的山顶上来隐居，是受了一生中最可怕的震动的结果。

他在巴黎长大成人，父母遗留下数千法郎，他又找到了一个好差事，生活颇宽裕。他决定不娶一个法定的妻子，既自由，又无家累。同这个女人过 3 个月，又同那个女人过半年，甚至随便同什么女人一时逢场作戏。他认为这种轻桃的生活最合他的口味。就这样，他安安稳稳而又浑浑噩噩地从 20 岁过到 40 岁。

40 岁生日那天，他独自在咖啡馆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想去看戏，便向拉丁区走去——他学生时代曾在这个地方居住。他横穿巴黎，来到拉丁

区，信步走进一家由姑娘们伺候的酒馆。伺候他这桌的是个金黄色头发的女子，准确地说是个金发少女，娇艳可爱。他想带她出去。她说她已空了两个星期没有主顾，答应下班后就同他去小酒店吃晚餐。

他终于同她一起来到她的住处，过了两小时“美妙”的时光。但当他将要离开她的房间，走去把按惯例要付给的酬金放在炉台上时，一张照片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弯腰一看，顿时懵了——那是他自己当学生时的照片！他问那姑娘，姑娘告诉他：这是她父亲的照片，是死去的妈妈交给她的。

他的心狂跳起来。他留下 100 法郎在那照片上，便赶快走了，这件事是可能的，因为他突然记起，一个女人在他们闹翻以后一个月写信告诉他，她有孕了。他在雨中沿赛纳河走着，觉得人生实在是无聊，这若大的巴黎充满了黑暗、凄凉与污秽。

后来，他以无名氏的名义将一笔巨款给了那个少女，便脱离尘世，到这山顶隐居。现在，他害怕巴黎，就像信教的人害怕地狱一样。

这 3 篇小说分别发表于 1879 年、1882 年和 1886 年。仅从这 3 篇小说来看，莫泊桑对私生子的命运寄予同情，对不负责任的父亲予以谴责的态度，也是一贯的。那么，既然他笔下的铁匠菲列普为使非亲非故的西蒙能有一个合法的爸爸而勇敢地娶了布朗肖大姐，为什么他就不能把自己和亲生子女的母亲约瑟芬的关系合法化呢？既然他对私生子女的不幸有如此深切的感受，为什么他至死也不愿让自己的亲生子女获得合法的地位呢？须知，尽管莫泊桑从未把约瑟芬和 3 个子女完全抛弃不管，但在世人眼中，约瑟芬毕竟是个与人私通的贱女人，利泽尔曼三兄妹毕竟是来路不明的私生子。

有人曾试图对此进行解释。

正如吕西安所说的，如果莫泊桑不是死得这样惨，如果他立遗嘱时还清醒的话，他一定会承认他们三兄妹的。此其一。

莫泊桑的遗嘱立于 1891 年 12 月，那时他确已病势沉重。立遗嘱时，甚至有两位医生在场守护，以防他癫痫病发作。但是，立遗嘱时，他头脑无疑是清醒的。意识到已病入膏肓，交待后事刻不容缓，这本身就是一个证明。就遗嘱内容而言，让侄女做自己的“概括遗赠财产承受人”，只给父母各留下法律保障的四分之一，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闭口不提利泽尔曼三兄妹，也绝非偶然的疏忽。莫泊桑去世前已委托友人暗中关顾他的遗孤，更表明了他在法律上不予承认的决心。

人们没有忘记，像他的恩师福楼拜一样，莫泊桑也是主张独身的。因此，在他们看来，他至死不娶约瑟芬，不必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莫泊桑的确有独身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妇女“所忠实的从来不是她们的丈夫，哦！才不呢，她们忠实的只是一时冲动这十分单薄的纽带把她们与之联系起来的男人！”因此，即使为了免受妻子欺骗，他也不喜欢结婚。可是，莫泊桑的这一主张也有动摇的时候。好友封丹和忠仆弗朗索瓦都证实他曾不止一次地有过结婚的打算。不过，他打算娶的却不是约瑟芬·利泽尔曼。

人们找出的第三个原因，存在于“利泽尔曼”这个姓氏之中。“利泽尔曼”意即“利泽尔的人”，说明约瑟芬·利泽尔曼祖籍是利泽尔——法国东北部日耳曼族人聚居的阿尔萨斯省的一个小镇。在莫泊桑生活的种族主义和反普情绪强烈的那个时代，他们与普鲁士人同属日尔曼族。这就足以构成对婚姻的一个障碍了。

熟悉莫泊桑作品的读者都知道，对于在 1870 年普法战争中蹂躏法兰西的

普鲁士侵略者，这位作家从来是毫不留情的。但是，他的这一态度与笼统地反对一切日耳曼族人的种族偏见却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如果莫泊桑对利泽尔曼所属的民族真的怀有如此严重的偏见，那就实在难以设想，他会与之相处多年而且接二连三地生儿育女。

莫泊桑不喜欢利泽尔曼三兄妹；莫泊桑住院后，洛尔拒不让约瑟芬和他接触——这是人们提出的另外两个理由。

莫泊桑爱孩子，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在现实中也是如此。他对艾米诺的儿子皮埃尔是那么喜爱，以致有人怀疑皮埃尔是他的私生子。他有什么理由不喜爱自己的亲骨肉呢？更何况吕西安娜已经证实父亲对她是那么地娇惯。至于洛尔的阻挠，那么人们忘了，莫泊桑立遗嘱时尚未住院，而且洛尔对儿子的私生活一向很少干预。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作家对自己亲生子女如此无情绝义？埋藏在莫泊桑心底的这个谜，也许永远无法彻底揭晓了。但是，正如他一面对小说中的“漂亮朋友”持否定的态度，一面在现实生活中以“漂亮朋友”自诩，他既然一面在小说中对遗弃私生子女的行径痛加谴责，一面又心安理得地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至少可以由此而再一次地确认：在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及其为人之间，存在着令人遗憾的矛盾。

19. 《两兄弟》

约瑟芬的第三个孩子的降生使莫泊桑感到欢乐还是痛苦，我们不得而知。再说，7月刚刚完成两次飞行业绩，8月他又在准备去孚日山区旅游了，他的活动是这样地丰富多彩。

莫泊桑为何不愿安安静静地住在巴黎，而要频繁活动呢？这也许和少年时代埃特尔塔海滨生活养成的好动习性不无关系，但多半却是出于同病魔斗争的需要。

从病魔刚刚缠身的那一天起，莫泊桑就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与之奋力拼搏。他以赛纳河上放纵的游乐来向病魔挑战。他在陆地、海上、空中遨游，想把病魔远远抛在身后。他八方投医，不放过任何治疗的方法，最可感佩的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强忍疾病的苦苦熬煎，坚持写作。从1883年起，他的偏头痛、神经痛、幻觉、失眠、视觉障碍、消化不良、肢体麻木等症状已全面加重。可恰恰在此后的几年，他的文学创作达到鼎盛的阶段。1887年前的5年间，他一共发表了长篇小说3部、游记1部、中短篇小说和专栏文章200余篇！《一生》、《漂亮朋友》、《温泉》、《骑马》、《两个朋友》、《米隆老爹》、《我的叔叔于勒》、《伞》、《项链》……，其中有多少佳作名篇！每一篇作品，都标志着他同病魔的一场恶战，都是他以高昂的代价夺来的战利品。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是他取得了对手的胜利。

然而，他的病症毕竟在日趋恶化。深受其苦的他，痛感人的生命脆弱，幸福不过是空梦一场。在1884年一篇题为《凄惨的闲话》的文章中，他就心如死灰地哀叹：“自从我们的肉体开始缓慢地瓦解，每日，每时，每一分钟，我们都在逐渐地死亡。呼吸，睡眠，饮食，行走，办事，我们所做的一切，亦即生活，都是死亡！”这种悲观情绪渗透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漂亮朋友》中诗人代仑关于人生的那一番悲凄绝望的长篇议论，即是作家本人的肺腑之言：“人生是一道山坡。正上着的时候，都望着顶上，并且都觉得快乐；但是走到高处，就忽然望见下坡的道儿和那个以死亡作结束的终点。上坡的时候是慢慢走的，但是下坡就走得快了。”“天才多一个或者少一个有什么关系，既然一般都是要同归于尽的！”……

如果说，1884年死亡还仅仅是莫泊桑笔下“闲谈”的话题，那么，时至1887年，死亡已是确在晃动着的影影绰绰的前景了。不过，毒辣而狡猾死神并没有直截了当地给莫泊桑以致命的一击，而是出人意料地首先在作家的胞弟艾尔维身上显示了它的神威。杀鸡吓猴，实在比死刑还要残酷。

艾尔维自从在哥哥大力帮助下成家立业以后，专心致志于花木栽培和经营，光景不错；婚后不久又生了个玲珑可爱的女儿，家庭生活也甚美满。谁知，1887年8月的一天，他在花圃里干活时突然昏厥，过了许久才被发现。母亲洛尔连忙从戛纳赶来，听人介绍了情况，以为无大干系，一定是因为光着头在太阳地里干活，得了日射病，只消休息将养，自会好的。岂料当晚艾尔维就精神病大发作，几乎将自己的妻子掐死。

如果说莫泊桑原来有着大力神海格勒斯式的强壮身体，那么艾尔维则比哥哥还要强壮。少年时代，当吉同渔夫一起去海上颠簸的时候，艾尔维就喜欢在一个木材商人的货场里同码头上的野孩子们摔跤玩。入伍后，连队里最灵巧的斗剑能手也不在他的话下。而在自己的园圃里，他无论是手艺还是体力都赛过一个好把式。这些年，眼看吉的病情日深一日，洛尔还可因艾尔维

的庭康聊以自慰。可现在，艾尔维也得了精神病。洛尔真是肝胆俱裂。但外表上她却强作镇静，咬定艾尔维只不过是得了日射病。

正在准备去孚日山区旅游的莫泊桑接到电报后，立刻赶到昂蒂勃。母亲见他及时赶来，非常高兴。

“差点儿把玛丽给掐死，幸亏很快把他拉开了……。不要紧，是日射病……。”母亲仍然坚持是日射病。这一次，她也许更多地是为免使吉受刺激。

“那就好。”莫泊桑也装着信以为真，其实是为了安慰母亲。

他走去看望艾尔维。这正是艾尔维相对平静的时刻。他正低着头分捡花种。发现哥哥出现在面前，过了片刻才有反应。

“吉，原来是你！”他惊喜地嚷道，声音大得有些过分。

“你好吗？”他上前两步，握着哥哥的手，力量之大，甚至使莫泊桑略感疼痛。

“我还好，尔呢？”莫泊桑若无其事地问。

“我正在选种。今年要大量种含羞草。”艾尔维思路正常，只是眼光有些呆滞。

莫非真是日射病？莫泊桑心里也不禁萌生了一线希望。但是，正所谓久病成医。从艾尔维发病时的种种精神失常的表现，莫泊桑不难得出结论。带艾尔维去蒙彼里埃的一家精神病院检查，医生那不便直言的判浙也证实了他的结论。住院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蒙彼里埃回夏纳的第二天，他就写信给住在巴黎的父亲：“艾尔维的头脑完全错乱了。昨晚吃晚饭中间，他竟锯起木头来，直到筋疲力尽。”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艾尔维并没有立即住院。原因之一，是母亲洛尔和艾尔维的妻子玛丽反对。洛尔的反对，也许是生怕次子住进疯人院会助长世人关于她的长子患了精神病的传言不愧是一个孝敬的儿子、尽职的兄长。这时，他不但在经济上供奉二老，而且慷慨地挑起养活艾尔维一家三口的重担。艾尔维的病在精神上加之于他的负担尤其沉重。他处处要为这个精神病人操心，而他自己也正在经受着精神病的煎熬啊！

9月，弟弟的事安排妥善，作家莫泊桑才离开昂蒂勃，去埃特尔塔参加他每年秋季例行的狩猎。他于当月晚些时候返回巴黎，埋头对他的小说新作《皮埃尔和若望》——即中文译本《两兄弟》——和一篇关于19世纪小说的论文进行最后的润色。《两兄弟》是一部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是莫泊桑当年6月在埃特尔塔基本完稿的。那次回去，他对吉莱特加以扩建，增加了一个淋浴室和一个弹子房，生活更加惬意。他每写完一章，便读给他恋人般的友人艾米诺听；艾米诺赞美的话语更使他意兴浓浓。长篇小说《两兄弟》可以说是一挥而就。至于写那篇论文的初衷，却实在是为了给《两兄弟》的单行本凑数，岂料动起笔来却一发而不可遏止，洋洋洒洒，莫泊桑关于创作方法的基本观点尽注于其中，竟成了他留给后世的一篇最重要的论文。

长篇新作和论文完成了，寒冷的季节也不久将临。莫泊桑这只敏感的候鸟，振一振翅膀，又向南方飞去，——不是去“蓝色海岸”，而是去北非。在游历了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比斯克拉、哈曼、黎加、瓦塞尼斯之后，他又应突尼斯银行行长的邀请，到凯鲁万访问。此次北非之行，比1881年的那次见闻更广，真个是其乐陶陶。虽已奔波了3个月，莫泊桑仍游兴未减。可是他不得不于次年1月6日离开突尼斯，因为《两兄弟》的单行本即将由他的新搭档奥伦道尔夫出版。为了推动新书的销售，他从来都要亲自坐镇。

长篇小说《两兄弟》与莫泊桑以往的长篇小说作品不同，背景由贵族、大资产阶级转移到中产阶级。

资本不大的珠宝商罗朗先生钓鱼成癖，扔下自己在巴黎的珠宝店，退隐到滨海的勒阿弗尔，终日在海上垂钓。他的温文、恬静、感情细腻而又深沉的妻子，唯有从对两个儿子的挚爱中寻求精神的寄托，说得上是个理想的母亲。可奇怪的是，她同样心疼的那两个儿子，却像天生的一双对照物，不但相貌生得很不肖似，品性也大相径庭。哥哥皮埃尔将近30岁了，生着一头褐发，身材瘦弱，脾气暴躁；虽心怀各色各样的宏图大志，但稍不如意就垂头丧气。他半途而废地干了好几门行当，终于算是得了个医学博士。弟弟若望比他小5岁，一头金栗色的头发，身材魁伟，性格和善，已经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正老老实实在从事律师的职业。由于弟弟行止规矩本分，在家里，母亲总是以若望为榜样来教育不听话的皮埃尔。不过她并不因而厚此薄彼。而两兄弟，虽然个性迥异，却也并无什么纠葛，只在内心里隐隐潜伏着一种敌意。

一天，这家人邀请新寡的罗赛米伊夫人同他们一起乘船出海游玩。这位年轻而又富有的美妇人激起皮埃尔的爱慕之情，也触发了他对弟弟的敌意。不过使皮埃尔怒不可遏的却是当晚发生的另一件事：父母的一个好友去世了，留下遗言，全部财产都由若望继承。当全家人都沉醉在欢乐中的时候，皮埃尔却妒火中烧：为什么只让他一个人继承？他因此感到愤怒，更由此产生怀疑：莫非若望是母亲与那人的私生子？……他自己换来的怀疑的精灵，使他备受折磨。这时，本来就博得罗赛米伊夫人好感，现在又因继承财产而陡增富贵的若望，向罗赛米伊夫人正式表明了自己的爱，并得到她的许诺。皮埃尔在羞愧之余，还是展开了艰苦的调查。母亲猜到了他的所想所为，心如刀割。但是皮埃尔全然不顾这一切了。一天晚上，和弟弟激烈争吵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向弟弟透露了自己发现的真情，虽然他明知母亲就在隔壁房间，可以听得一清二楚。若望大为震惊，终于让母亲承认了错误的往事。

不过，若望的和善、积极的性格使这出悲剧得到了一个稍好的结局：为了对哥哥略表补偿之意，他放弃了自己应在家中获得的那份财产；后来，他又帮助皮埃尔在一艘海轮上当了一名医生，——因为皮埃尔让别人受尽了痛苦以后，省悟到自己的邪恶，无颜再留在家中。

《两兄弟》虽然规模不大，却历来受到评论家们的重视。有人甚至认为它是莫泊桑最好的长篇小说作品。这未免有失偏颇。但在莫泊桑最好的长篇小说作品中，它确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莫泊桑此前所写的《一生》、《漂亮朋友》、《温泉》，都纯属风俗小说，以对人情世态敏锐的观察和有色有声的描摹而取胜。《两兄弟》依然不失为一部真正的风俗小说。但是，几乎吸引着人们全部注意力的，却是作家对小说中的人物——特别是皮埃尔——的心理分析性的描写。作品差不多从头至尾都是皮埃尔的良知同一个个恶魔搏斗的场地：先是嫉妒弟弟的恶魔，继而是怨恨母亲的恶魔，最后是以伤害人为乐事的恶魔。良知在这一场场搏斗中的失败把他推向邪魔的顶点，同时也准备了他的顿悟。整个心理过程写得曲折细腻，淋漓尽致。心理分析描写的显著比重和突出成就，使《两兄弟》这部风俗小说同时也具有地地道道的心理小说特性。与后世的纯心理小说不同的是，在莫泊桑笔下，人物的心理活动与外部运动紧密结合。这种风俗小说与心理小说的结合，同样表现在莫泊桑此后的长篇小说中。《两兄弟》

作为一个里程碑，就是莫泊桑在小说创作的道路上由纯风俗小说朝着风俗小说与心理小说结合的方向转换的标志。

置于单行本《两兄弟》卷首的那篇题为《小说》的著名论文，虽然也谈到心理小说问题，但是耐人寻味甚至令人不解的是，拿心理小说和客观小说两相比较，莫泊桑拥护的似乎还是客观小说。正如他在这篇论文中开宗明义所说的：“我企图使人们了解的意见”，只会“引起对于我在这部小说中所运用的心理分析体裁的批评。”

所幸的是，在我们看来，《小说》一文的重点在于论述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部分。而在这一部分里，他的现实主义立场是相当鲜明的。

他认为，检验一部作品的成败，主要看作品中的真实是否符合“生活的真实”，可是他并不赞成自然主义“只讲真实，只讲全部真实的理论”，也不赞成“把生活的平凡的照相表现给我们”，而是主张对生活中的真实进行概括和提炼，“把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给我们”。他并不强调自然主义的“生物学决定论”，而是主张“表现在环境影响之下人物的心灵怎么样改变、感情和情欲怎样发展；他们怎么样相爱、怎么样相恨、怎么样在社会环境里相争；资产者的利益、金钱的利益、家庭的利益、政治的利益又怎么样冲突”。他不赞同自然主义的“纯客观”、“不偏不倚”的态度，而是主张作家“写他的作品应该使用一种十分巧妙、不着痕迹、看上去又十分简单的手法，使人看不出也指不出作品中的构恩，发现不了他的意图。”……

因为参加过梅塘集团的活动，特别是参加了《梅塘晚会》的写作，莫泊桑给人的先入之见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信仰者，从此再难摆脱，尽管当《梅塘晚会》刚刚发表的时候，他在给该集团的一位成员的不愿公开的信中声明“我并不信奉自然主义”，指出“自然主义和向壁虚造一样狭隘”。而今，通过《小说》一文的发表，他第一次在理论上公开同自然主义划清了界线，——虽然是一条并不十分精确、完整的界线。这样，他的现实主义的基本的文学实践同他的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终于得到了互相的印证。

20. 如死神一般坚强

1888年的头几个月，虽然艾尔维的病情不断恶化，以至莫泊桑不堪其苦地哀叹：“我生活在令人忧伤的一幕幕可怕的场景之中。”但是莫泊桑的病情却相对稳定。

1月，《两兄弟》单行本问世不几天，他就修订完一部题为《在水上》的游记。作品记述他乘“漂亮朋友”号游艇在地中海上所作的一次旅行。文章除了游记，还穿插了对往事的回忆和片断的思考，虽不像莫泊桑所说是他的一部“日记”，充满了他的“隐秘的思想”，却也是了解作家生平和思想的一份有价值的材料。

3月，动笔创作新的长篇小说《与死神一般坚强》。

4月，修改中短篇小说集《于松夫人的贞德少男》。

6月，到埃特尔塔，为母亲的庄园寻求买主。

可是，从7月起，剧烈的偏头痛又频繁地把他折磨。9月，又躲到埃特尔塔的莫泊桑向友人悲凄地诉说：他由于偏头痛已整整两月没法写作。

为了治疗，9月21日，莫泊桑前往萨瓦省的温泉胜地埃克斯。看来这里的矿泉水也奈何不了附着在他身上的病魔，疗养结果是毫无效应。眼看冷天将至，他又本能地向南迁徙；就像他1883年发表的第一部游记的书名所说的——“向太阳”！11月初动身去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当月21日，他从阿尔及尔写信给斯特劳斯夫人道：“我最要命的是头痛，于是我便在太阳——真正的、火热的、首先落山的非洲的太阳下暴晒我疼痛的神经。”12月中下旬，他返回昂蒂勃。可12月26日，他又出现在突尼斯！

不过，在与疼痛的神经周旋的同时，他仍不失时机地写作。长篇小说《如死神一般坚强》就是这样脱稿，并于1889年5月出书的。

这部新作又回到他的长篇小说惯常的背景——资产阶级上层社会。

小有才能的画家奥利维埃·贝尔坦既不墨守学院派的陈规，也不冒现代派的风险，因而得以在这两大对立派别的夹缝中崭露头角，名利兼收。人至50而能如此，可谓幸运了，何况他还享有一个上层妇女对他的痴恋。

安娜·德·吉勒鲁瓦伯爵夫人昵称安妮。丈夫是诺曼第的一个贵族，因为热衷于政治，常让她过着形只影单的孤寂生活。安妮并不是那等轻浮女人，她美貌、聪颖而又庄重、自尊。在画像的过程中，奥利维埃被她的美深深地吸引，所作的画格外出色。而安妮最终也接受了他的爱，成为他的情妇。

安娜把画像挂在客厅。客人们的每一句赞赏不仅使她的自尊心得到满足，而且加深着她对奥利维埃的挚情。

但是，岁月无情。多年过后，安妮的女儿安奈特结束了在乡间由祖母陪伴的少女生活，回到母亲身边。安奈特生着同母亲一样的肤色、一样金黄的秀发、一样湛蓝的眼睛，甚至眼圈上也一样生着黑色的斑点。那幅著名的画像，与其说是母亲的，倒不如说是女儿的了。面对画像，安妮感到说不出的凄苦，似乎自己已经是个被人取代、被人置换的人了。

有这种感觉的不仅是安妮。奥利维埃也仿佛在安奈特身上重新找到了他昔日在画布上再现的那个女人。他的心灵和感官都不知不觉为之陶醉了。安妮觉察到他内心的情感波澜。当安妮向他道破这一点时，他虽大为震惊，最后却也不得不承认这确系事实。从此，他们二人都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之中。最使安妮痛苦的是，她必须承认自己不可避免的衰老；而最使奥利维埃痛苦

的是，他深知自己对安奈特的感情是不理智也无法实现的。他默默地看着全不知情的安奈特嫁了人。愁肠百结的他，一次散步时被公共马车撞倒，受了致命的重伤。然而他并不惊异。他把这看作命运的安排。

与《漂亮朋友》中的上层社会妇女不同，莫泊桑小说的新女主人公不是那种仅富于性感的女人，而是以自己的心灵深爱着奥利维埃。与《漂亮朋友》中的杜洛阿不同，奥利维埃的爱虽然转到女儿的身上，然而他追寻的还是昔日的母亲。基于这种新的构思，作家运用在《两兄弟》中已经初试锋芒的手法，对奥利维埃和安妮的心理状态详加剖析。新小说引人入胜之处也大抵就在这里。

还在《如死神一般坚强》写作过程中，莫泊桑就在给母亲洛尔的信中指出：这部小说将表达这样一种观点：“生活既可怕，又温情，又无望。”在这温情而又可怕的生活里，由于失去希望，奥利维埃甘愿领受死亡的命运，他是否“如死神一般坚强”，是大可异议的。用这句话形容作家莫泊桑本人，倒是非常恰当。一个最新的例证是：面对死神的威胁，5月里刚出版了《如死神一般坚强》的单行本，当月底莫泊桑又投入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我们的心》的写作。8月初，莫泊桑给父亲写信道：“我精神迟钝，浑身疲软；我急需一种滋补和刺激这些器官的矿泉水”。在这种状况下挣扎写作，该要有多么顽强的毅力啊！

可是，他还不能去痛饮他所急需的矿泉水。——艾尔维的情况更紧迫。1889年8月11日，“精神迟钝、浑身疲软”的兄长，不得不强撑着病体，把弟弟送进里昂附近的布隆精神病院。尽管他的记忆力在衰退，如他自己说的：“我的思想就像从漏勺中一样逃逸。”送弟弟住院那天的情景，却永远留在他那日渐枯竭的脑海。

为了安定艾尔维的情绪，人们对他说是给他换一个休养的环境。一路上，艾尔维兴高采烈。可是，一见到精神病院的高墙铁门，他立即警觉起来。

“这是一位朋友的别墅，我们不妨看一看你是否喜欢住在这地方。”吉唤他道。艾尔维这才进去。

装作别墅主人的医生在前，艾尔维在后，莫泊桑尾随，来到二楼一个房间。看到房内没有任何家具，并且弥漫着药味。艾尔维又生疑团。

“请走到窗边来。看，住在这里，外面的视野多美啊！”医生有声有色地说。

艾尔维半信半疑地向窗边走去。而这时，遵照医生的暗示，莫泊桑悄悄向门口退去。艾尔维回头见此情景，恍然大悟，他要追随哥哥出来，但突然出现的两个膀大腰圆的看护牢牢箝住了他的双臂。

“啊！吉！坏蛋！你让人把我关起来！你听着，你才是疯子呢！你才是家里的疯子！”

艾尔维声嘶力竭的吼声，使莫泊桑心如刀绞！

艾尔维在布隆住院后，吉来探视过他一次。那次的场面也同样凄惨。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两个小时。艾尔维认出了吉，大哭起来，拥抱着吉，要吉带他回家。“他把我的心都给撕碎了，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痛苦过。”后来莫泊桑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自从送艾尔维住院那天听到弟弟向他声嘶力竭地叫喊“你才是疯子”，吉再也摆脱不了这不祥呼声的困扰。也许人们早就看出了他朝精神分裂症发展的趋势，然而只有艾尔维这样的疯子才会如此坦白地向他道出真相。

为逃避这呼声，莫泊桑驾驶着 1888 年 1 月购买的“漂亮朋友”2 号，又开始了“向太阳”的远游，于 9 月到达突尼斯。可是，就仿佛是艾尔维那声呼喊的遥远回音，他在突尼斯又同样听到了这令他毛骨悚然的呼声。那是在参观一座医院的时候，一个年老的疯子一边狂笑着，像大熊一样手舞足蹈，一边向他和陪同参观的人高喊道：“你们，你们，我们都是疯子，我，你，医生，看守，长官，都是，都是疯子！”

突尼斯不可久留，莫泊桑返回巴黎。可是，10 月里，他又踏上了前往意大利的旅程。在稍后写的游记《漂泊生涯》中，他一开头就这样说明自己再次出游的原因：“我离开巴黎，甚至离开法国，因为埃菲尔铁塔终于使我不胜厌烦。”他的确不欣赏埃菲尔铁塔这“金属的骷髅”。1887 年 2 月，《时代报》发表了一封反对建造埃菲尔铁塔的分开信，莫泊桑就是签名者之一。可是，当其他签名者都安然留居巴黎的时候，莫泊桑却像躲避瘟疫似地逃离巴黎。这很难怪罪那不通灵性的铁塔，其实还是病魔在作祟。

莫泊桑乘他的白色 20 吨游艇“漂亮朋友”2 号沿意大利西海岸航行，在几处岛屿和港口登岸观光，然后便弃舟取陆路，先后游览了里沃纳、庇萨、佛罗伦萨等几座名城。他游兴正高，但咽炎和肠胃出血同时袭来，迫使他在佛罗伦萨连续卧床 15 天。大病初愈，他便打点回国。

他在戛纳还没有来得及好生将养，噩耗骤至：在布隆精神病院痛苦挣扎了 3 个月以后，11 月 13 日，弟弟艾尔维在一次狂暴的发作中死去。他又免不了当即赶去，料理一应后事。艾尔维就埋葬在里昂。吉为他精心设计建造了一座圆形的石墓，以利雨水的冲刷，长葆坟墓的洁净。

1890 年，莫泊桑右眼视觉功能出奇地恢复了正常。但是其他症状依然存在。整个健康状况在缓慢地恶化。他的性情变得特别暴躁，在待人接物和书信中，狂妄非礼的言语屡见不鲜。尤其是动辄与人争讼，有时达到无理取闹的程度。他在巴黎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 14 号租了一套房子，因为楼下肉铺里剁肉声响，便同房主闹到法院。沙邦吉埃打算重版小说集《梅塘晚会》，请了一位画家为每一个作者绘制了一幅肖像插图，其他五位作者都欣然同意，偏偏莫泊桑动了无名怒火，同这位出版家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不过，在四处寻医的同时，在这一年里，莫泊桑的写作却令人难以置信地获得了一个小小的丰收：发表了长篇小说《我们的心》、游记《漂泊生涯》，以及《橄榄园》、《无益的美》、《苍蝇》等 6 篇中短篇小说。其中《橄榄园》可以列为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的精品，此外值得一谈的便是长篇小说《我们的心》。

米歇尔·德·毕恩是个年轻、富有的寡妇，容貌俊美，风姿绰约。她喜爱交际，客厅里经常聚集着一些画家、音乐家、雕刻家以及上层社会人物。这些人都追求过她，却没有一个人得手。

爱好文学的单身汉安德烈。马利奥尔经朋友引见，初次来到米歇尔家作客，便对女主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每天给她写一封情书，使之颇受感动。一次，她同亲友旅行，约安德烈装作在某处同她偶然相遇，同往圣米歇尔山游玩，并终于在一个晚上委身于安德烈。但她的激情只不过是燃烧的稻草，转瞬即熄。返回巴黎后，她减少了同安德烈的幽会。她依然要把他置于自己的石榴裙之下，却不愿因他而牺牲自己的“自由”。

米歇尔的冷淡使安德烈万分痛苦。他决定隐居于枫丹白露森林，在孤寂中寻得慰藉。不过他并没有孤寂很久，就得到了邻近一家旅店的稚嫩可爱的

小女侍的爱情，并把她带到巴黎住下。

从此，安德烈便在同米歇尔的交往中寻求精神上的满足，而在那年轻女子身上获得肉体的享受。

《我们的心》的发表，颇得资产阶级舆论的赞赏。他们恭维《我们的心》是“最洞察入微、是深思熟虑的心理研究”；声称安德烈和米歇尔是莫泊桑笔下“最富有生命力、最富有人情味的人物”；甚至说“作为一个作家，莫泊桑从来也没有在《我们的心》中表现得这样伟大”。莫泊桑之所以博得上层社会的青睐，也许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位偏爱小职员、小资产者、水手、农民、妓女、战争、殖民主义、金融投机题材的作家，终于皈依了“雅趣”，迎合他们的需要了。

但是，评论家阿纳托尔·法郎士的目光更冷静而犀利：“莫泊桑先生至少从来不对我们阿谀逢迎。他总是毫无顾忌地蹂躏我们的乐观主义，扼杀我们理想的美梦。而且他永远是那么坦率、正直、心地纯朴而又坚定……”

与早期的几部长篇小说杰作相比，《我们的心》的社会内容的确更加淡薄了，讽刺的锋芒也大为削弱。但诚如法郎士所说，在基本的观点上莫泊桑实无迎合上层社会之意。他笔下那帮资产阶级文化界的“精英”，灵魂实在并不高雅。他表现出的那种资产阶级文明，其前途也绝难乐观。通过这部长篇新作，深谙内幕的莫泊桑倒是再一次坦率地道出了资产阶级“理想的美梦”全然无望。

《我们的心》单行本出版于1890年6月。当年夏天，莫泊桑又着手准备新的长篇小说的蓝图。但是，病魔这一次再也不让他如愿以偿，而是迫使他马不停蹄地东逃西窜。

1890年11月末，从戛纳返回巴黎的途中，他在里昂下车，为文尔维扫墓。他久久地、一动不动地仁立在墓前，可两眼却直勾勾地盯着空荡处。弗朗索瓦发现主人神态异样，忙问道：

“先生不舒服吗？”

莫泊桑这才如梦初醒，回答道：

“什么？哦，是你，弗朗索瓦，……你瞧那边，塞纳河，……多么美！我看见艾尔维死了。他在等我。他不想撇下我自己死去。‘我的吉！我的吉！’他在喊我。那声音还像他小时候在维尔吉的花园里呼唤我一样。……”

这当然又是幻觉。可这次的幻觉却相当准确。莫泊桑即将步亡弟的后尘去了。

21. 急转直下的一年

1890年年底在艾尔维墓前的幻觉，一直困扰着莫泊桑；“我的吉！我的吉！我不能撒下你就死去！”艾尔维凄厉的呼喊声时刻萦绕在他的耳际。真像是要追随亲爱的亡弟而去似的，莫泊桑的病情在1891年这一年里急转直下。

他的左眼瞳孔扩大，右眼瞳孔缩小，左眼已经失去视觉调节功能。两个瞳孔对光线的作用都毫无反应。戴上眼镜，虽能使左眼看清东西，右眼却很快就感到疲劳。1886年以来就危害着左眼的病兆，现在在右眼上也表现出来了。

他偏头痛发作更加频繁。整个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尤以消化不良和失眠为甚。1890年，他还能以惊人的毅力挣扎写作，而现在，却无论如何也难以运笔了。

这段时间，莫泊桑的语言混乱也日益明显，连写字也失去了把握。字迹变得颤颤抖抖、拖拖曳曳，屡屡出现的错别字说明他的头脑常失去控制。

然而，疾病的打击愈猛，他的反抗也愈烈。他依旧读大量医书，这对他也越来越显出是一件坏事。他比以往更热衷于求医，可又对医生心怀疑虑，对医嘱采取任性的态度。他最信服的，是对他病情的轻描淡写的诊断；他最乐于接受的，是以神经病学家夏科博士的名字命名的“夏科冲浴”，这种用冰凉的高压射流施行的冲浴，虽然能暂时冲淡他的痛苦，却在根本上加重着他的病情。

他所叩问的医生，对他的病全部束手无策。最“高明”的办法也许就是给他服精神的安慰剂。

“您的一切偶发症状都属于神经衰弱，这是用脑过度的结果，文人和财界人士，有一半都像您一样。只要注意保健，常常冲浴，找个温暖、宁静的地方，长期平心静气地休养。我一点儿也不为您的健康担心。”这年3月，一位据说比夏科还要高明的，年轻然而已颇有名声的巴黎医生这样宽慰莫泊桑。

莫泊桑大受鼓舞，马上写信转引这个诊断去宽慰母亲：“您不必为我的健康过分担心。我想我不过是眼睛和头脑疲乏了而已……”

遵照那正投合他心意的“常常冲浴”的医嘱，他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各温泉疗养所之间：中央高原的赛维纳山区，地中海沿岸附近的阿莱，加隆河流域的吕冲，靠近瑞士边境的菜芒湖畔的迪沃纳，……

迪沃纳的温泉虽素负盛名，但是莫泊桑所在的那所疗养院却面对着冰川，经受着湖风的不断吹袭，使畏寒的病人不堪忍受。这时，泰纳一封来信带给他莫大的希望。他在6月27日发于迪沃纳的一封给母亲的信中兴奋地写道：

“我正不知要逃到什么地方去寻找阳光，犹豫不决之际，泰纳写信来，竭力劝我去一所可与迪沃纳媲美的疗养所：距日内瓦约十分钟路程的尚佩尔。去年他在那里住了40天就治好了和我完全一样的病——不能读书，不能写作，不能从事任何脑力劳动。他原以为完蛋了。可仅仅用40天工夫，他就复原了。

“诗人杜尔珊此刻正在那里，他的病症同我也一样。他已经能睡好觉了，就是这么简单。”

“卡萨利斯曾同我在日内瓦会了一面。他觉得我气色好极了，样子强壮极了，而不禁惊呼：‘您已经好啦！’”我向他诉说了自己新近经受的一切痛苦。他回答了我一句很明智的话：‘对您来说，首先是需要气候干燥和阳光充足的环境；然后是必不可少的冲浴。因为冲浴已经使您变了样，我一见到您就确信这一点了。’”

怀着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他又开始了力不胜任的体力活动。他骑着 3 轮自行车四处游玩。他用 2 个小时 10 分钟前往费尔奈参观伏尔泰的旧居，行程 28 公里。归途中，他突觉不适，摔下车来，滚落到迪沃纳的一个游泳池中。他还自鸣得意：“我就像一条鱼落在水中，我是注定要生活在冷水中的人。”

然而，当他在盛夏之季回到巴黎小住时，人们的反应向他道出了实情：他已经消瘦到几乎面目全非了。

一天，他走在滚烫的巴黎马路上，和埃特尔塔时代的老友富尼埃邂逅相遇。这位画家见莫泊桑同自己打招呼，竟迟迟才认出他是何许人。

“啊！莫泊桑！”他连忙热情地说，想弥补刚才的迟疑。

“你认出我来了？”莫泊桑已经觉察出老友的迟疑。

“嗨，你说什么呀，别开玩笑！”富尼埃假作泰然地说。

“我这可不是开玩笑！谁都认不出我来了。这是事实。”

接着他就拉着富尼埃，倾诉起自己的苦情来：

“我头痛越来越厉害。只有安替比林能使我得到一点儿宁静。不过，我想正是这种毒药在作祟，我的头脑现在空旷得厉害，最简单的词儿都找不到，如果我需要‘天空’这个词或者‘房屋’这个词，它们立刻就从我的脑子里消失了。我算完了。”

由卡萨利斯伴送，莫泊桑在这年 8 月到了尚佩尔，下榻在“美憩”大旅社。亨利·卡萨利斯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博士，也常以让·拉奥尔的笔名发表诗作，和泰纳、莫泊桑都友情甚笃。他何尝不知道莫泊桑已无可救药，只是用强装的轻松来聊释好友的心理重负而已。

诗人杜尔珊果然正在尚佩尔疗养。寒暄已毕，卡萨利斯忙把他叫到一边，低声交底道：“我把他带到这里来，是为了让他以为自己像您一样，不过有点儿神经衰弱；您得对他说这里的治疗已经使您病情见好，而且身体也养得强壮多了。可惜，他的病跟您的不一样，您用不了多久就看得出来。”

诗人奥古斯特·杜尔珊和小说家莫泊桑的相识，可以追溯到 10 年前的 1881 年。那年年初，杜尔珊以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沉思的青年》寄赠莫泊桑。莫泊桑接书的当天就通读了一遍，正如他嗣后在给杜尔珊的信中所说的，这本诗集使他颇有“在温和的清晨赶早出门的人所闻到的花草气息”那样一种清新之感。今日和杜尔珊作为“病友”相逢在异国，莫泊桑分外高兴，他腋下夹着一个律师用的大皮包。一见杜尔珊，他就情不自禁打开这皮包，取出一摞手稿：

“这是我的长篇小说《昂瑞吕斯》的前 50 页手稿。一年以来，我再也没写一页。要是 3 个月里完不成这部小说，我就自杀。”

这是莫泊桑见杜尔珊以后第一次发话，也是一次十足的疯话。卡萨利斯说得对，杜尔珊没有等多久，莫泊桑就开门见山“一语”道出了自己病情的全部严重性。

杜尔珊夫妇和莫泊桑在尚佩尔度过的日子，对这对夫妇来说绝不轻松。杜尔珊本来是由于神经过度疲劳才到这里疗养的，与他们终日形影不离的莫

泊桑却口若悬河尽对他说些疯话，不啻是一种精神折磨。

一次，莫泊桑指着自己的手杖说：“用这支手杖，有一天，我前面抵挡三个妓院老板，后面抵挡三条恶狗。”

他向社尔珊解释道，他离开迪沃纳是因为莱芒湖泛滥，水一直漫过他住的二楼，同时也因为医生拒绝给他作“夏科冲浴”。据他说，那是一种“能冲倒一头雄牛”的射流，只有最强壮的人才受得了，而他就能。

一次，他一字一顿地给仕尔珊夫妇从头至尾朗诵他的一篇关于气球旅行的旧文。又有一次，他把这对夫妇领到自己的房间里，只见桌上放满了香水瓶，他介绍说常常用这些香料瓶做“香味交响乐”的游戏，他甚至对吸食乙醚的“快感”作了一番抒情的描写：“只觉得身体变得轻飘飘，像溶化了似的。人只剩下灵魂，上升……”

一天，他去了趟日内瓦，回来又是一通胡言乱语：“我受到银行大王罗待希尔德的盛大欢迎，他待我简直像待一位君王。”“我还交了一个小娘儿们！……我表现得很出色。我已经好了！”

他经常指着他那把平平常常的伞，吹嘘道：“这种了不起的伞只有在巴黎豪华的圣日耳曼的一家店里才能买到。我已经吩咐玛蒂尔德公主手下的人再给我买 50 把。”

在朝暮相处的 3 天里，只有两个小时，社尔珊仿佛又看到了昔日才华横溢的友人，然而这只有使他更觉悲凄！

那是一个晚上，杜尔珊夫妇请莫泊桑来他们单独居住的附属于同一家温泉旅社的木屋里作客。莫泊桑带着他那几乎须臾不离的手稿按时到来。

“我给你们讲讲我的《昂瑞吕斯》的故事吧。”

他兴致勃勃地说。杜尔珊夫妇自然乐意洗耳恭听。莫泊桑便不紧不慢地讲起来，语言是那么清晰，思路是那么富有逻辑性，而且还带着极富感染力的激情。

故事发生在 1870 年普法战争时期。一个行将分娩的法国妇女，丈夫参军作战去了，她独自一个留在家中。一个冬天的夜晚，普鲁士军队侵入了她的家园，禽兽般的侵略者不但侮辱了这个屠弱无力的孕妇，而且使她身受创伤。就在这天夜里，这孕妇生下了一个儿子。母亲受到的伤害更在儿子身上留下恶果，他一出娘胎就双腿残废，长大后也无法行走。但是他却有一颗敏感的心灵。当他成为青年时，一天，一个年轻的姑娘从他面前走过，这残废人顿时产生了爱慕之情。不过他并没有对她说出自己的爱情，她也没有爱上他。原来她爱的是他的健全、英俊的哥哥。这一对情人你亲我爱的场面经常出现在残废人的眼前，给他以残酷的折磨。

“算了吧，亲爱的孩子”，母亲像爱抚婴儿似地抚爱着他说：“我带你到美好的地方去，我给你读好听的书，你会忘掉这一切，你也会成为幸福的人的。……”

他们就走呀，走呀；可是不论走到哪里，不论什么时候，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天，他始终看见那美妙的精灵——一个年轻的姑娘——在他的眼前，永远可望而不可及……

莫泊桑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接近尾声时，他激动得一边讲述一边潸潸。杜尔珊夫妇也哭起来，一方面有感于小说主人公的不幸命运，一方面却因为重又发现了那依然在作家混乱了的心灵中闪耀的天才、柔情和怜悯的火花。有谁会怀疑，如果没有病魔作梗，《昂瑞吕斯》将成为法国文学史上

又一部令人瞩目的长篇杰作呢？遗憾的是他们深知这短暂清醒时的智慧的火花，不过是一颗明晃急骤陨落时最后的余辉。的确，在此之后，这小说的手稿再也没有增添一页。

如果说朋友们对于莫泊桑神经错乱的各种表现还能耐心地承受，只想着赚钱的温泉旅社老板却对这位影响其他顾客安宁的病人大为头痛，莫泊桑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屡次三番受到无礼的对待，3天后终于被迫离去。

尽管恢复写作的努力遭到彻底失败：《昂瑞吕斯》毫无进展，论屠格涅夫的文章也未写成，莫泊桑却自以为“健康极佳”，又开始了穿梭的旅行：9月中旬到巴黎，9月下旬去戛纳，10月上中旬之交又回到巴黎。10月17日晚上11时，正当他痛饮着“巴黎社交”生活的美酒时，一次严重的发作又把他击倒。4天后，他遵照医嘱，前往戛纳不定期地长住，安顿在母亲为他新租的“伊赛尔河木屋”。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三层楼房，座落在通往格拉斯的大路边，面向着地中海。

11月底，作家的病情已恶化到这种程度：他周身无处不感到无法忍受的痛楚；他常埋怨弗朗索瓦菜做得太咸，毒害了他的身体，而这位忠仆对他的体贴照顾真可谓无微不至；他更频繁地冲浴，不但去温泉冲浴，在家中也经常泡在浴盆里；他简直离不开乙醚，似乎他的生命只有在麻醉状态才能得以延续。

与此相应的是神智的进一步迷乱。

他约好晚上6点钟去会见一个商人。那商人不胜惊讶地见他两点钟就上门拜访。他对莫泊桑说出了自己惊讶的原因。莫泊桑却若无其事地答道：

“瞧！真奇怪！……我的表指着7点，我还以为迟到了呢？”

一天，他走出家门，见一家商店橱窗上贴着一张布告：“莫泊桑先生病情恶化，即将住进疗养院。”

他当即乘火车赶到尼斯，去安慰住在那里的母亲。

紧接着他又返回戛纳，整理好文件，写下自己的遗愿。在给友人的信里认乎其真地慨叹：“永别了，你将再也见不到我了。”

他的幻觉明显地加重。

圣诞节第二天的傍晚，他自我感觉甚好，便出门散步。可是不一会儿他就惊恐方丈地跑回来，面孔铁青，浑身战栗不止。

“我在通向墓地的那条叉路口遇见了一个幽灵。”他对弗朗索瓦说，“我吓得要命。你知道什么是幽灵吗？”

“知道，先生。”

“不，你不知道！”

他沉吟片刻，接着说：

“最糟的是，这幽灵……是……是我自己！”

他眼里充满了恐怖，神色更加紧张：

“他走到我跟前。他什么也没对我说……他只是轻蔑地耸了耸肩膀。他瞧不起我……弗朗索瓦，别忘了把所有的门都关好，门好锁好”。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沮丧地问：

“弗朗索瓦，你相信有幽灵吗？”

“我……我不知道，先生。”

“我也不知道，弗朗索瓦。最糟的是我不相信有幽灵，我知道这是幻觉，……我知道这些幽灵就在我自己身上！”

12月27日吃午饭时，他有些咳嗽。他对弗朗索瓦说，一定是他刚才吃的筍鳎鱼的脊肉进了肺里，他会被堵死的。忠仆劝他喝一点热茶，效果竟出乎意料地好。过了一会儿，他走到海边，由水手搀扶着登上“漂亮朋友”号，作了一次——也是他此生的最后一次海上漂游。

这天晚上，弗朗索瓦被一声声巨响惊醒，他连忙跑到主人的房间，见主人平静地坐在窗前，正用手枪向屋外的夜色连连射击。他就这样，并不瞄准，只是胡乱地开枪。他自信听见有什么东西在爬花园的围墙。

莫泊桑已不再心存幻想，他知道自己已病入膏肓。就在吃筍鳎鱼这天上午，他在给自己的诉讼代理人，好友雅可布的信中写道：“我的情况越来越糟，什么也吃不下，头脑狂乱。我快死了。我相信我过两天就会死。”

一次，诗集《金翼》的作者阿芒·希尔维斯特来看他，为安慰他，向他谈起现代科学所能创造的奇迹。他用力摇着头，决然地反驳道：

“是的，它在创造着新的痛苦……此外将永远是这样：一切都徒劳无益，一切，甚至女人。”

诗人追问道：“甚至也包括美吗？”

“尤其是美。”莫泊桑心酸地说，“美是掌握在女人手中的死刑工具。”

一般而言，对美的这种虚无主义的看法诚然是错误的。但是，就莫泊桑的个人遭遇而言，这句话却不无道理。耽于美色，也许不是导致他癫狂日重的主要原因，但却无情地消耗着他所剩无几的精力，加速了他病体的崩溃。

在这一年里，像吸血鬼一样纠缠着这位身心交瘁的作家的魔女依然屡见不鲜，其中有一个危害最大，忠仆弗朗索瓦对她恨之入骨。可不知何故，弗朗索瓦从来都避免直呼其名，而称她“灰衣女人”。

22. 吸血鬼

用莫泊桑自己的话来说这个以美为工具的神秘灰衣女人，直到 1890 年 5 月 18 日才迟迟出现在弗朗索瓦的日记中。自此，她便像是专为执行天才作家死刑而来的恶魔，经常出人意料地闯上门来。这年 11 月在巴黎，她把莫泊桑勾引到波卡多尔街一住多日。次年 3 月，莫泊桑一到戛纳，这恶魔已在海边最美妙的游乐场所“小十字架”地区的一座别墅里住下。这年 8 月 15 日，莫泊桑正在迪沃纳不堪寒冷之苦的时候，她又悄然而至，连续纠缠他达 6 天之久。重病在身的莫泊桑哪里支持得了！

弗朗索瓦在日记中对这恶魔 1891 年 9 月 20 日在巴黎的一次不期而至的造访，作了这样的追述：电铃丁零零地连连而急促地震响着。弗朗索瓦从这铃声中就预感到情况不妙，他不情愿地走去汗门。果然，“站在我面前的，正是那个已经给我的主人造成莫大痛苦的女人。一如既往，她径直地走过去，进入客厅。她那冷漠的面孔甚至没有露出丝毫的表情。我当时真想把这吸血鬼赶得远远的，可惜我没有勇气这样做。否则的话，我主人也许今天还活着呢”。

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竟具有如此的魅力，使莫泊桑为其所苦而又为其所惑呢？

“她美艳出众，总穿着珠灰色或者浅灰色的衣裳，束一条真金丝织成的腰带，绝顶潇洒，……”

对她深恶痛绝的弗朗索瓦，后来也还这样极口称赞她的美貌。

“她的一切都让我喜欢。她香水的芬芳令我迷醉，她身体的气息更令我神魂颠倒。……”莫泊桑本人的不便多加引述的痴狂的赞词，表明这女人罕见的妖冶。

除此之外，灰衣女人还掌握着一个法宝，使莫泊桑离她不得，这法宝不是别的，就是她不顾医生的禁令，也不顾病人会遭受的危害，而经常带给莫泊桑的麻醉药。

从 30 岁那年起，当病魔开始牢牢附着在莫泊桑的身上，给他以残酷折磨的时候，为了减轻痛苦，莫泊桑就吸食麻醉药，——主要是乙醚。不消说，他很快就嗜毒成癖。案头、床头，无处不放着乙醚瓶。无论发病或不发病，他随时都会不能自己地吸一下过过瘾。在给精神病科医生，《弗加罗报》医学专栏作者莫里斯·德·弗洛里的信中，谈及自己的长篇小说《皮埃尔和若望》，他这样写道：“这本书，您觉得很有分寸，我也有同感，它的确分寸适度。这本书，我没有一页不是在用乙醚把自己陶醉了的情况下写的。这种麻醉药使我达到了高度的清醒。”整整一部长篇小说都是在药物麻醉的状态中写成的，莫泊桑的乙醚瘾之大可以想见。

被列为毒药的乙醚，适量吸用固然可以收到暂时镇痛的效果，滥用却于身体大有危害。当莫泊桑对单纯的乙醚已不感到满足，而要做什么“香味交响曲”的游戏时，吸食毒药已经成为对他生命的最大威胁。所以医生从 1890 年就严禁他接触、首先是严禁周围人向他提供这类毒药。以乙醚为诱饵的灰衣女人这时间闯入莫泊桑的生活，可谓“适逢其时”。

这弗朗索瓦执拗地不愿披露姓名的灰衣女人究竟是谁？

是艾米诺吗？不，同莫泊桑保持着“恋人般的友谊”的勒孔特·杜·诺伊夫人深得作家母亲的好感，弗朗索瓦对她也绝无厌恶之情。她后来还痛心地，偏头痛致使她的朋友“滥用麻醉药”。她哪里知道还有个热心为她的

朋友提供麻醉药的灰衣女人！

是波托卡伯爵夫人吗？波托卡伯爵夫人这条美人鱼的美貌和她捉弄男人时的残酷虽然确与灰衣女人相似。但是，波托卡伯爵夫人的另一特点却正在于她并不像灰衣女人那样轻贱地委身。再说，她与莫泊桑早自 1883 年便有来往。“《温泉》写的就是波托卡伯爵夫人。” 弗朗索瓦从来就毫不隐讳地谈论其人。

灰衣女人也不可能是约瑟芬·利泽尔曼小姐。早在 1887 年，利泽尔曼小姐就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不可能再如此地妖冶。此外，很难设想，这个至死也不愿牵累莫泊桑——她的三个子女的生父——的贤淑女子，会到处追逐莫泊桑，置他的生命于不顾。

真正的灰衣女人，看来只能在至今尚未提及的女人中去找寻。

最大的嫌疑落在玛丽·坎的身上。

玛丽·坎是犹太血统的俄国寡妇，本姓瓦尔绍夫斯卡，住在妹妹露丽亚在巴黎的府邸。露丽亚的丈夫阿尔贝·卡恩·德·昂维尔是位音乐家，同莫泊桑过从甚密，因之这异国两姐妹也早就同莫泊桑相识。不过莫泊桑在最初几年里同玛丽·

坎并无“特殊关系”，因为她已经是莫泊桑的好友——以对人物的精神和心理分析见长的小说家保尔·布尔热的情妇。

莫泊桑和玛丽·坎的关系，是从 1890 年初，长篇小说《我们的心》写作期间，热火起来的。那时，莫泊桑做够了波托卡伯爵夫人的“名誉情人”，而玛丽·坎也厌腻了布尔热的“心理哲学”，莫泊桑立刻就被卷入玛丽·坎热烈情欲的漩涡。这年 3 月，莫泊桑的游记作品《漂泊生涯》出版。他特地让出版家用中国的宣纸印了一个孤本，扉页印着“为玛丽·坎而印刷”的字样，赠送给她。这年 6 月，《我们的心》问世，莫泊桑又同样让人为玛丽·坎印了一个孤本；8 月，他还为出版家疏忽大意迟迟未将此书交给玛丽·坎而大表不满。

莫泊桑与玛丽·坎密切关系至少保持到 1891 年 12 月 24 日到 25 日的那个夜晚。12 月 25 日是圣诞节。每年 12 月 24 日到 25 日的夜晚，莫泊桑照例要在做过圣诞节子夜弥撒之后同母亲洛尔聚餐。这一次，他也同母亲说好要到母亲在尼斯的别墅去聚餐。可是，殷切期待着的母亲，接到的却是儿子一封信：“无奈得去圣玛格丽特群岛同 x 夫人们聚餐。……但我将前来同您共度岁末和元旦。”第二天，她又接到儿子的一封没头没尾的电报，告诉她这些夫人对莫泊桑母子俩很是恼火。“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现在还在纳闷。”母亲后来对儿子的老友阿莱克西斯谈起这件事时说，“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次可诅咒的圣诞节子夜聚餐以后，第二天天一亮，这些上流社会的女人就乘第一列火车回巴黎了。那是两姐妹，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是寡妇。”据洛尔说，这两姐妹一去杳无音信，甚至在莫泊桑遭了“灾难”以后，她们也未有只字问候。洛尔所说的“两姐妹”，就是寡妇玛丽·坎和她的妹妹露丽亚。

从时间上来看，玛丽·坎与莫泊桑“交好”，正与灰衣女人的作乱不谋而合。这是她被嫌的第一个原因。

同莫泊桑交往的女人，行动再诡秘，也避不开弗朗索瓦。作为最核心的知情人，弗朗索瓦在日记中对她们当中的许多人的容貌都作过真切的描述。但除了对灰衣女人，他还从未用过“绝顶”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某个女人的美。

艾米诺雍容有余而潇洒不足，“美人鱼”波托卡伯爵夫人风姿绰约但神

情冷漠近于残酷，……这些女人的美确都难称“绝顶”。

然而，与这些女人相比，玛丽·坎的美貌却显然独占鳌头。经常出入于她的客厅的画家波纳为她绘制的一幅形神逼似的画像今日犹存，它是玛丽·坎出色风采的见证。而爱德蒙·德·龚古尔在其著名《日记》中的一段描写，同样维妙维肖。一天晚上，龚古尔去玛丽·坎处作客，三回六转，来到豪华的客厅。但见“坎夫人无精打采地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她那围着黑眼圈的大眼睛满含着傍晚的倦意，她的脸呈茶红色，一边颧颊上长着一颗黑色美人痣，嘴角翘起部分带几分讥嘲，袒露着淋巴体质者的雪白的胸脯。她的动作懒洋洋的，像是精疲力竭，可有时又迸发出一股热情。这女人具有一种奄奄一息而又犹爱讥讽的独特魅力，掺杂着俄罗斯女人特有的诱惑力。”

如此姿色，至少在莫泊桑结交的裙钗堆里堪称“绝顶”了。

于是玛丽·坎又多了一层涉嫌的理由。

此外，同莫泊桑一样，玛丽·坎也是一个麻醉药的热烈爱好者。不过，莫泊桑嗜好的是乙醚，而玛丽·坎迷恋的是可卡因。嗜毒者的共犯心理，肯定是他们打得火热的内因之一。如果说正是玛丽·坎有意无意地向莫泊桑提供麻醉药，那是丝毫也不奇怪的。这就使她成为扮演灰衣女人的最合适人选。

但是，也许正因为玛丽·坎酷似灰衣女人，有“鱼目混珠”的危险吧，弗朗索瓦打破了沉默，在他的第二部《回忆录》中斩钉截铁地宣布：“我认为有义务在这里说明米歇尔·德·比恩同伯爵夫人一样，与我在关于吉·德·莫泊桑先生的第一部《回忆录》中所厌恶的穿珠灰色连衫裙的女人毫无共同之处。”米歇尔·德·比恩是《我们的心》的女主人公，一般人都认为主要是以玛丽·坎为模特儿的，弗朗索瓦在这里显然指的是玛丽·坎本人。而伯爵夫人当是波托卡伯爵夫人之略。

于是，灰衣女人之谜又回到它原来的出发点。

在《真实的莫泊桑》一书中，法国的莫泊桑研究家皮埃尔·波莱尔曾经宣称，梅尼埃夫人就是那个“致莫泊桑于死地的女人”，并且说这是“弗朗索瓦向我泄露的”。可惜他对这位梅尼埃夫人的介绍极其简单，仅仅说她“非常狂热，富于挑逗性，让人难以忍受”：而且“弗朗索瓦泄露”云云，亦空口无凭。不过梅尼埃夫人倒确有其人，并在这段时间里与莫泊桑常相厮混。

在法国的莫泊桑研究家中，皮埃尔·波莱尔是个颇值得注意的人物，他的著作中虽然不乏错误，可是他的见解依然受到重视，因为他至少熟识曾在人生旅途的不同阶段伴随过莫泊桑的三个重要人物：青少年时代的好友，绰号“小蓝头”的莱昂·封丹；无所不管的仆人弗朗索瓦·塔萨尔；以及他认为对莫泊桑之死负有和灰衣女人同样责任的另一个女人——吉赛尔·德·埃斯托克。

皮埃尔·波莱尔和莱昂·封丹的结识，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波莱尔最初找上门去，已经退休的拍卖估价人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猎奇者，对之颇为怠慢。波莱尔并不灰心，几番造访，终于博得了“小蓝头”的信任。在一次次的促膝交谈中，“小蓝头”深情地回忆了他所亲知的莫泊桑的往事。波莱尔把他的回忆加以整理，产生了题为《吉·德·莫泊桑的悲惨命运》的传记作品，该书于1927年问世，署名“皮埃尔·波莱尔与‘小蓝头’合著”。此后二人的关系也就更加亲密。一个晚上，他们在巴黎共进晚餐。食饱酒酣，封丹又打开了话匣子。

“我原以为关于我朋友的事已对你说完，我错了。几天前我整理旧文件

的时候，突然想起吉的一桩十分希奇的艳遇……今天，我要谴责一个女人，不是说她杀害了我的朋友，而是说这个炽烈而又永不知足的女人加速了他的衰竭。”

“她有着无与伦比的姿色和仙女般的体态。”

“谈到这神秘的女人时，吉曾对我说：她身上有一种难以捉摸的骚动人心的力量，我无法抵挡她的诱惑。”

“两人断绝交情后，我朋友还在勃松保留着一个房间。那是他专为他俩租的。他有时到那里过上整整一个下午。独自一人，呆望着那宽大而空无一人的床，倚靠着那凄凉的穿衣镜——他昔日异想天开的爱情的见证。”

封丹一边缓慢地说着，眼里逐渐燃起了青年时代的火光，仿佛老友和那神秘女人又活跃在他的眼前。

这神秘的女人就是吉赛尔·德·埃斯托克。今天，这女人已真相大白。她是法国东北部的南锡人。存留至今的照片表明，她并非像封丹描绘的那样貌似天仙。但是她多才多艺。她擅长绘画和雕刻，《费加罗报》的一则报道中写道：“吉赛尔·德·埃斯托克小姐展出的一些作品，使她一跃而跻身于当代艺术家的前列。”她是个学者，发表过研究民族女英雄贞德的历史著作。她的短篇小说集《洛林故事集》，显示出莫泊桑小说艺术的影响。她还是女权运动的活跃分子。……在莫泊桑恋爱过的女人中，吉赛尔真是个罕见的人物。

几年过去了。封丹已经去世，波莱尔也已把吉赛尔的故事淡忘。却不料一天有一个年老的新闻记者破门而入，向他兜售一批文件，其中有吉赛尔关于莫泊桑的回忆录手稿。波莱尔如获至宝，当即重金购下，并在1944年公诸于世。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吉赛尔·德·埃斯托克的《爱情笔记》。

这本《爱情笔记》提供了关于莫泊桑生活和创作的许多第一手资料。主体是莫泊桑与吉赛尔“爱情”经历的记述，其中穿插了不少莫泊桑致吉赛尔的书信。莫泊桑写信从来不注明日期，但根据信件的内容还是能大抵理出头绪。

莫泊桑与吉赛尔的结识大约在1884年以前。像许多轻浮女子一样，最初是吉赛尔写信自荐。莫泊桑照例又是捉迷藏似的答复：“夫人，如果您真是一个好奇的女子，而不是那些以取笑我为乐事的朋友中的某个恶作剧者，那么我宣布：我准备在您所乐意的时间和地点，按照您所希望的方式和条件和您见面。”他们不但见了面，而且立刻打得火热。用莱昂·封丹的话说，“一遇见这危险的情人，我的朋友迅即发生了变化。他就像中了邪似的，失魂落魄。”

吉赛尔的外貌虽不似天仙，但其淫荡却赛过魔女。自从结识了她，莫泊桑生活之糜烂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那是难以细说也不必细说的。波莱尔把吉赛尔同灰衣女人相提并论，不无原由。

吉赛尔的厮缠，对莫泊桑来说终于成为不堪忍受的磨难，他开始疏远这魔女。

“我星期四没有空，我要到左拉家吃饭。”诸如此类的借口不断出现，能把约会推迟一天就推迟一天。

“我已启程前往撒哈拉！这长途的旅行早就在吸引着我。我美丽的朋友，请原谅我这仓促的决定。你知道我是个喜爱流浪的人，我将从大沙漠给你写信。”“我刚刚在撒哈拉作了25天的旅行。骑着马，从早到晚不停地跋涉，

在 55 度的灼热阳光下，日行 7、80 公里！”一封封远游人的来信寄到吉赛尔的手里。可从种种细节来看，这次撒哈拉之行实际上发生在 1881 年，亦即莫泊桑同她结识的三年之前，莫泊桑和吉赛尔关系的结局是颇不愉快的。那是 1887 年的事。莫泊桑连连接到匿名信，而信中涉及的事只有他和吉赛尔才知情。这不能不使莫泊桑对吉赛尔产生怀疑。吉赛尔大为光火，并要取回放在莫泊桑处的物品，以示断交。莫泊桑则玩世不恭地回信道：“您骂我是怪人、村夫、可怜虫、胆小鬼、盗贼……因为我两个月没见您也没给您写信。您要我怎么办呢，我就是这样的人。对此不满的女人，只能证明与我性格不合，情况就是这样。至于那些我并没有请您而是您自己放在我这里的東西（假如每个女人都放那么多东西在我这里，我非得用一辆马车每天搬家不可），悉听尊便！”

吉赛尔不是灰衣女人。和吉赛尔来往的同时，正如和灰衣女人来往的同时一样，莫泊桑还有其他的情妇，而且不止一个。可以这样说，多年以来，病人莫泊桑一直在同时营养着几个吸血鬼。灰衣女人只不过是给他最后一击的女人罢了。

23. 死亡与永生

圣诞节第二天晚上的枪声平息之后，“伊赛尔河木屋”又过了几天平安的日子，就好像暴风雨来临之前总有相对的宁静一样。1892 年新年眼看着到来了。

元旦这天，莫泊桑早晨 7 点就起床了。那次圣诞节子夜聚餐爽约后，他就答应一定去同母亲共度新年。他得乘上午 9 点钟的火车前往尼斯。可是，在刮脸时，他突觉不适，手不大听使唤，眼前好似飘荡着一片迷雾。

“看来情况不妙，今天怕去不成尼斯了。”他喃喃地说。

“您近来情况不错，今天气色也挺好，用不着担心，一会儿就会好的。”弗郎索瓦宽慰着主人。他丝毫没想到会发生什么问题。吃了弗郎索瓦准备的早点，莫泊桑果然觉得好多了。

弗郎索瓦把窗户大敞四开，清新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顿时充满了整个屋子。

邮差来了，又是一大摞信件。莫泊桑只匆匆浏览了其中的几封。

“祝愿，……还是老一套。”他依然是喃喃地说。

莫泊桑下楼来，水手雷蒙和贝尔纳已经在花园里等候多时。这对朴实的汉子笨嘴拙舌的新年问候，倒挺让他高兴。

“走吧，如果我们不去，我母亲一定会以为我病了呢。”10 点钟的时候，他终于下了决心。

中饭是在母亲居住的拉弗奈尔别墅吃的。除了母亲和吉，同席的还有艾尔维的遗孀和她的玲珑可爱的女儿，以及吉的姨母阿尔努瓦夫人。

由此开始，事实经过存在着不同的版本。

作家的母亲说，她发现儿子在拥抱着她时“非同寻常地动感情”，儿子在席间也许“有些兴奋”，但并无不正常的现象。

说话极有分寸的弗郎索瓦只说主人“吃得很香”，此外再没吐露只字。

而母亲的医生巴莱斯特则说吉在吃中饭时已语无伦次：“他说一粒药丸通知他，将要发生一件关系到他的大事。见在座的人皆表惊异，他便住嘴。从这时起，他变得神情沮丧。”

作家何时返回戛纳住所，也诸说不一。

据弗朗索瓦说，主人和他午后4点就离开拉弗奈尔别墅。路上他们还买了一大箱白葡萄给作家平时补养吃。莫泊桑回到自己的住处显然很高兴，换上柔软的丝绸衬衫，像往常一样吃了晚饭。

母亲洛尔则说这顿晚饭是在拉弗奈尔别墅吃的，吃晚饭时儿子才开始胡言乱语。“不管我怎么央求、落泪，他还是不肯睡觉，而要立刻回戛纳。我对他喊着：‘别走啊！孩子！别走！’他还是听凭自己顽固幻觉的驱使，走了。”

且不去分辨这些说法孰是孰非。重要的是莫泊桑回到了“伊赛尔河木屋”。

莫泊桑情绪有点儿烦躁，沉闷不语地上楼走进自己的卧室。弗朗索瓦给他端来一杯洋甘菊茶剂。他直嚷着背痛。弗朗索瓦给他拔了一通火罐。一小时后，痛止了。忠实的仆人看着他合上了眼，才下楼。

不一会儿，来了一封电报。据邮差说是从国外拍来的。弗朗索瓦把电报送上楼去，主人正在熟睡，他把电报放在床头便重又下了楼。

半夜1点45分，一阵尖锐的声响划破了深夜的静谧，把弗朗索瓦惊醒。他本能地径直奔入主人的卧室，只见主人两手紧捂着脖子，鲜血从指缝中向外流淌。

“你瞧我做的什么事，弗朗索瓦！我割破了自己的喉咙，……这简直是荒唐透顶。”莫泊桑若无其事的说。

弗朗索瓦忙唤来水手雷蒙。他们合力把主人抬到隔壁房间的床上。弗朗索瓦简单地包扎好主人的伤口。邻近的一位医生也赶来帮忙。莫泊桑一直很冷静，待那医生走后，他才连连向两位仆人道歉，后悔自己竟做了“这样的事”，给他们添了麻烦。弗朗索瓦不住嘴地宽慰他。莫泊桑终于又合上眼皮，沉入梦乡。

以上是弗朗索瓦回忆录中的描写。须知，这位忠仆很善于维护主人的形象。而据莫泊桑的好友保尔·布尔热说，弗朗索瓦私下里向他透露的情节却是这样的：

那天夜里，弗朗索瓦被一声枪响惊醒。他忙冲进主人的房间，只见他兴奋之极。

“我刀枪不入！我刚刚朝自己太阳穴打了一枪，结果安然无恙！你不相信吗？喏，你瞧！”莫泊桑又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他哪里知道，弗朗索瓦早几天已经遵照医生的嘱咐换上了假弹头。

“现在，你相信我刀枪不入了吗？什么也伤害不了我！我还可以用刀割自己的喉咙，也不会流血。……”

说时迟，那时快。弗朗索瓦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莫泊桑已经抄起桌上的裁纸刀向自己的脖子划去。……

与作家母亲保持密切联系的艾米诺在一篇文章中也说，她的恋人般的朋友那天夜间曾先后试图用手枪和裁纸刀结束自己的生命。

莫泊桑的自杀，其实并非事出偶然。

早在1890年初，他就对一个名叫于格·勒鲁的朋友说：“我才不怕死呢！我可以开玩笑似地结束自己。我想到自杀，简直是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自杀是一扇敞开的大门，真的。人们太疲倦的那一天，就可以从这扇门逃走。”

几个月以后，他又对弗莱米医生说：“您是否认为我正在走向疯狂？如果真是这样，就该告诉我。在疯狂和死亡之间，我已作出选择。”

近在 1891 年 11 月，他在送友人昂利·鲁荣回去的路上还说：“我活不了多久啦。我很希望免得受苦。……”

由此看来，深信自己正迅速走向疯狂的莫泊桑，自杀只是个时间问题。

那么，1892 年 1 月 1 日至 2 日的夜晚，何以成了他自杀的契机呢？

弗朗索瓦把这归咎于那封夜间来电。“电报上有那不祥女人的名字。”弗朗索瓦在日记中宣称，“主人的母亲打开看了一遍，一点也看不懂；可是我呢，那署名却让我不寒而栗。”

灰衣女人的魔影再一次出现。

灰衣女人的电报同莫泊桑的自杀到底有何联系？既然弗朗索瓦连这女人究系何人都不肯稍加说明，这样的问题就更难求得解答了。

1 月 2 日至 5 日，病人昏昏沉沉，像是已经精疲力竭。4 日下午，他突发一阵狂热：

“弗朗索瓦！你准备好了吗？……宣战了。”他高喊道。

弗朗索瓦曾经和他说定，一旦法国和德国重开战端，他们就一起走上前线。

弗朗索瓦明知主人现在是说胡话，敷衍道，明天一早就出发。莫泊桑勃然大怒：

“什么！应该紧急出发的时候，你却想拖延？”

人们好不容易让他平静下来。

莫泊桑企图自杀的消息，弗朗索瓦过了两天才向巴黎报界宣布。戛纳的报纸还是通过巴黎电讯才得知的。人们蜂拥到“伊赛尔河木屋”前；门铃已经摘除了，人们就敲门。弗朗索瓦不得不出来应付。他只有一句话：无可奉告。

1 月 6 日，巴黎勃朗什精神病院的一名护士到“伊赛尔河木屋”。翌日，莫泊桑便乘坐挂在巴黎快车上的一节车厢前往巴黎，一边坐着那护士，另一边是弗朗索瓦。阿，在偶尔清醒的时刻，他一定联想到当年送弟弟去精神病院时的情景，与这是何等相似！

1 月 7 日上午 10 时，莫泊桑抵达巴黎里昂车站。在站台上迎候他的有好友卡萨利斯和出版家奥伦道尔夫，还有勃朗什精神病院的医生和大批怀着各种心情前来观看的人。

莫泊桑径直被送往位于帕西区的勃朗什医生的精神病院。当即对他进行了会诊。诊断书罗列了他的种种症状之后写道：“吉·德·莫泊桑先生的病是严重的，并将是旷日持久的。”紧接着的一句话被删去，但依然看得分明：“尚无法预言其结果。”看来此话确无必要——结果昭然若揭：危重精神病人吉·德·莫泊桑将在这里结束他的生命。

就在初入病院的莫泊桑昏睡不起的时候，他的自杀和疯狂成了巴黎报纸的特大新闻。有的说他的自杀乃是由于长篇小说《昂瑞吕斯》的写作无法继续；有的对把他送进疯人院大表异议，认为只会徒然增加对他的精神刺激；有的杜撰他来巴黎乘的是第 42 号车厢，暗示他活不过 42 岁；……

为减少不必要的打扰，对探视严加限制。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所有来访者都被阻挡在勃朗什精神病院的铁栅门外，对女人尤加防范。

吉赛尔·德·埃斯托克也是被挡架的女人中的一个。她在《爱情笔记》中写道：

“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我终于按响了门铃。说明来意后，人们回答我：

洛尔·德·莫泊桑夫人下过坚定不移的命令，任何来访者，特别是女人，都不得接近病人。”

“我只得怆然离去。”

看来是一种误会，说这禁令是出于洛尔的母性的嫉妒心理。其实这是院方的决定。一份文字材料表明，院方在莫泊桑入院后不久即得知，他曾让一个女人发誓，一旦他被迫进了疯人院，就把毒药送给他。严密的隔离措施，完全是为了防止他再演自杀的惨剧。

精神错乱已经逐渐成为莫泊桑的常态。他有时拒绝进食，有时又拒绝小便，他说尿是宝石，不应该放到尿罐里。他忽而指责某个医生偷了酒窖中的酒，忽而指责弗朗索瓦从出版家那里偷走他 60 万法郎。由于幻觉的结果，他今天大声惊呼巴黎民众冲进了花园；明天又同福楼拜和艾尔维的幻影“交谈”。他坐在半明半暗的病房里，却硬说看得见俄罗斯的美好风光。在难得的清醒时刻，他有时去花园散步，疲软地坐在阳光下。埃菲尔铁塔遥遥在望，那是他当年愤怒谴责过的怪物，而今他却对之漠然而视。大大小小癫痫不断发作，每一次都是对他的严酷肉刑，而这类发作已司空见惯。

莫泊桑以极大的痛苦为代价击破了某些人的预言，进入了他一生的第 43 个年头。不过，1893 年初，他全面瘫痪的病象已显而易见。这年 3 月 25 日，他第一次长时间的癫痫性痉挛，整整持续了 6 个小时！面部肌肉歪扭了，左腿和两臂的肌肉大受损伤。

真是奇怪的巧合！这样长时间的痉挛，竟不早不晚在 4 月 25 日和 5 月 25 日又两度发作。据一位目击者说，5 月 25 日那次发作后，这位昔日健壮英俊的作家已面目全非：他苍老了，衰竭了，枯萎了。

1893 年 7 月 6 日上午 9 时，最后一次剧烈的癫痫发作终于夺去了这位天才作家的生命。

莫泊桑的葬礼于 7 月 8 日中午举行。在夏乐区的圣保罗教堂为逝者办了“临终圣事”——不过，很难设想这是出于在作品中对教会和宗教一向大失恭敬的作家本人的清醒意愿。然后，左拉、奥伦道尔夫、雅可布夫人和艾尔维的内弟手执引棺索，把莫泊桑的遗体护送到墓地。莫泊桑的父母都没有来巴黎。只有两眼通红的忠仆弗朗索瓦·塔萨尔，像是全家的代表，紧跟在后边。

莫泊桑被安葬在巴黎市内蒙帕那斯墓地第 26 区。

昂利·赛阿尔代表早年的朋友发表催人泪下的简短讲话之前，一代文学泰斗艾米尔·左拉代表文学家协会和戏剧家协会作了回肠荡气的演说。

他用手稳了稳夹鼻眼镜，似乎想借以平定一下自己的激动的心情，然后才声调压抑地说起来。

他首先请人们允许他“以法兰西文学的名义讲话”，“作为战友、兄长、朋友，而不是作为同行”向吉·德·莫泊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接着，他深情地回顾了自己所了解的莫泊桑，并给以精辟的评价。

“我是在居斯塔夫·福楼拜家中认识莫泊桑的，他那时约为 18 岁到 20 岁之间。此刻他又重现在我的眼前：血气方刚，眼睛明亮而满含笑意，沉默不语，在老师面前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谦恭。他往往整整一个下午洗耳恭听我们的谈话，老半天才斗胆插上片言只语。这个性情开朗、坦率的棒小伙子焕发出欢快的朝气，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因为他给我们带来健康的气息。他喜爱剧烈运动。那时流传着关于他如何强悍的种种佳话。我们却不曾想到他

有朝一日会那么有才气。”

回首逝者的美好时光，左拉不禁鼻酸。至于不曾想强壮的吉会在文坛上大显身手，这大概是福楼拜的几位老友的同感。

但是，“《羊脂球》这部杰作，这部满含柔情、讥嘲和勇气的完美无缺的作品，爆响了。他一鸣惊人地拿出一部具有决定意义的作品，使自己跻身于大师行列。我们为此感到莫大的快慰，因为他成为我们所有看着他长大而未曾料准他的天才的人的兄弟。从这一天起，他就不断地有作品问世。他多产、稳产、显示出炉火纯青的功力，令我惊叹。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源源而出，无限地丰富多彩，无不精湛绝妙，令人叹为观止。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一出短小的喜剧，一出短小而完整的戏剧，如同打开了一扇令人顿觉醒豁的生活的窗口。读他的作品，可以令人笑，可以令人哭，但永远是发人深思的。”

左拉继而谈到莫泊桑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谈到他的小说感人至深的力量所在。他特别赞扬莫泊桑小说的明晰。饶有兴味的是，在那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派文学鲜明对垒的时代，这位自然主义倡导者以小说家莫泊桑为范例，阐发了这样的真知灼见。

“啊！明晰，多么清澈的夷的源泉。我愿看到每一代人都在这清泉中开怀畅饮！我爱莫泊桑，因为他真正具有我们拉丁的血统，他属于正派的文学伟人之列。诚然，绝不应该限制艺术的天地：应该承认复杂派、玄妙派和晦涩派存在的权利。但在我看来，这一切不过是堕落。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一时的离经叛道，终究必须回到纯朴派和明晰派中来，正如人们日常必吃的始终是那营养而又永不会令人厌腻的面包。”

左拉的讲话越来越雄辩，也越来越激昂慷慨。身着丧礼服的黑压压的人群，显得格外肃静。这里有“芦笋国”的“公民”，来向他们的“君主”挥泪诀别；这里有“梅塘晚会”的伙伴，来向他们的朋友痛表悼念：这里有曾在病院里日夜守护这位逝者的好友卡恩·德·昂维尔，他一直默默无言；这里有头戴草帽的亚历山大·小仲马，得知莫泊桑的死讯后，他喃喃道：“文学界遭受多么大的损失啊！”这里更有莫泊桑的千百万热情读者的代表，为他们再不能读到这位作家令人拍案叫绝的新作而深深地叹惋。

左拉仿佛猜透了人们的心理，他依然声调高昂，然而有意识地放慢了节奏，铿锵地说道：

“莫泊桑在15年中发表了将近20卷作品。如果他活着，毫无疑问，他还可以把这个数字扩大3倍，他一个人的作品就可以摆满一个书架。可是让我说什么呢？面对我们时代卷帙浩繁的作品，我有时真有点忧虑不安。诚然，这些都是长期认真写作的成果。……不过，对于荣誉来说这也是十分沉重的包袱，人们的记忆是不喜欢承受这样的重荷的。那些规模庞大的系列作品，能够留传后世的从来都只不过是寥寥几页。谁敢说获得不朽的不更可能是一篇300行的小说，是未来世纪的小学生们当作无懈可击的完美的典范口口相传的寓言或者故事呢？”

左拉间歇片刻，扫视了一下人群。人们都在凝神谛听，仿佛左拉的话中也融汇着他们的心声。只见左拉挥动着讲稿，用呼吁式的声调这样结束他的讲演：

“先生们，这就是莫泊桑光荣之所在，而且是更牢靠、最坚实的光荣。那么，既然他以昂贵的代价换来了永恒的安息，就让他怀着对自己留下的作

品永远富于征服人心的活力这一信念，香甜地安息吧。他的作品将永生，并将使他获得永生。”

主要参考书目

- 一、《莫泊桑全集》，20卷，路易·柯纳尔出版社 1921年—1947年版。
 - 二、《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集》，2卷，加里玛出版社，1974—1979年版。
 - 三、《莫泊桑长篇小说集》，2卷，加里玛出版社 1974—1979年版。
 - 四、吉拉尔·德拉斯芒编：《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莫泊桑》，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 1956年版。
 - 五、艾杜阿尔·梅尼亚尔与阿尔廷·阿蒂尼安合编：《莫泊桑未刊书信集》，多米尼克·瓦普莱出版社 1951年版。
 - 六、阿尔廷·阿蒂尼安：《赞成或反对莫泊桑》，尼赛出版社 1955年版。
 - 七、皮埃尔·波莱尔：《莫泊桑给福楼拜的书信》，欧巴奈尔出版社 1941年版。
 - 八、皮埃尔·波莱尔：《真正的莫泊桑》，日内瓦加耶出版社 1951年版。
 - 九、勒内·杜梅斯尼尔：《吉·德·莫泊桑》，塔朗吉埃出版社 1949年版。
 - 十、居斯塔夫·福楼拜：《书信集》，13卷，路易·柯纳尔出版社 1930—1954年版。
 - 十一、龚古尔兄弟：《日记》，22卷，摩纳哥国家印刷所 1956年版。
 - 十二、阿尔芒·拉努：《漂亮朋友莫泊桑》，法亚尔出版社 1967年版。
 - 十三、阿尔贝·隆布洛索：《回忆莫泊桑》，日内瓦——巴黎斯拉特金出版社 1981年版。
 - 十四、艾杜阿尔·梅尼亚尔：《莫泊桑的生平和作品》，法兰西信使出版社 1906年版。
 - 十五、保尔·莫朗：《莫泊桑传》，弗拉玛里雍出版社 1906年版。
 - 十六、乔治·诺曼第：《莫泊桑》，拉斯缪森出版社 1926年版。
 - 十七、乔治·诺曼第：《莫泊桑之死》，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 1927年版。
 - 十八、弗朗索瓦·塔萨尔：《莫泊桑回忆录》，普隆出版社 1911年版。
 - 十九、弗朗索瓦·塔萨尔：《莫泊桑回忆录续集》，尼赛出版社 1962年版。
 - 二十、让·托拉瓦尔：《从不同稿本看莫泊桑的小说艺术》，摩纳哥国家印刷所 1950年版。
 - 二十一、安德烈·维亚尔：《莫泊桑与小说艺术》，尼赛出版社 1954年版。
 - 二十二、安德烈·维亚尔：《一生的产生》，文学出版社 1954年版。
 - 二十三、《欧罗巴》月刊 1969年7月《莫泊桑专号》。
 - 二十四、托日比·克努特《莫泊桑的创作》，法兰西大学出版社 1953年版。
- （未注明国别者皆系法国出版社）

莫泊桑生平和创作年表

1848 年

2 月，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宣布成立第二共和国。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

12 月，路易·波拿巴宣誓就任第二共和国总统。

1850 年

8 月 5 日，吉·德·莫泊桑出生于诺曼第地区阿克河上图尔维尔县米洛美尼尔堡或费冈城。

8 月 18 日，巴尔扎克去世。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

1852 年

12 月 2 日，第二帝国成立，路易·波拿巴称帝，号称拿破仑第三。

1851 年至 1853 年

莫泊桑家间或居住在鲁昂、费冈、埃特尔塔、诺维尔等地，亦多次去巴黎小住。1854 年

莫泊桑家迁居于格兰维尔——伊莫维尔堡。

1856 年

弟弟艾尔维出生于格兰维尔——伊莫维尔堡。

1857 年

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出版。

波特莱尔的诗集《恶之花》出版。

尚弗勒里的文集《现实主义》出版。1859 年 10 月，莫泊桑进入巴黎拿破仑公学读书。

1860 年

年底，父母协议分居；母亲洛尔带两个孩子到埃特尔塔，住在维尔吉别墅。

1861 年至 1863 年随欧布尔神父学习文化。

1863 年

父亲和母亲通过法律手续正式分居。

10 月，莫泊桑进入伊弗托教会学校读书。

是年，开始习作诗歌。

1864 年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

1866 年

夏天，莫泊桑在埃特尔塔度假时营救溺水的英国诗人斯文伯恩。

都德的故事集《磨坊文札》出版。

1868 年

5 月或 6 月，莫泊桑离开伊弗托教会学校。

10 月，进入鲁昂中学住读。不久，结识诗人布耶，在其指导下习作诗歌。

稍后，与福楼拜会面。

1869 年

7 月 18 日，布耶去世。

7 月 27 日，莫泊桑通过中学毕业会考，获文学业士

学衔。10月，进入巴黎法学院读书。
福楼拜的长篇小说《情感教育》出版。

1870年

7月，普法战争爆发。

莫泊桑作为当年适龄入伍者应召入伍，被派往驻在鲁昂的第二师后勤处。

9月，法军在色当惨败；第二帝国垮台；宣布成立共和国。

在大溃退中，莫泊桑受命传送文件，险些被俘。

9月后半月，回到巴黎。

1871年

3月18日至5月28日，巴黎公社革命。

6月，鲍狄埃写作《国际歌》。

9月，莫泊桑离开军队。

是年，兰波写作诗歌《醉舟》。

左拉的长篇小说《卢贡家族的命运》出版。

1872年

3月，莫泊桑进入海军部，作为义务人员在图书馆工作。

10月，成为临时雇员，转到殖民地司工作。

从此，莫泊桑工作之余常在赛纳河上游玩。

1873年

在福楼拜指导下，重点转向小说习作。

4月，成为四等科员。

同月，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圣安东尼的诱惑》出版。

冬天（或次年年初），在巴黎慕柳街福楼拜的住处结识爱德蒙·德·龚古尔和左拉；稍后，又结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

1875年

短篇小说《人手标本》在《洛林季风桥年鉴》发表，署名约瑟夫·普吕尼埃。

4月19日，由莫泊桑执笔、集体创作的话剧《在玫瑰叶土耳其楼》在画家勒鲁瓦的画室里演出。

1876年

完成韵文体独幕话剧《一次排演》。

1877年

剧烈的偏头痛时有发作。出现脱发现象。

2月，完成韵文体三幕话剧《鲁恩伯爵夫人的背叛》。

4月16日，参加在特拉普餐馆举行的著名的自然主义者晚餐。

夏天，去瑞士的洛埃施温泉疗养。

12月，着手拟订长篇小说《一生》的写作提纲。

是年，左拉的长篇小说《小酒店》、福楼拜的小说集《三故事》、爱德蒙·德·龚古尔的长篇小说《窖姐艾丽萨》出版。

1878年

12月，辞去海军部职务，到公共教育部工作。

1879年

2月19日，韵文体独幕喜剧《往昔的故事》首演。

12月，短篇小说《西蒙的爸爸》发表。

左拉的长篇小说《拉娜》出版。

1880年

1月，因长诗《一个少女》中的色情描写被艾汤普地方检察院起诉。

2月至3月，右眼失去调节功能，心跳紊乱。

5月8日。福楼拜去世。

6月1日，经公共教育部长批准休假3个月。事实上从此即离开该部，专事写作。

秋天，剧烈偏头痛。

是年，结识克蕾芒丝。

年底，结识吉赛尔·德·埃斯托克。

左拉的论文集《实验小说》出版。

1881年

1月，为头痛和眼痛所苦。5月，小说集《泰利埃公馆》出版。

7月至9月，去阿尔及利亚旅行。

1882年

5月，小说集《菲菲小姐》出版。

1883年

2月29日，约瑟芬·利泽尔曼（1861—1951）的儿子吕西安·利泽尔曼出生。

4月，长篇小说《一生》出版。

6月，小说集《山鸡的故事》出版。

7月，在埃特尔塔新建的别墅落成，根据是年早些时候结识的艾米诺·勒孔特·杜·诺伊的提议命名为吉莱特。

9月3日，屠格涅夫去世。

11月，雇佣弗朗索瓦·塔萨尔（1866—1949）。

11月25日，小说集《月光》出版。

12月，艾米诺之子皮埃尔出生。是年，包括幻觉在内的多种病症不断加重。

1884年

年初，游记《向太阳》出版。

结识波托卡伯爵夫人。

稍晚，结识玛丽·坎。

3月至4月，与玛丽娅·巴施季切夫通信。

4月，小说集《哈丽特小姐》出版。

7月，小说集《隆多里姐妹》出版。

10月，小说集《伊薇特》出版。

是年，约瑟芬·利泽尔曼的长女吕西安娜·利泽尔曼出生。

1885年

3月，小说集《白天和黑夜的故事》出版。

同月，左拉的长篇小说《萌芽》出版。

4月至5月，去意大利和西西里旅行。

5月11日，长篇小说《漂亮朋友》出版。

5月22日，雨果去世。

12月，小说集《帕朗先生》出版。

1886年

1月，小说集《图瓦》出版。

1月19日，艾尔维结婚。

5月，小说集《小萝克》出版。病情继续加重，畏寒日甚。

1887年1月，长篇小说《温泉》出版。

5月，小说集《奥尔拉》出版。

7月8日和9日，两次乘汽球旅行。

7月29日，约瑟芬·利泽尔曼的次女玛特—玛丽·利泽尔曼出主。

8月，艾尔维出现精神失常征兆。

10月至次年1月，去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旅行。

1888年1月，长篇小说《两兄弟》（即《皮埃尔和若望》）出版。

6月底，游记《在水上》出版。

10月，小说集《于松夫人的贞洁少男》出版。

11月至12月，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旅行。

1889年

2月，小说集《左手》出版。

5月，长篇小说《如死神一般坚强》出版。

8月11日，艾尔维进入里昂布隆精神病院。

9月，去突尼斯旅行。

10月，去意大利旅行。

11月13日，艾尔维死于精神病院。

1890年

3月，游记《漂泊生涯》出版。

4月，小说集《无益的美》出版。

5月，因新版《梅塘晚会》载有他的肖像插图，与出版家沙邦吉埃发生纠纷。

5月18日，在弗朗索瓦·塔萨尔的日记中，“灰衣女人”首次出现。

6月，长篇小说《我们的心》出版。

在国内频繁旅行、疗养。

1891年

3月4日，与雅克·诺曼合写的独幕剧《缪索特》首演。

3月，继续写作是年1月动笔的长篇小说《昂瑞吕斯》，进展不大。

多方求医，四处疗养。

12月，病苦已极，多次向友人宣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1892年

1月1日至2日的那个夜晚，在“伊赛尔的木屋”别墅3次试图自杀。

1月7日，住进巴黎勃朗什医生的精神病院。

8月20日，《画报》载文说：“莫泊桑，人们现在谈论着他，就像谈论一位古人。”

左拉的长篇小说《崩溃》出版。

1893年

3月6日，两幕话剧《和睦家庭》在法兰西喜剧院首演。

7月6日，吉·德·莫泊桑病逝于精神病院。

7月8日，葬礼在巴黎蒙帕那斯公墓隆重举行。
(本书责任校对曾今)

